

武俠
長篇

趙煥亭著

英雄走國記



上海建文書局印行

逸民
隱
英雄走國記 四集目錄

第一回 思告密巧逢李志

希干進一謁王門

第二回 候通謁癡人作春夢

奔酒坊衛士戲嬌娘

第三回 五柳居暗覘狂士風

香衾夢預定美人計

第四回 柳困花憔悴邂逅

雲情雨意兩糝糊

第五回 一曲琵琶媚狂客

午夜巡騎鬧僮

第六回 郝毛兒義魚奉母

石老黑逞醉調妻

第七回 摸魚兒大鬧紅蓼灣

醉落魄巧遇秦家叟

第八回 好機緣傭工豫王府

賺杯酒絕倒郝毛兒

第九回 逗閒情笑話談秘戲

尋策士午夜走名王

第十回 聞偵報豫王候疲張

策太湖智士料鄧俠

第十一回 索刺客掌中畫策

攀勢要裾帶得官

第十二回 逞女謁官銜加營務

鬧魚稅貪吏擺堂威

第十三回 鄧伯通遊戲試官刑

朱廳官張皇驚手諭

第十四回 宣王諭朱異約同僚

入太湖羣英歎國難

第十五回 鄧伯通復壁藏寶

普陀山觀音顯異

英雄走國記 四集目錄

第十六回 作福緣重修大雄刹

鬧渡口氣折宣興幫

第十七回 皈空門英雄銷壯志

禦倭寇法善起僧兵

第十八回 霹靂鎗血濺冰雪地

廣濟僧搶盡金華城

第十九回 角武功雙坐蒲團

動噴相橫飛白刃

第二十回 因感觸高衲徒經壇

因齋戒老嫠思肉食

第二十一回 不諱風懷公言牀第

欲動食指先觀菜頤

第二十二回 搶狗肉一味無賴

穿鐵甲八面威風

第二十三回 邵巡檢演述青龍黨

衆官船迷路石關口

第二十四回 穿石關漁婆嘲朱異

竊寶劍公子戲湯淵

第二十五回 步金蓮莽夫奪氣

鬧漁船大俠宣威

逸民
英雄走國記 四集

玉田趙煥亭著

第一回 思告密巧逢李志 希干進一謁王門

且說郎湛見月仙自己去尋疲張，商量告密，不由握手道：「唔唔，快算了吧，這個窮狀物，方才被我冷淡得，不來咧，又去招惹他作甚？你想他在豫王府中，只備食客之數，這等大事，他如何向豫王說得上話去？告密這事，且待我訪察確實，再作理會吧。」月仙見他如此說，只好由他，但是過得數日，郎湛旅况越法困乏，一日，郎湛從一個朋友處，閒談一問，方悶悶的辭出，只見一人，躍馬如龍，後隨著四騎，上面都是窄衣箭袖，官帽革靴，脅下佩刀，雄赳赳的衛士，一團風似的擁過來，那人服飾輝煌，顧盼飛揚，昂昂然徐驅而過，馬塵起處，慌得街衆們避道不迭。郎湛一瞧，不由詫異得舌橋不下，原來那人，非別個，却是疲張，與往月的氣象，真是大不相同了。當時郎湛詫異之下，因向那朋友道：「你瞧這人，不就是疲張麼？他在王府，向不得意，不過混飯吃的勾當，怎忽的這麼榮耀呢？」友人驚道：「你在南京謀事體，難得就不曉得疲張一步登天麼？你真是隔門縫瞧人，把人都瞧扁咧。人家這會子，在豫王跟前，真是大紅大紫，言聽計從，業已作了第一位大謀士，刻下鑽他門路的人，簡直的擠掉門程，你以為還是從前的疲張麼？可笑他雖然榮耀，落拓性兒，還是如故。離豫王府不遠，有片寬敞所，在樹木蕭疎，有池有圃，頗具閒曠野趣，人家映帶，便如村落一般，其中有個松棚草房的小酒肆兒，名爲五柳居，每當日西時光，疲張必獨自到那裏，沾飲幾杯，候望他的人，在他寓處，只管成疔痘，他理也不理，有一日，豫王有要緊事，要合他商議那時，已有初更天氣，王府人們，燈籠火把的尋到那裏，只見疲張，正頭枕着店婆的

膝蓋兒醉臥在酒甕之旁。見了王府人們，便喃喃亂罵。却被王府人們，抬猪子似的，抬入王府。你說他多麼可笑。哇。於是將疲張先識破劉靜的機關。並豫王被刺事作後。疲張便大爲豫王寵用的情形一說。卽湛聽罷。這才恍然。疲張濂貴之故。當時別過那友人。一路價低頭怙。愜。真是又喜又憂。喜的是疲張得勢。他若肯援手。照應自己。便不愁功名。憂的是自己一向冷待於他。如今雲泥勢隔。他若回敬個冷淡面孔。却亦在情理之中。想至此。只燥得抓耳撓腮。深悔不聽月仙的話。以致冷待了疲張。只好且就月仙商議。再作道理。逡巡間。越想越悶。納着頭兒。方覓經一處客店門首。恰巧有個店夥。慌張張端了一盆面水。向外一潑。撲啣聲。却濺了卽湛一鞋子水。卽湛正沒好氣。便駐足罵道。混賬東西。難道你沒長眼睛。說着一勒瘦臂。攔開五指。正要向店夥劈面擲去。不想脚下一滑。吭味栽到。招得店人們正在哈哈一笑。便見由門房內。跑出個麻面微鬚的男子。一面吆喝。那店夥一面望望卽湛。便驚笑道。卽老爺。少會少會。俺這個夥計。誤污尊履。您且恕過他吧。說着。上前扶起卽湛。卽湛一瞧那人。也便一笑。霹威。因道。李大哥。生意好哇。你幾時又搬到這裏。那人道。見笑得。俺的生意。早收拾咧。俺因偶入城來。給朋友幫個忙兒。說着。將卽湛讓入門房。原來這人叫李志。便是想捉六公子。被六公子等縛起的那男子。李志先在城開店爲業。當卽湛初到南京時。曾住過他的店。所以兩人相識。當時李志讓卽湛落坐。一面命店夥。端上茶點。一面彼此的寒溫數語。恰值卽湛也正飢渴。李志見他吃的起勁。便連連布過糕點。却笑道。光陰真快。俺記得你初到南京時。面龐兒似乎比這時發福。如今倒似瘦了些。(閒閒引起。綽如情致。)卽湛道。正是哩。皆因俺所謀事體。東撞東不成。西碰西不就。心頭悶悶。不覺得便瘦了。李志道。此話不錯。人是心廣體胖的。俺想卽爺。憑你這副才情兒。到此這些時。早就該得意咧。不想還是沒個着落。可見南京城。雖遍地是錢。但是想抓住。也不容易。卽湛歎道。告訴你不得。憑俺才情。真不愁沒事幹。只是機會

不至。却沒法兒。李志忽笑道：「你這話却不對。如今機會倒有一個。皆因俺自知沒有發財的命。又沒門路。所以俺一向拋在腦後。不會向人提起。便是那洞霄觀事發之後。次日大早晨。俺家中小店內。忽來了五個客人。其中還有個媳婦子。正合鞫捕告示上所列五人之數。其中有個醜漢。在室中只管亂吵去奔太湖。却被俺竊聽得。俺正合俺老婆商量着招人捉捕。却被他們曉得咧。那時真險。俺幾乎沒被他們殺掉。虧得其中那個狠俊偉的少年。只將俺縛了。他們便自去掉。你想這班人。巧咧。就許是大鬧洞霄觀的刺客。既奔太湖。便不愁沒踪影。這件事。若告密官中。不是得官發財的機會麼。即湛聽了。不由猛觸心事。忙細問那醜漢。合俊偉少年的狀貌。不覺樂的只管跌脚道：「李兄。這真是天大機會。那醜漢叫魏耕。少年便是名聞四方的祁六公子。都是久經官中名捕的人。俺正懷疑刺客們便是六公子等。如今照你說來。簡直的千真萬確了。於是也將自己累次所見。向李志一說。李志道：「你既會見他們在太湖中。這不消說。準是奔向鄧伯通那裏去咧。咱們既有心告密事。不宜遲。但是這個干係。也不在小處。你是怎麼辦呢。即湛沉吟道：「你且聽我消息罷。如今王府中。有我個朋友。等我尋見他。再定辦法。官不官的。還在其次。只是這項賞格銀。你我是有指望的了。兩人一時間。說得高興。當由李志作東。置酒歡飲。不提這裏李志。送得即湛去後。且聽消息。且說月仙。因即湛謀事無成。旅費日窘。連日價十分悶悶。這日在寓中。日西時分。倦倦的盹睡初起。緊緊鞋脚。想到門首。望望即湛。隨手兒。拿起鏡子。照掠亂髻。只見自己的俏龐兒。竟自清瘦許多。方歎口氣。置鏡於案。回過身來。却被一人劈胸抱牢。噴的一聲。香了個面孔。月仙一瞧。是即湛。酒氣醺醺。面有得意之色。因摔脫開。沒好氣道：「難爲你只是尋窮開心。成日價只管出去瞎浪張。却也浪張不出。所以然來。謂其謀事不成也。」俺叫你尋疲張。商量告密的事。你又怕人家窮氣沾了你。如今咱只這樣混下去。怕不比疲張窮的還狠麼。即湛聳肩道：「你胡吵的是甚麼。人家疲張。却今非

昔比了。只怕我這夾尾巴狗似的樣兒。給他去拾鞋。他還不要哩。於是將所聞見疲張的光景一說。並述出路。遇李志之事。月仙聽了。不由滿面堆笑道。如此却好了。疲張在王府。既得了勢位。又有李志幫你告密。這機會。真個是好說着。忽的一蹙眉兒。咬着牙。一指戳到郎湛額上道。像你們作官的。這種勢利眼。真恨煞人。閒時不燒香。專講急來抱佛脚。疲張不得意時。不過向咱這裏串串門兒。人家又沒摸得你老婆的那個去。便把你厭氣得恨不的一糞叉將人家叉出去。俺那麼勸你。不要耗子似的小眼看人。別冷待他。你那裏肯聽。如今人家抖起翅兒。只須在王爺跟前。一句話。怕不將你舉在雲彩眼內。但是你這會子。現去鑽熱灶。就怕人家也不待價理你哩。郎湛嘻嘻着嘴道。真個的咧。難道我就這麼走撇扭運麼。我正來合你商量。你却劈頭一槓子。打人高興。真是方才你說的好。只要他在王爺跟前。一句話。俺立刻就跳到雲眼裏。那時節。你又是位簇新新的官太太了。咱如今。雖典當的沒甚麼扎括穿戴。但是你當太太的人。也不可過於刺兒。只好我沒法。先給你贖票當頭。你再修理修理頭兒脚兒。憑你這小模樣。也將就充得太太了。月仙聽了。不覺滿心窩中。都是舒齊。却一綳臉兒道。你也別太高興了。你知人家疲張。理你。不理呀。你這會子。也想起合我商量來咧。你如早聽我的話。早款洽疲張。這會子。你也抖起翅兒。都未可知哩。郎湛道。得咧。你別只管報怨我咧。如今作官的人。大半都靠着太太走門路。然後方能升官發財。揚揚得意。調營世人不少。古之所謂如謁。今之所語交際花也。嗚乎世風。明日俺去見疲張事兒。順適。遠倒罷了。不然。你這位太太。端須給我拿主意。當頭陣。才是。月仙笑唾道。你沒的說。不提這裏兩人笑語之下。一宿晚景已過。且說郎湛。次日裏。興匆匆衣冠整齊。又怙愾一回。見疲張的話。自料這次。事機一順。端的是富貴齊來。出得寓次。不由健步如飛。只覺舉目所見。氣象都異。就如置身一團喜氣之中。方入豫王府那條街坊。早見許多進謁的官員。與馬雜踏。你來我往。也有笑吟吟的。也有

淹答答的。大概是心頭各有所事。郎湛一團高興之下。不由倒替人家慨歎起來。暗想道。官場中真不容易。饒你生就尖頭快腿。長舌頭。又鑽又砥。又出溜。還須朝中有人。纔好作官。像這班搖頭蠅似的人。亂鑽門路。爭似俺老郎。此一去。見着疲張。便登時得意麼。但是俺亂鑽瞎撞的滋味。早已嘗夠。從此以後。俺只有端起缸兒。等着人家來鑽的了。俗語道得好。多年大道熬成河。多年媳婦熬成婆。俺如今總算是熬出來了。慨歎間。只顧低頭撞去。碰一聲。却合人撞了一下。便有人罵道。你這瞎囚。可要作死。這是甚麼所在。便容你亂撞。郎湛抬頭瞧時。已到東轅門下。正有個長大衛兵。惡狠狠的趕將來。還有個黑面孔的衛兵。拄定標鎗。嗤嗤的笑。當時嚇得郎湛。連忙倒退兩步。一面陪笑道。將爺方便。則個俺是向王府去尋人的。那衛士罵道。像你這種蠻頭鼠腦的。樣兒。向王府去尋那個。沒的你是扒兒王。想趁熱鬧弄鬼兒。說着。蒲扇似大手一張。就要去找郎湛。那黑衛士却笑道。老二呀。你積些陰功。放他去罷。那會子。有兩起子人。揣着大把銀子。向府護衛們跟前贖老婆的。這廝慌張張的跑來。想也是這麼擋子事。本來人家細皮白肉的老婆。被別個撮去。自然是心急如火。你只管拿他打哈哈怎的。說着。向郎湛道。朋友。你只管去。等你贖出老婆來。請俺哥兒倆鬧壺老白乾。來碗羊肉麵。便是你的意思。沒得也不要緊。還有一件。你領了老婆出來。可不要走西轅門。那裏有俺個火伴兒。外號兒叫騷驢屁。他見了女人。就渾身不得勁兒。你若躲過一榔頭。再挨一子槓。真是步步晦氣咧。郎湛聽了。也不曉得他吵的是甚麼。只得謝過一聲。匆匆便走。從府外輿馬堆中。覷到府門前。瞧時。只見衛兵如林。正有些肥頭大耳的官員們。一個個目持手版。紛紛進謁。有的穿起了缺襟窄袖的旗下裝束。百忙中。來幾步碎步輕趨。以示得意。但是遇着滿洲人員。昂然走出。大家便唵喇一問。然後又是一陣交頭接耳。這時郎湛。更不暇細瞧。好容易擠向門階。向把門的衛士。通過姓名。將自己名刺。準備到手下。到號房瞧時。只見裏面。人語喧嘩。十分熱鬧。許多進

謁的人都魚貫價列坐在那裏。也有端端正正的。也有垂頭閉目的。也有起坐不安。相與道無聊寒暄的。也有仰視屋梁。舒眉展眼。一顆頭亂晃圈兒。彷彿暇逸之至的。那東壁大榻上。榻几旁。却斜倚隱囊。歪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生得一張驢臉。碎白麻子。大鼻頭。高顴骨。蝟毛似的短鬚。禿着頭兒。只穿一件藍緞長袍。脚下拖着挖雲福履。正合着眼睛。似睡不睡。嘴內却卸根金鑲翠嘴的長桿旱烟袋。一頂紅纓官帽。却置在帽架上。几上紛綻描金細磁蓋碗之間。橫七豎八的名刺。就有二十多張。郎湛認得此人。便是王府中專司典謁的門公。人都稱爲阿三爺。正要去遞名刺的當兒。只聽吧噠一聲。那阿三爺將烟袋向身旁小童一丟。一個阿欠。竟自隱几盹去。這一來。鬧得大家登時鴉雀無聲。只賸了彼此相望。郎湛沒奈何。也只得尋個位子。一屁股坐將下去。但聞府門前。一陣傳呼。又夾着馬蹄亂響。似乎有人出府。正這當兒。便聞大家噦噦喳喳。相語起來。有的道。呵呀。我的老佛爺桌子。再待一霎兒。俺真有些撐不住咧。俺從天亮。到這會子。連口水都沒喝。有的道。我敢發誓說。我連這次。就來了八蹄。挨饑的工夫。總算是鍊出來咧。又有笑的道。咱求事的勾當。先須下忍性工夫。只饑肚皮。算甚鳥事。若遇着寒天臘月。風裏雨裏。白跑腿子。換口冷氣回去。難道還說不算不成。又有歎氣的道。咳。說他怎的。反正咱是該受這份折磨罪罷了。俺但凡有碗粥喝。也不來官場裏混。真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說着。向阿三一弩嘴。使有個瘦子。登時變貌變色。向那人一握手兒。却向大家一吐舌兒。然後悄悄的道。別亂別亂。人家貴人盹睡清醒。若被他聽去。那還了得。以後咱就不用踏這門兒。如今俺倒有個計較。只是過後。你們須一五一十的還我。別不認賬。說着。向大家低低數語。郎湛因坐位遠。聽不清楚。但見大家都各含笑點頭。於是那瘦子先向小童點點頭兒。一面價探手於懷。即便哈着腰兒。輕步趨進。這時阿三一支福履。挑在脚尖上。那瘦子趨勢抖擻。方要納履之間。恰好阿三謔語糶糊。猛的一伸脚。福履落地。嚇得瘦子兩膊一振。又輕

旋邁出的脚便如戲場上蔣幹盜書一般。招得郎湛正在好笑。便見小童置下那長桿烟袋。方要拾履。早見那瘦子向他一擺手兒。條的從懷中探出手。郎湛方聽見個紅紙銀封兒。瘦子的手業已塞入小童懷中。一面附他耳。低低數語。但見那小童回望阿三。嗤的一笑。這一聲。方才打開滿室中沉默之氣。列坐的大家。一面瞧着瘦子。連連點頭。互相耳語。似乎稱讚他辦事得法。一面望着地下那支福履。都現出爭欲獻勤的神色。瞧得郎湛。心下恍然。料是瘦子納賂於小童。正暗歎這班人鑽營本領。不在自己以下之間。便見小童向瘦子等。一擠眼兒。大家見了。登時都端然列坐。這裏小童拾起福履。便借納履之勢。輕輕的一按阿三膝蓋。阿三一伸懶腰。醒轉來。却模糊道。那班膩蟲們。還沒去掉麼。大家聽了。頃刻都挺起腰板。危坐愈恭。即見小童掩了口息。向阿三。啞啞數語。阿三張目一笑。道。如此倒勞他們久候了。說着。跣起。向大家道。聲有勞久候。整整衣襟。一面戴上那頂官帽。一面取起几上一堆名刺。略作擺比。大家見狀。唵一聲。都跣起來。那小童也便二脚兩步。忙去高揭簾兒的當兒。這裏郎湛裏肯怠慢。忙取出名刺。哈腰趨進。正要陳說來意。便見阿三眼睛一瞪。嚇得郎湛。連忙低頭倒退。正是。

勢要之津。鄙夫所集。花面逢迎。乃如優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候通謁癡人作春夢 奔酒坊衛士戲嬌娘

且說郎湛見阿三戴帽取刺。料是將引衆人去進謁。雖不知衆人所謁是那個。但揣度着。許多人中。總有進謁。疲張的。因為疲張。既已大紅大紫。自然是其門如市。自己若隨班進去。豈不省了只管呆等麼。那知自己趨進。

方要陳說，那阿三却大眼一瞪，只淡淡的笑了，笑通不理會。一面價便引大家，匆匆出室。這裏郎湛只得耐性的候在室內，良久良久，不由困倦上來，逡巡間，坐向榻上，隨便向隱囊一靠。方在怙懶告密之事，忽覺肩上有，人拍了一掌道：「郎爺快起，如今你不去走馬上任，如何耽睡起來，慌得郎湛回頭，睇時却是李志穿一身闊綽衣服，滿臉帶笑，自顧已身恍惚，是在自己寓所。郎湛糶糊之下，因愕然道：「李兄，你說甚麼夢話，俺久已卸職，又上甚麼任呢？」李志鼓掌道：「真了不得，你才成貴人，立時就多忘事了。你自想想，你因告密之功，現蒙豫王爺，飭你回松江舊任，便是區區也，蒙你挈帶，得了個通判官兒，你不信，如今松江的吏役業已五馬四轎的迎你去赴新任。你太太都鳳冠霞帔的扎括起來，難道俺是夢話不成？」（夢中說夢，絕妙文情，其實功名富貴一切如夢，擾擾世人，只是不肯醒耳。）郎湛聽了，越法愕然之間，便聞車馬聲喧，並鳴鑼喝道之聲，須臾，四個青衣吏人叩首進見，再望階下，果然是官輿赫然，儀仗擺開，兩列的黑紅帽隸役，頭戴鷄翎帽，手執水火棍，列立輿前。又有四面肅靜迴避的官牌，並四面飛虎清道的大旗，再望向頭踏，早又見松江府的官銜牌，高揭於紅蓋飛揚之中。這一來，喜得郎湛，心頭勃勃一跳，再瞧自己，那裏還是落拓模樣，業已公服在身，官氣十足。左有健僕，右有吏人，都暹定兒似的，站在兩旁。專候登輿。郎湛恍惚之間，也似想起告密事畢，正狠沉重的痰嗽一聲，想向李志說話，忽的香風飄處，那月仙早扎括得珠圍翠繞，由兩個俊婢攙扶了，由屏後跚跚而來，向自己嫣然一笑，一陣價蓮步細碎，便登軟輿。於是郎湛大悅，慌的趕將去，似乎足下一蹶的當兒，却覺有人拉着腿子，一陣推搡，並吵道：「快起快起，這是甚麼所在，便容你耽睡，虧得俺家三爺，諸事已畢，不到這裏來咧，不然還了得麼？」郎湛愕怔，跳起，睇時，方才所見光景，一切都杳，只有那小童，氣吼吼的站在榻前，一面儘力子來推。

自己一面去拂拭榻褥。再瞧天光。早已日斜時分。從小童一問詢。方知人家進謁的。早已事畢各散。那阿三爺也回私寓去吃酒咧。又一詢疲張。方知那會子與馬喧呼。便是疲張出門拜客去咧。郎湛情知今日沒賬。只得向小童道聲打攪。嗒然而出。但是一路上尋思夢境。以爲吉兆。仍興匆匆。回寓所向。月仙先說夢話。然後一說進謁的情形。月仙笑道。今日去的不巧。也是事所常有。咱只破出長工夫耐耐的性。就是次日郎湛越法的絕早起來。便奔王府。不想這日進謁的人們越多。待至日西時分。偏逢豫王大宴幕僚。那疲張這時在幕客中。已是頭腦。自然是不暇來接待郎湛。話休煩絮。便是如此光景。郎湛一連奔走數日。不但沒見着疲張。便是那位阿三爺。見郎湛屢來討厭。也就興起了高抗臉子。郎湛覺得不成功。只得合月仙商量。月仙恨且笑道。你若早聽人話時。這會子人家何至不理你。沒事時。你事心眼。比誰都多。怎的遇事。便沒抽展起來。王府門前。既擠不上去。你不會向甚麼五柳居。去候見他。他吃酒高興之下。那所在。又清靜。你且是好說話哩。郎湛初聞。十分躍然。但是頃刻間。却又搖頭道。不成功的。俺並非沒想到走巧道。到那裏去尋他。但是俺問刻下豫王。十分器重於他。知他疎野性兒。常向五柳居去吃酒。便暗派十來名得力衛士。悄悄地保護。一來防他醉倒。二來因他識破刺客的奸謀。特書約札。將軍來。恐刺客們懷恨於他。或有不測。那衛士們。便散佈在五柳居四外要路上。你想。我冒失的。能踏入五柳居麼。月仙唾道。你真是廢物。他便是有衛士保護。難道還靜街斷道不成。你不成功。你瞧我的。只要我見着他。憑我一張嘴。花說柳道。總要撮他來的。郎湛聽了。只當月仙是賭氣的頑話。當晚悶悶之下。吃了兩杯夜酒兒。即便沉沉大睡。因連日奔走困乏。這一覺。直至過午時分。正在懵騰倦眼。又似乎身到豫王府前之間。忽聞甜密密的一陣脂香。髮氣。並有人笑道。快起快起。俺這會子。就要去咧。郎湛睜眼。睇時。却是月仙。笑嘻嘻。站在榻前。頭挽一個鬢髻。鬢子。鬢邊斜插一支野花兒。粉黛不施。顯出了天然素面。身

穿一件藍布掛兒，腰束素巾，下面是撒脚短褲，提得褲管高高的，白生生腿腕之下，穿着尖翹鴉青色小鞋兒，一手提一方洒花汗巾，挽定一支空竹藍兒，上蓋白布，流眸轉盼之間，憑添了一段丰韻，乍望去，便如個鄉下小販媳婦子，郎湛見了，忙忙爬起，正在莫測其意，月仙却一手理着鬢角，笑道：「都因你廢物，却叫人去裝龍扮虎，你瞧俺扮作個小販婦人，敢好就能踏到五柳居了。」婦女家來往趁生意，那衛士們是不留意的。郎湛道：「唔呀，使不得，再饒你一個，使不得。」那滿洲衛士們都是老騷兒，沒事價，還各處亂抓，若見了你這小模樣子，還了得麼？如今雖說是兵事稍定，他們不至於搶得婦女去，快活夠了，再裝布袋來發賣，但是你這一去，終是羊肉近虎口，不是耍處。再者，你這麼一打扮，叫疲張見了，不塌我郎老爺的檯麼？」月仙笑道：「沒的你滿嘴胡噉，你曉得甚麼？對付古怪性兒的人，就須用偏鋒文字，俺此去自有道理，不用你只管蝎螫。」郎湛一面憨笑，一面掀掀那籃上的白布，裏面却是空的，因笑道：「你扮個小販婆兒也罷，但是想賣些甚物呢？」月仙笑道：「難為你常誇口，說是能鑽人心縫，疲張往時，也會常在咱這裏吃酒，你白想想，他喜喫的是甚麼，就明白了。」郎湛聽了，方在傾頭凝思，月仙已取了一串錢，拋入籃中，一笑而出，慢表郎湛自在寓所聽候消息，且說月仙悄悄生步上街坊，先向各食物水菓店中購備了應用之物，裝入竹籃，然後一路價遮遮掩掩，直奔那五柳居而來，因是販婦裝束，不能不吆喝兩句，嬌嫩嫩嗓音一唱，不打緊，背後面上許許多多閑漢，不但喃喃咕咕，只管在後面品頭評語，更有私語的，你瞧這娘兒多管是個私門貨，借這生意，兜攬那個生意的，你瞧他小腿腕，多麼白嫩，若是插稻秧摸菱塘的女人，那腿腕一定如灰漆一般，你別忙，等我去跟跟稍（即尾綴之意），咱們合夥兒，樂他一下子，你不曉得，凡幹這個把戲的，都是家裏有約束，不便當，所以借販賣爲名，出來打野食吃，準備自己變些私房，這路貨最爲窩意，咱能以少出錢，還在其次，若是有手段，能以把他擺佈舒齊了，說不定，咱還拐個小

媳婦哩。月仙聽了，正在暗驚自己失於檢點，略低頭兒，耿耿腿腕，便聞背後，又一個沙糖噪音的道：「你這話，俺就不信。雖是花牌樓扁食王一嫂，烏衣巷口上湯圓顧大妮，都是借這個生意作那個生意。但是人家都扎括得花朵似的，只坐等生意上門，却不似這娘兒走得慌慌的，就像有甚麼緊急事似的。可惜兩支小鞋兒，就跑了。這樣塵土路，說着嗤的一笑，竟擦着月仙鬢邊，刷將過來。慌得月仙趕忙一閃，一句叫賣沒喊完，忙瞧時，却是兩個油滑無賴，笑嘻嘻瞧得自己一眼，竟自奔向前路。月仙暗罵之下，攔攔提籃正要前行，却又有兩個酸子，目不邪視的，大搖大擺，由身旁擦過來。一個便道：「喂，老社兄，人都說咱南京地面，便是賣菜傭，都是六朝烟火氣，又說是秦淮河下，桃葉渡頭賣花聲最韻。據我看來，便是尋常巷陌間，婦女叫賣，也就好聽不過。說着，聽定月仙，喜開一嘴臭黃牙，一面晃着頭，亂畫圈兒，一面竟直着眼兒，挨了過來，虧得那人拖他一把，兩人方嘻嘻笑。竟去鬧得月仙，甚是長氣，便索性的收起叫賣，只顧納頭奔去。須臾轉入一條冷落街坊，却不似豫王府左近模樣。於是月仙，就一處肆檐下，稍爲歇坐。正想就人問問路徑，恰好從肆內覓出個老頭兒。月仙因笑道：「你老不用食物麼？俺是向五柳居趁生意的，須由豫王府經過，借問你一聲。這裏離豫王府還多遠吶？」說着，略抬腿兒，緊緊鞋子。那老者一面端相月仙，一面笑道：「你這小大嫂，若向五柳居去，還經過豫王府作甚？你順我手兒瞧，只須穿過那一帶矮竹林，再拐個胳膊肘的彎兒，過得一處小橋，便望見五柳居了。說着，向前一指，又笑道：「那王府門前，是非之地，像你大嫂，年輕輕的，從那裏走作甚？」月仙謝了一聲，便依他所指之路，匆匆覓去。竹林盡處，果是個很寬廠的轉彎所在，再望前面，一處小橋，距足下百餘步遠。月仙正在略爲徘徊，忽聽身右面，有人怪聲怪氣的喊道：「捉捉捉！」月仙急忙望去，不由撒脚便跑，直到橋上歇坐定，還是芳心亂顫，仔細回望，却不相干。原來身右百十步外，有一片空場兒，靠空場是一帶繚垣，夾看一片參差樓閣的好體面宅舍，空場上正

有一羣雄赳赳的衛士一色的短衣皮靴。在那裏練習手搏。其中一個輸了逃跑。所以大家亂吵捉捉。原來那片宅舍。便是豫王府後身兒。這會子。因洞霄觀之事。所以白日裏。也有衛士不斷的在此梭巡哩。當時月仙不敢耽延。忙忙的下橋行去。只見一片碧莎軟徑。四外價桃柳相望。人家映帶。果然好一片曠朗所在。遙望前面。從松竹清疎中。現出一段蠟粉短牆。並斜挑出一個小小青帘。（寫景如圖。便覺酒氣拂拂。）這時。一抹斜陽。紅上林表。照得歸鴉背兒上。閃閃灼灼。月仙一面脚下慢走。眼張失落的。隄防那保護疲張的衛士。橫來見阻。一面怙悞。那酒帘所在。或就是五柳居之間。便聞身後。靴聲禿禿。接着有人大喝道。站住。你這婆娘。這兩日懷裏揣的鼓蓬蓬。只管向這裏覓來覓去。却也蹊蹺。今天沒別的。俺須搜搜。才能放過哩。嚇德月仙。趕忙駐步。回望時。却沒相干。只見兩個衛士。大踏步趨向岔道。那岔道口上。正覓來個黑胖胖的大脚賣婆。手提小篋。上面插朶通草花。作爲幌子。果然胸前。有些鼓掙掙的。月仙見沒自己的事。正要趁勢覓去。一個衛士。却回頭喝道。你也少待再走。這裏月仙。略爲逡巡。早見前面那衛士。揚起老大的手棒。將那賣婆。直驅過來。那賣婆。一面亂央道。你們將們爺。行個方便罷。不瞞你說。俺當初。也是大家娘兒們。南京沒遭亂時。俺也是紬緞裹身。行路車轎。說句不怕你們見怪的話。若不是你們從關東來。一陣亂搶。還俺不當這賣婆哩。如今俺逐日裏。兩脚打地。趕主顧。奔生意。一個女人家。也就可憐極咧。俺勸你們不必搜檢。白白耽擱時光咧。說着。冷不防。方要跑去。却被這裏這衛士。一把拖住。先奪過小篋。打開一瞧。裏面都是些針帶花粉之類。那賣婆。一面掄點好。一面囁吟道。也沒見你們這些人閒的沒幹。放着來往的界人們。不去搜檢。却來尋俺女人們的晦氣。難道誰還帶扎手的物兒不成。（意謂刀劍也。）說着。提起小篋。無意中。那支左手。護向胸前。那衛士。便道。你且慢走。你揣的是甚物件。快把出來。俺瞧瞧。賣婆慌道。噲。這個。你將爺們。却瞧不得。俺女人們作生意。誰家沒個背人的物兒呢。

不瞞你說。俺雖是當賣婆。還掛着收買舊貨。一天穿百家門兒。那太太姑娘們。有穿賸的背人物兒。便把給我。換個針兒線兒。不過是鞋鞋脚脚之類罷了。你將爺們。高升高發的。沒的不嫌。嫌了。眼撞晦氣麼。說着。慶的一閃。方要趁空跑去。早被這衛士。一把拉住。不容分說。向賣婆懷內。探手便摸。那賣婆一彎腰子。正在殺豬似的叫起。嚇得月仙。不管好歹。回身便跑。方走出數步之遙。只見對面。又兇神似。搶來個衛士。瞪起兩支牛卵似的眼睛。大喝道。那裏走。嚇得月仙。一個整顛。人倒籃歪。那上面蓋的白布一颺之間。便見從背後。飛來個長圓的東西。拍的聲。打入籃內。接着便聞衆衛士。哈哈大笑。並那賣婆。一路亂吵。跑去之聲。這裏月仙。百忙中。一籃籃內那東西。不由嫩臉通紅。忙忙的蓋好那白布。一路飛跑。回望那三個衛士。一逕把臂。望向他處。方才放心來。便趨向僻靜處。取出籃中那物。仔細把玩。不由好笑之下。却沒作理會處。正是。

厥狀甚醜。龐然可怖。角姓先生。房中弄物。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五柳居暗覘狂士風 香衾夢預定美人計

且說月仙。見那衛士。探手賣婆懷中。只認是那衛士。不懷好意。慌忙奔走之下。又從對面。搶來個衛士。虧得他沒攔自己。也搶向賣婆跟前。及至瞧清。飛到籃中物兒。只好攔了。一路好跑。這會子。仔細把玩那物。不由沒處安頓起來。你道那物兒。畢竟是甚麼。說來却好笑。這種物兒。出自廣東。製得來維妙維肖。名叫偽器。又叫人事。還有個雅號兒。人稱角老先生。雖難登大雅之堂。却妙中淫娃之選。便是媚內的老哥們。替代自己工作之具。原來那繁華所在的賣婆們。往往暗挾這物兒。私售重價。因爲那大家富戶。姬妾成羣。主人家田廣而荒。自然

須覓代耕之具。那賣婆們爲投機射利起見，所以都暗售此物哩。當時月仙把玩那物之下，料是賣婆私挾，被衛士拋掉的，不由暗幸，虧得自己跑的快。他們沒張見，掉入籃中，不然他們趕來搜取，準是一場羅皂。逡巡間，方想拋入草際，忽聞身旁樹後，一陣價脚步亂響。月仙只認是又有衛士覓來，便慌的揣起那物，匆匆便走。得十來步，回頭瞧時，却是三四頑童，手拿粘竿吹哨等物，由樹後轉出一見自己，便笑道：「你這大嫂，可是向五柳居趁生意去的麼？你來得却不巧，那裏只有個稀爛醉的醉漢，大喊大唱的鬧了一會子，這會子又向人家店牆上亂塗亂畫哩。」月仙聽了，抬頭一瞧，只見五柳居已在面前，一色的蠟粉墜牆，黃茅覆屋，五間廠肆，十分寬闊。門外有個高高的松棚兒，十分雅趣。棚兒左右，却有五株輪困偃蹇的老柳，微風吹處，垂垂作態。其中有株倒垂柳，長條拂地，正遮住半個肆門。被夕陽映射得金線條條，甚是有趣。月仙一面趕去，一面恍然五柳居之命名。方一脚踏近垂柳跟前，却見松棚柱兒上，張掛着一件燦爛輝煌的宮錦長袍，襟袖之上，污洩了許多處淋漓酒痕。又有一騎狼俊樣的赭白馬，錦鞵絲轡，便擊在肆門之右。月仙見狀，料是疲張之物，正在暗喜之下，整整藍兒，便聞肆內有人笑道：「你這入兒，怎的一口唾沫也捨不得，真是美人香唾，非同等閒。且待我自己來吧。」說着，唾了一口。月仙忙就那一片垂柳條兒，隱住身體，向內瞅時，不由好笑之下，又憑添了一番怙愾。暗想道：「原來疲張不但好酒，字也好。酒字底下那字兒，怪道他只管到此踏脚哩，且不要驚動他，看他怎的。」原來裏面疲張，却禿着頭兒，只着短衣，正東倒西歪的手扶那店婆兒肩頭，一手提筆，向粉牆上亂題詩句。那店婆却手捧硯瓦，攢起眉兒，裂着小嘴，目視硯上一塊白濃濃的東西，現出惡心之狀。月仙遙覘去，硯心上却是一口臭唾，料是疲張自唾。濡筆所用，正在凝眸好笑之下，便見疲張一氣兒揮洒完畢，順勢兒將那筆向店婆嫩臉上一抹，隨即擲筆大笑道：「你娘兒們，只曉得塗脂抹粉，倒不如這一下子來得斌媚哩，恨得那店婆丟下硯

瓦一面抹臉。一面起一指，向疲張額上一戳。登時便有個墨色螺紋，現於疲張面上。再瞧店婆臉兒上，業已一榻糊塗。偏那疲張趁勢兒，擁過婆店，就他臉兒上，一陣亂香。這一來，疲張也印了個小花臉兒。招得月仙連忙忍笑。正在逡巡進退的當兒，只聽背後潑刺刺馬蹄響動。月仙忙望時，早見四五騎高頭大馬，由自己來路上跑絕塵來。馬上都是急裝縛袴，脅下佩刀的長大衛士。這時月仙見了衛士們，便如驚弓之鳥。方霍的由樹後閃入肆牆角，便見那赭白馬望見羣騎跑來，便是哧哧哧一陣驕嘶。就這聲中，羣騎到門。衆衛士個個下馬，當有一人先解下那赭白馬，牽過伺候。又有一人取下那宮錦袍，領了餘人，便入肆中。這時疲張兀自在裏面哈哈怪笑。月仙暗料這班衛士，定是由豫王府來接疲張的，方可惜自己一步來遲，便見疲張廠披著宮錦袍，由那店婆扶掖着，踉蹌而出。後面衛士們一擁之間，那疲張早高坐在赭白馬上。頃刻間，衆衛士紛紛上馬，行塵起處，那肆門前只賸個店婆兒，還引汗巾，只管拭眉梢眼角。不題月仙眼睜睜見疲張走掉，只得快怏然，且尋歸路。且說郎湛見月仙去後，自向街坊上，閉宕了一會子。逐處裏聽得茶館酒肆中，閒人們紛紛講說官中緝捕刺客之事。郎湛一面暗笑，一覷去。望望日色，業已轉西。恰行經一片熟食店旁，聞得一陣炙香發越。郎湛忽有所觸，不由暗笑道：「幹鳥麼？怪不得人家（指月仙）動不動叫我廢物。人家臨去時，囑咐我準備殼酒等候。疲張若不是這陣炙香撲鼻，我就忘掉咧。於是暫進店去，隨意購了些鷄脯鴨臠，並肉心饅頭之類，作一包。包了。又知疲張好吃一種柳花香的清釀酒，便出錢要買四瓶。偏巧那店中只賸兩瓶，當由店夥從他店中蓋得來。這一耽延，早已日色大西。郎湛恐月仙疲張已到寓中，便提了諸物，匆匆趲轉，一喘自己室門，還是鎖的。這才放下心來。於是進得室去，就案上將諸物擺列停當。不由一陣泛上餓來，瞧瞧諸物，又不便先自取食。逡巡間，打開一瓶酒，就鼻嗅嗅，端的是清冽異常。沒奈何，置在案上，嗒然就坐。怏啜回月仙鞋弓襪小，爲了自己的

事去出頭露面。倘遇着衛士們。膝陣皮。不知他如何應付。又思量到疲張。見了月仙。不知怎生光景。一回兒。又想到。便是疲張。被月仙撮得來。這第二步。得其歡心之法。却也難辦。疲張所好。不過是酒色兩字。酒呢。自然不算甚麼。若說到色字。難道將自己嬌滴滴的人兒。推讓不成。並且恐月仙也自不肯當。初一着錯。冷待人家。欲要挽回。總須破格的前去。親熱。親熱既講到破格。自然須捨出月仙。那麼自己這頂綠頭巾。願戴與否。端須此時。早定主意。一時間。想得心頭。七上八下。又來着餓肚皮。一陣陣。轉轉亂響。偏巧那瓶中酒香。只管發越。於是郎湛更耐不得。隨手拎起新醃了一口。但是這一啞。不打緊。登時間精神暴長。喜氣洋洋。暗想。道。管他哩。便是戴頂綠頭巾。打甚鳥緊。將來疲張。果向豫王跟前。一句話。俺如果應了夢中吉兆。抖起翅兒。誰還來考究。太守官帽上。有些綠熒熒的顏色麼。正是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如今作官的人。若果一一的考究。他得官所從來。簡直的就。不成世界了。想的得意。不由得。瓶不離口。一瓶既盡。餘興未已。不知不覺。又饒了大半瓶。原來郎湛。本是個頑鈍無恥的脚色。又搭着。失却職位。一肚皮火雜雜。攪取富貴的念頭。其患得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所以一時間。竟轉了。以月仙取媚疲張的念頭。那知月仙念頭亦復如是。因爲見疲張。漫無儀節。並合五柳居店婆兒。調笑的情形。便思量。以色爲餌。籠絡疲張。可笑這夫婦兩人。雖是兩副肚皮。却合了一樁心事。也可見這官海中。鑽營門路。真是無所用其恥心了。不提這時。月仙在途。一點芳心中。也自有許多怙愆。且說郎湛。吃得微醺。又向寓門口。望望月仙。只見從一團暮色中。影影綽綽。竟來個提籃的小媳婦子。郎湛以爲是月仙。見沒得疲張相隨。正在大掃其興。恰好那媳婦。替過寓前。仔細一瞧。却不相干。正要轉步。却見一騎馬。跑將來。上面歪跨着。一人。絕似疲張。慌的郎湛。迎將去。却又沒張這當兒。晚風徐起。街坊店肆中。錯落價已上燈火。延望月仙。還是沒得影兒。鬧得郎湛。一時間。糲糲糊糊。便索性的。替回室。以酒煞悶。須臾。所贖的那半瓶。又復

入肚，便自入厨下，提得温水，撥得浴盆，就外間室內安置停當，想要洗個澡兒，且待月仙。那知大衣纔解，被那水筒中熱氣一薰，不好了。郎湛登時覺酒意上湧，乏倦欲眠。原來他吃了許多空心酒，又徑寓門首晚風一吹，所以頃刻困起酒來。當時郎湛支持不得，只得丟下洗浴，薰入裏間，蹀躞著掌上燈燭，即便就榻歪臥，鼻息數轉，業沉酣。但是夢魂顛倒中，還似乎解衣就浴，正在栩栩自得，忽的聞得一陣陣脂香髮氣，百忙中，又似覺胯下那物，只管倔強，又似有人來反覆捫捺一般。但是郎湛正在酣適恍惚中，又似合月仙同浴，自己正抱了月仙，按就浴板。那月仙散髮四垂，瓠犀微露，迷齊着媚眼兒，似笑非笑，微舒舌尖，簇起了兩頰紅霞，恰待吐向自己口中。玉臂彎彎，上扳盆沿，露着雪練似一身白肉，金河半廠，現出了凝酥似的玉乳。兩支白馥馥小腿兒，已被自己抄向臂彎之間，忽覺自己脅下尖尖脚兒一觸，望去時，只見月仙拖一雙水紅平底浴鞋兒，一支脚貼到自己脅下。那一支滑下臂彎，竟趁勢向自己那物兒輕輕一點，百忙中嬌軀略起，竟自款款的迎上那物。以然來，於是郎湛恍悟胯下物，所以倔強之故，便趁那月仙迎勢，儘力子一聳身體，便覺刷一下子，似有一物落向腿胯之間，即聞月仙嗤的一笑道：「沒人樣的你倒肚裏一些事也不掛，人家辛苦了半日，你吃醉了，快活挺尸也罷了，却還不肯老實說着，似乎一推自己那物兒，郎湛猛約睜眼瞅時，不由大悅，趁了酒意春興，也不暇先問正事，抱了月仙，便要如此云云。原來月仙這當兒，亂挽烏雲，只着一件短浴褲，光溜溜玉肌雪映，便如郎湛夢中所見的光景。正俛在郎湛身旁，一支手兒還在郎湛腿胯之間哩。當時月仙略推郎湛，便笑道：「你真個有這高興麼？怪不得你困得這麼自在，俺這半晌，又洗了個澡兒，急待合你商量正事，你却只管死睡。於是一縷臉兒道：「你曉得麼？俺今天白跑一遭，又吃了一嚇，咱那高興事兒（指告密也）是不成功的了。郎湛聽了，直怔得坐將起來，腿胯間那物兒溜到褥上，但是他却不暇理會，條的一伸手掌，向自己嘴吧上，便是

亮響響一記耳光。又自罵道：「好狗才！我看你從今以後，還敢瞧不起窮朋友不敢。這不消說。準是打人一拳，人來一脚，一還一報的勾當。你準是受了疲張那廝的冷待，並奚落來咧。咳！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一人的不是。但是咱的事，怎樣辦呢？人都說是夢是反象，早知如此撒扭，便不作那個走馬上任的烏夢也罷。」（描寫鄙夫患得失醜態，直抉骨髓，可謂力透紙背。）說着，一陣價攢眉，啞嘴連連搖首。這裏月仙俊眼兒却注向他胯下，見那忽而昂藏，忽而即當的樣兒，正在忍笑不得，便見郎湛猛觸着禱上那位角先生，只怔得一哆嗦，忙回手先摸摸自己胯下，然後取過那物，向月仙腿縫一塞，便噪道：「我說哩，我便是時氣背扭，也不至連這真東西都背扭掉了。原來是個假的，哈哈！你這婆子，好沒正經，你還說我沒人樣，心不掛事，你出去浪張一天，正事沒辦成，却有閒心買這物兒來，須知俺這會子一百個沒高興，連真的都用不着，還用這假的麼？這時月仙業已笑得顛顛的，一張嘴合攏不來，便輕起香鉤，置向郎湛膝上，却笑道：「俺就因這東西才吃一嚇，誰又巴巴的買得來呢？我是瞧你吃醉了就困，特煞自在過的分，所以誑你着些急兒。如今咱說正經的，咱的事體，雖不見得便成功，但是也不見得便不成功。古語說的好：道在人爲，又道是死店活人開。這單看咱們的手段，能以籠絡疲張不能，且待我說出今天尋疲張的情形，咱預先商量好，怎的籠絡他才是。這時郎湛蓮鉤入握，又見月仙玉體去露兩面春情，又說是事體還有成功之望，不由頃刻高起興來，便索性與月仙脫却浴禪，然後合他並枕而臥。一面價摸摸索索，月仙也不理他，便將白日尋望疲張的情形一說。這裏郎湛一面傾聽，一支手鉤定月仙的兒，那左手却不肯閒着，不知怎的，月仙忽扭扭身兒，啣了一聲，便奪過那偽器，拋向一旁，便一七眼兒道：「人家這裏說正經的，你却只管手脚不開，譬如這會子，疲張到來，難道你只灌他一陣子酒，好話說上兩大車，咱的事體就有指望不成？」郎湛笑道：「你不用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的，你的主意，也就是我的主意。咱索性

打開板壁說亮話。一言抄百總。是捨不得肉。打不得狼。但是疲張那廝。好不兇實。一個酒店店婆兒。他還弄的醜態百出。一日摸着你這水也似的人兒。以下光景。還用說麼。這等吃緊關頭。却不是一言半語。便可以定主意。且容我仔細斟酌。才是說着。便慢慢掀起月仙一支腿兒。月仙也不理他。只是孜孜含笑。但見郎湛。只顧了跪倒爬下。忙個不了。少時。却失笑道。俺再沒想到。凡是作官的。都須由這紅門兒出身。由你由你。如今我主意打定。是沒得說的了。不提夫婦一笑之下。登時間同心合意。主意既定。便儘力子顛狂罷。又商量回明日移居。籠絡疲張之事。然後方沉沉睡去。如今且說那疲張。自蒙豫王見重之後。便獻策道。刻下南京重地。竟有刺客發難。並且來來無踪。又結劉靜以爲主謀。此其聚謀畫地之情形。殆非倉猝能辦。這班刺客。定是託身當地豪俠。以就此謀。今欲究刺客。當先密查當地豪俠。就俺所素知而論。江南著名豪士。只有兩人。一是宜興葉聲山。一是太湖鄧伯通。葉以貲財雄其鄉。鄧以意氣服人。此兩人者。聲望相持。舉足之間。便能搖動數郡。時人爲之語曰。散金結客。葉聲山。頭顱可借。鄧伯通。也可以想見這兩人的氣概了。但葉某自變亂以後。因宜興有班無賴。陽揚義旗。陰資苛斂。葉不欲與之同事。便散財於難民。挈家他去。今豪於當地者。獨有鄧某。並且太湖地面寥廓。勢復險僻。足以藏匿奸宄。依俺揣料。那班刺客們。或卽依託鄧某。亦未可知哩。豫王勃然道。俺自兵定江南以來。屢鋤豪右。不想還有頑梗潛伏。今先生所料。定是不差。便須速去掩捕。才是。疲張聽了。微微一笑。却拔手不離方寸。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俠徒潛踪。智士獻策。危乎其機。湖水幾楮。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柳困花憔偏邂逅 雲情雨意兩模糊

且說疲張微笑道：「王爺却不可小覷了這鄧伯通。伯通當代大俠，行誼甚著，其死友堅黨，遍於江右，行年七十餘，意氣不衰。便是我師初定江南時，伯通曾結客號召，欲雄據太湖，聯絡海門狼山一帶的豪家大姓，並鹽梟水寇等，揭旗起事。後來却因事權不一，首領們互爭雄長，其時與伯通共事的，還有個鎮江趙仲桓，毀家餉衆，甚爲衆望所歸。合伯通奔走其間，並以兵部勒會衆，不想持法過嚴，暗中却激惱了一個水寇首領，名叫晁黑子的。這晁黑子生得長大多力，悍驚異常，袒臂酣呼，與人對敵時，髮皆飛植，因此人又呼之爲晁夜叉。水寇之性，習於剽掠，那裏受得約束。一日仲桓斬其徒六人，標首槩上，徇示於衆，於是黑子大怒，恰值伯通仲桓大會各首領，有所計議，不想黑子遽起，竟按刀刺殺仲桓於廣座之中，卽率其衆，駕舟揚帆，一路大掠，竟自呼嘯而去。那其餘首領，中心志不一的，也便趁亂勢，散掉大半。伯通知事不可爲，方才太息之下，散却餘衆，歸隱太湖。但是他潛伏的勢力，依然還在。今刺客踪跡，尚無確耗，似不宜遽去搜捕，誠恐無端的驚動伯通，大大不便。王爺試想，以刺客五人，還敢深入南京重地，若驚擄伯通，以致激動了各地豪傑，羣起與王爺爲難，竊恐防不勝防哩。」豫王沉吟道：「如此，怎生區處？」疲張道：「維今之計，只好且待俺訪出五刺客的確實踪跡，再作道理。若果在太湖時，便連伯通一併拿辦，也去掉地上一個隱患。不提豫王唯唯之下，當卽發出機警密偵，逐處訪查，並命疲張隨時留意。且說疲張自奉了豫王密訪刺客之命，便依然拿出他那落拓樣兒，不時的溜串街坊，並每日向玉柳居沽飲，甚至於倡樓博場，七穀八雜的所在，無不踏脚，好在疲張素日價佯狂落拓的樣兒，人者見慣，這時也便不以爲意。但是轉瞬間，過得數日，所訪的刺客踪跡，殊無頭緒。一日疲張從玉柳居吃得半醺，

又沽得一瓶柳花香，慢步覷出，只見風日暄妍，一處處菜花燦爛，開得來花田，紫似許多的黃蜂紫燕，喧舞於野陸短籬之間。又有些挑菜拾蛤的婦孺們，提籃笑語，都向野田中趨去。原來南京城地極廣闊，四城面積，足有八九十里。除繁華街道外，便是些田圃。清曠所在，雅有城市山林之趣。這五柳居的四方，都是些田圃，所以頗得野趣。當時疲張，瞧得有趣，也順步逐衆，向一處曠朗所在，倘佯覷去。不多時，得一小橋，橋下面清流瀼瀼，遊魚可數。微風過處，蹙起寸瀾，却有一陣陣嬌嫩嫩的笑語聲，起自橋左竹陰深處。疲張循聲望去，那橋的左邊，却有一片瓢兒菜的野園，麁眼短籬，映帶着數株疎柳，柳的盡處，便是溪曲。正有幾個浣婦們，相與浣衣笑語。又有幾個採菱的小童兒，相與聚攏到一處，嘻嘻哈哈，似乎是跌博頑耍。再望那溪曲四外，一處處草舍茅檐，便如村落一般。那疲張自蒙豫王寵遇之後，機務頗繁，又因連日價訪刺客之事，鬧得心頭總是悶悶，今乍覩此野曠所在，不由一時間胸目豁然，便一面慢步過橋，一面暗想道：俺記得南京亂後，曾有人卽景口占云：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可見大亂之後，便是沒能爲的詩人們，也知以吟詠寓其感慨。這就無怪那五刺客猝發於人之意外了。怙悛間，覷近溪曲，却見一個俏俐浣婦，蹲在一塊溪石上，正伸出兩支雪白的胛膊，就溪水中擺弄一尾很大的鰻嘴鱖魚。那魚兒有尺半來長，被柳條穿了腮，突自在水中掉尾潑刺。疲張素嗜這種魚，當時見了，不由饑涎欲滴。正要搭趣着出錢購買的當兒，只見一個中年浣婦，一推那少婦臂，略瞞自己，却笑道：你瞧有人來咧，你放着衣不洗，只願頑皮怎的？你不要學那新搬來的媳婦子，沒正形兒。他買這魚是爲的趁生意，你買這魚，總算是饞嘴頭子。少時，回得家去，費油費柴的，還須治魚，須隄防你那口子。（指其夫也）不依你哩。說着，向衆小童堆中一努嘴道：你瞧那媳婦，那麼大一個人，便合孩子們頑的，嘻嘻哈哈，你只顧學他作甚。衆婦道：正是，是那新搬來的媳婦子，就似個慌花兒，除了作點生意，便合孩子們

撕皮打掌。方才買得魚去，便混入他們羣中了。疲張聽了，也沒在意。方覓近那弄魚的少婦，以手揀錢，想要說話。忽聞羣童拍掌大笑，接着便唵唸一閃，都各跳的丈把高。便見一支竹籃見飛向空中，劈力拍拉鮮菱角一陣亂落。又有一尾柳穿的鱖魚，也便落在地下。瞧得疲張正在發怔，早見羣童聯臂圍作個栲栳圈兒，只顧了樂的打跌。這裏流婦們遙望去，也便一陣價嬌鳥啼花似的笑得拍手打掌。疲張忙覓去瞧時，不由也十分好笑。只見兒童圍中，却有個媳婦子，青帕蒙髻，穿一身淨潔布衣褲，略有補綻。臉兒上蒙了一道汗巾，就髻後結牢。這時正歪坐在地下，一面儘力子撕掠那汗巾，一面吵道：「小猴兒們，等着我的疲張料那媳婦，是因頑耍被羣童所困，又聽得語音廝熟，正在逡巡笑詫，只見那媳婦儘力子揪下汗巾條的一飄自己，登時紅暈兩頰，更顧不得理會羣童爬起來，匆匆便走。這時疲張望得分明，詫異之下，忙趕去叫道：「娘子慢走，你不是郎大嫂麼？咱多日不見，你怎的燭自撞到這裏？」那媳婦一面飛跑，一面搖手道：「你莫錯認人，俺不是甚麼狼大嫂、虎大嫂。俺是個販菱角的婦人哩。」說着，足下一蹶，仰面便倒。這裏疲張一步趕到，方彎腰去扶。早見他一張俏臉兒，羞得绯桃一般，一面價以袖掩面，一面牽了自己的衣襟兒，竟自嗚咽道：「俺怕不認得你是豫王府中張師爺麼？只是俺夫婦如今落在這般光景，往日俺丈夫又冷待於你，委實令人沒面目相見哩。」說着，便趁了疲張的扶勢，婷婷站起，向野園旁一處人家一指，道：「那裏便是俺們近日的寓處，且請向舍下奉告一切吧。」說着，却用一手略扶疲張肩頭，一面擡起一支尖尖腳兒，略兜小鞋兒，回眸一笑，道：「俺就跑不慣這南京地面的石子路，墊得人脚指生痛，但是如今也說不得，只好合着眼混吧。」於是嗤的一笑，即便去檢拾菱魚諸物。這裏疲張見月仙如此裝束，如此行徑，大非往日所見的光景，怙愒之下，也便料到定是郎湛久客南京，謀事無成，或竟落拓下來。一時間，又見月仙這種裝束，別饒風韻，秀秀的，居然是個販婆娘兒，正在諍笑之間，那月仙已自提籃

覓來。於是兩人厮趲行去。却招得那羣小童。在後亂喚道：「郎大嫂，明天早來吧。俺們採得好鮮菱，等你來買。並給你留個肥肥大泥鰍，等你吃。不強似那鱸魚麼？」疲張聽了，越法詫異。月仙竟以販菱爲業，須臾覓近野園旁。那處人家，只見槿籬掩映中，有幾間矮矮的小房兒，白板虛掩，十分冷落。疲張正暗念郎湛只數月不見，不想竟落魄至此。那月仙却臉兒一紅，道：「張爺不要見笑。俺夫婦因近况不佳，移居此間。也是沒奈何的事。疲張隨口道：「人的境遇原定不得。大嫂不必煩悶。只待郎兄得了際遇，那時就好了。」月仙笑道：「快不要提他。他那死心瞎眼樣兒，怎會得着際遇。如今因南京沒甚機會，又向蘇州去尋朋友去了。說話間，却接過疲張的那瓶柳花香，置入籃中。又笑道：「您準是從五柳居來吧。不瞞您說，這些日，俺從五柳居左近作生意。那一天，都望見您了。只是俺這般光景，不敢去親近。說道：「整整衣襟，又復紅暈兩頰。疲張聽了，一面口內客氣，一面暗憐。月仙際遇說話間，相與覓入院中，只見小小院落，頗爲整潔。於是由月仙引入正室。疲張仔細望時，裏面却十分雅趣。瓶花、鏡、簾、紙、牕、簾、蘆，竟無俗韻。臨牕竹几上，羅列着幾卷古書。茗具棋奩，雜陳其間。靠北壁木榻上，掛着梅花表羅帳，裏面衾枕榻燦然。靠枕頭，是具小小鏡檯，上面有脂盒粉奩之類。東壁上，掛一幅海棠春睡圖。筆致瑰豔，細審款識，竟是唐子畏的名筆。靠榻頭壁上，還掛着一面金鑲玉嵌的檀槽琵琶。銀甲瑩然，綴於雁柱之上。再望到榻腳頭，矮檯上面，疲張不由眼睛一亮。幾乎滴下饞涎。只見矮檯上，竹葉墊襯，端正正擺着一具鬼臉青犧尊式的碧磁酒壺，竟似有酒香發越。瞧得疲張，一面就臨牕几旁，逡巡落坐。一面暗想道：「畢竟郎湛是作過官府的人。雖然落拓下來，還排場不俗。既是這樣，那月仙爲何又去作販菱。這或者是無聊消遣之意。也未可知。正在怙悒着，遊目四矚，只見月仙就矮檯旁，置下竹籃，却回頭一笑道：「張爺且自歇坐。難得你貴人踏到賤地，且待俺換換鞋腳。與你料理茶水。如今裏外價，連踢帶打，只是俺一個人兒哩。說着，坐向榻上，便

從枕旁取過一個花紬包兒，笑嘻嘻，方纔解開，這裏疲張，又是眼睛一亮，只見月仙纖手起處，却由包內取出一雙藍緞扎花平底鳳頭半新不舊的小鞋兒，只略爲一抖，香塵微漾，索羅鞋底一亮，現出一朵梅花香印的當兒。這裏疲張不由心頭一暈，糊暗想道：怪不得詩人無賴，鬧甚麼鞋杯的改事，又有甚麼但願將身化繡鞋之句，譬如合這鞋兒，移樽促坐，履寫交錯起來，那得不臣心最歡，能飲一石呢？正在遐想之間，便見月仙嫣然一笑，道：您不曉得，俺這些日，只顧在外跑路，也沒心腸整理頭腳，沒的連脚都跑大咧，吃緊的今天又被那羣孩子們推跌一交，鬧的人髻搭拉，鞋倒褪的，甚麼樣兒，虧得您不是外人，不然（句）疲張忙道：大嫂不必忙碌，若有現成茶水，見賜一杯，就是。今郎兄既沒在家，俺也不便在此久坐哩。月仙笑道：可不，不得，您既到此，只吃杯冷茶去，却不是上門怪人。他（指郎湛）沒在家，打甚緊，俺正要向您訴訴苦楚哩，便是前些月，您在俺先那寓所，他又何曾只管陪你坐地，便是俺那牀上，您醉後一覺，也都睡得不耐煩咧，如今您發富發貴，却向人鬧起客氣來咧，說着，忽的眼圈兒一紅，道：本來也是呀，如今俺這裏逼逼窄窄，沒的倒屈尊了你，那麼你張師爺正在高升高發的時光，不要沾了俺的窮氣去，快請向旺處踏脚吧，說着，彎起一支腿兒，一面價去解鞋子，一面却歇定疲張，似笑非笑，這一來，慌得疲張，連忙笑謝不迭，一面偷歎月仙時早徐徐脫下舊鞋，索性的一勒褲脚，露出雪白的一段腓腕，望得疲張心頭，又是一陣模糊之間，那月仙取過那褪舊藍鞋兒，一面換着停當，一面笑道：今天却巧，俺隨便買得一尾鱸魚，您也沽得一瓶柳花香來，俺這榻脚頭，又有的，是新釀梨黃（酒名），如今有魚有酒，且待我再尋些下酒物兒，您便將就這窮磨局面，寬飲一杯如何？這時疲張只顧了默賞月仙宜嘖宜喜的綽約嬌態，一面唯唯不迭，一面搭趂，踏起道：既如此，俺怎好生受大嫂，你既一個人兒忙碌不迭，俺便幫你料理廚下，也覺快當些兒。月仙笑道：你那裏弄的，慣那營生，老實說，你且隨意歪臥

一霎兒，等你醒來，俺也料理停當咧。說着，取過角枕安置好，却歎道：「你張爺想還記得先時節，你在俺們那寓中，這支枕頭，就似與你預備的一般。有一次，你醉吐得這枕上，半邊都溼。如今他雖沒在家，你還客氣怎的？疲張聽了，迴念月仙往日相待之情，委實不錯。又見他這時翠袖單寒的神情，正有些惘然動念。那月仙已自就籃中取了魚兒，一笑，取出，逕入廚下。不多時，便聞刀砧響動。這裏疲張就室中徘徊一回，方要就榻歇臥，却見月仙笑嘻嘻端到茶水，又自換了一身操作的衣服，穿一件潔淨短衫，高勒兩袖，雙揎玉臂，腰束素巾，收着伶俐的窄褲腿兒，髻兒上綰一支山茶花，又平添出一段丰韻。於是疲張謝一聲，接過茶來，一面置向鏡檯上，坐向榻頭，慢慢品嘗。一面暗想：像郎湛的才情兒，畢竟是個機警脚色，只吃虧了世情冷暖上，特煞分明。以致俺好多日，與他隔絕，不然，這訪查刺客之事，倒好與他商量一二。一時間，想的怔怔的，熱茶入肚，便覺盹倦上來。當即置下茶杯，就榻歪倒，頭一着枕，便覺得幽香細軟，疲張想起往日醉臥月仙寓次的光景，並今日自己合郎湛窮通不侔的光景，未免又是一陣感慨。於是倦眼略暝，當即盹去。但是耳畔猶聞月仙往來操作的脚步聲音，正在朦朧之間，忽覺有支綿軟軟手兒，就肩頭拍了一下，便聞月仙笑道：「快起快起，索興少時吃醉了，再困吧。疲張睜眼瞧時，只見夕陽一角，業已紅上牕紙，不由慌的跣起道：「不好了，俺只顧盹睡，不想已至這般時候。再吃酒，耽擱一會子，怎的，同王府去呢？」月仙一撇嘴兒，便笑道：「你沒的只管拿王府掛在嘴頭子上。如今俺忙碌了好半日，心到神知，吃不，且自由你。不是俺說句大話，你便是回到王府，想用這種穀酒，這怕還沒得哩。疲張聽了，忙覓向臨牕几兒前一瞧，不由登時啣的聲，咽口饑唾，先自滿面堆下笑來。正是：

有酒盈樽，有肉一肘，沙釜感來，伽藍爨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一曲琵琶媚狂客 午夜巡騎鬧僂僮

且說疲張向臨牕几上一睜，只見一席酒饌，接已擺列停當。除極精緻的家常蔬肉外，便是兩具白磁花盤，一盤中堆滿紅玉似的鮮菱米，那一盤便是火腿加香菇清燉鱖魚。這兩色仕餚，素爲疲張所喜食。當時一見，本已樂得滿面是笑。那知望到几當中，還有一具小小的沙釜，裏面却是熱騰騰熨切的紅燒狗腿肘膀片肉，一疊疊大如手掌，薄如蟬翼，紅膩細縷，既已鮮妍非常，偏又配着鮮筍玉蕈，相映生輝。端的色香味三者俱全。原來疲張專嗜此味。當落拓時，去到月仙寓所，往往懷中，便揣着此物。後來疲張之所以合郎湛絕迹，便因郎湛一日沒好氣，會取他揣的狗肉，投入廁中。當時兩人一陣說岔咧險些不會揪住小辮。一頓亂打，却多虧月仙從中解勸。那疲張方才拂袖而去。月仙因欲投疲張之所好，當初須向玉柳居探望時，提籃中便購備了菱米狗肉兩物。今移居此間，借販菱爲事，本爲的是近於五柳居，以便伺取會機。不想今日却巧遇疲張哩。當時疲張既見這席餚酒，不由鼓掌大笑道：「妙妙！大嫂既如此盛設，俺便拚着爛醉如泥，管他甚麼豫王府，虧得大嫂怎麼想來。俺當日因狗肉而去，今又被大嫂香噴噴的一塊肉，招得來哩。」月仙笑道：「你還說起舊事哩。當時俺丈夫因謀事不順，未免心頭啾啾。一時閒沒歡喜臉兒，得罪了你。俺只認你是大人，大量不存芥蒂。那知你就小臉子姐姐似的，一去不來。列如今閒話莫提，且待俺與你斟個陪罪盅兒吧。」這時疲張只賸了笑謝不迭。於是兩人對坐下來，即便舉筋斟杯說笑之間，疲張問起郎湛近况，便慨然道：「兄謀事未就，不算甚麼。好在俺如今在豫王跟前，還說得上話去。一俟郎兄轉來，且隨俺到王府中，作個食客，再看其他機會說着攢眉道。如今還有一個機會，就是事體難辦些，便是豫王爺緝捕刺客之事。如今若有人訪着刺客的踪跡，去告向王

府怕不立時得官得賞麼。俺想郎兄爲人十分機警。俺這時正奉了王爺密令訪察此事。將來郎兄進得王府。俺便借重他。幫我訪察。倘能得着刺客踪跡。那時郎兄還愁甚富貴。月仙聽了。只喜得櫻唇綻裂。幾乎脫口說出。郎湛正要告密之事。便與疲張斟滿一杯。却笑道。不瞞你說。俺丈夫這會子。正因這刺客之事。想趁此機會。圖個出身。近些日。只是東顛西跑。各處訪察。倘能託你的福氣。得些消息。確是好哩。說着。便略移坐位。挨近疲張。一面價連連勸酒。一面彎起一支伶俐俐的腿兒。加在疲張膝上。却錫着眼兒。握了疲張的手。笑道。你瞧我這會子。不可憐麼。往日你在寓中時。也會見來。俺除了閉坐。或出去遊玩。便是弄弄琵琶。解個悶兒。如今却沒法說了。整日價出去。菱角每日至少也須跑十來里路。不但跑的人脚都發脹。便是這兩支手。也數粗好些。說着。似偎似靠。竟歪身兒。倚入疲張懷中。這時疲張暖玉在握。溫香在抱。又對着清樽灑灑。鬢影蕭疎。端的是其樂洋洋。於是一面和月仙偎倚溫存。一面價舉杯痛飲。不多時。兩人酒意都各微醺。月仙本吃不多酒。這當兒。嫩臉霞烘。不由又漾出一段風光。於是疲張狂態大作。便不待月仙來勸。那大杯價酒。只顧灌將下去。須臾。月仙此身掌上燈燭。隨手兒。摘下琵琶。重復入座。却笑道。俺這琵琶。好些日不會撥弄。不知生澀得可成聲調。且待我彈上一曲。與你侑酒。何如。說着。款着銀甲。慢轉檀槽。定準鴟絃。冷冷撥動。須臾。嘈嘈切切。初爲百難流水之音。繼作或風滿壑之韻。時而如紅牕語細。時而如上林花繁。一時間鏦鏦錚錚。五音繁會。聽得疲張正在神搖目注。一面默賞月仙低鬟鞞袖。手法如雨。娥媚的神情兒之間。忽聞劃然一聲。響如裂帛。那月仙眉兒一揚。頓開嬌喉。便唱出個壺中天慢的詞兒道。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深閉。寵柳嬌花。憔悴盡。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月春寒。簾垂四面。玉欄干慵倚。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日高烟改，更看今日晴未。

那月仙一面彈唱，一面向疲張流眸微笑，作出許多的妙曼情態。但見疲張只樂得手舞足蹈，及至戛然一聲琵琶聲住，那疲張哈哈一笑，也便順着几脚兒，頹然醉倒，不提這裏月仙置下琵琶，一面扶疲張登榻安置。一切一面將一席殘骸草草的移向外間桌兒上，又到廚下料理清爽，隨手兒關了大門，即便入得室來，解衣登榻，合疲張並枕臥倒，自然有一番撥雲撩雨的風光。說到這裏，請闈者諸公，且莫性急，只顧要瞧這一對兒被底鴛鴦，且請諸公，趁這當兒猜猜疲張是否真個的便淫污月仙。作者也好趁此時轉轉筆鋒，略敘那沒羞恥的郎湛如何原來郎湛並不會真個赴蘇州去尋甚麼朋友，他自合月仙移居之後，每日裏只在各處閒宕，這日過午時分，將回來，只見月仙正在廚下溫酒烹魚的忙個不迭，郎湛問知疲張正在正室中盹歇，欣然之下，瞧瞧月仙，未免又是一陣怙愾，於是附了月仙耳朵，咕咕數語，招得月仙紅了臉兒，低嚀道：「你不願意就罷，人家好容易引得他（指疲張）來，你這會子，又來蝎螫橫豎吃飯的，就想飽吃酒的，就想醉甚麼分寸兒筋節兒呀！况且這是兩來的事，只俺一個人拿分寸，難道你就免了戴綠帽不成？郎湛沒奈何，只得涎着臉子，逡巡了一路價，低頭亂撞，就左近街坊上，閒宕了一會子，瞧瞧天色，業已夕陽將落，想要回去張張，又恐疲張事還未畢，打斷人家的高興，不是耍處，正在躊躇着低了腦袋，信步走去，只聽對面官鑼響亮，並一陣喝道之聲，忙望時却是江甯知府擺開了全副儀仗，前呼後擁的，輿蓋飛揚，直可過來，慌得郎湛連忙避道，方一脚踏將去，却聞有人喊道：「你這人，難道沒長眼睛，便實恁恁踏人一脚，虧得我老婆子這大脚，不爾乎？若是孃娜些的，還了得！郎湛忙望時，自己却站在一處小小茶肆門前，裏面黑黢黢的，初上燈，火身旁却站着個茶婆兒，正攬着眉頭，瞅定自己，郎湛情知踏人脚理虧，正要上前陪話，恰好知府大轎一擁而過，便有個跟役揚起老大

皮鞭向自己一晃道：你這廝還不閃道：這裏郎湛身兒略閃，那茶婆却嗤的一笑，眼看着人騎都過，却唾道：如今晚的事，真沒法說。王八戴上大帽子，便去充官兒。這知府因為將兩個愛妾進獻，豫王方才得官。南京人那個不曉得？你看他出來，就這樣氣勢，郎湛聽了，不齒心頭怦然一動，略一怙愒，又覺好笑。又少一沉吟，竟自精神暴長。（郎湛至此，恥心盡矣。）因隨口道：你這婆子曉得甚麼？人家作官人們都是大度大量，一個女人家本不算回事，說話間，竟就茶座聽聽街柝，業已敲起，郎湛一面吃茶，一面合那婆兒瞎三話四，又思忖回疲張這時合月仙端的是怎生光景。一會兒，又想到月仙得手，那疲張向豫王吹噓之下，不要說是自己回松江舊任有望，便是這江甯首府，難道不許俺老郎作兩天不成？那時候接近豫王，憑自己這點才情兒，扯起順風旗，說不定，鬧到甚等地位。一會兒，又想起月仙枕席情態，端的可人。這會子，又搭着誠心的籠絡疲張，一定是放出十二分手段，不要說他那款款逢迎，隨人宛轉的光景，便是那吃緊當兒，從啞聲撕揉中，顫喘不迭的，暗度鶯聲，也就夠疲張銷魂宕魄的了。但是這其間，俺老郎却未免可憐了。一時間，想得心頭七上八下，正在對了茶杯，點頭嚙嘴，忽聞店婆笑道：你這客人要了一壺茶，占了一位子，直磨到這時光。如今俺要收拾店面，請你明日早些來再吃茶吧。郎湛聽了，一瞧店婆兒呵欠連連，似乎是盹睡初醒，頃耳街柝時，業已敲起二記。於是，一笑，站起，付過茶錢，出得肆門，又是一陣躊躇，因為疲張酒醉高興之後，說不定，便要困歇在那裏。自己若冒然闖去，未免又有許多不便。逡巡間，暫過數步，忽的頓足道：我好發呆，我想這時疲張一定轉去。他是王府人，是不能在外住宿的。這會子，只怕月仙正呆等我，報甚麼好消息哩。想的得意，便趁了星月微光，直向自己寓所哲學來。但是距寓門數步之遙，未免又脚下趔趄，先頃耳聽去，不聞動靜，須臾到門，一推又是關牢的。郎湛暗想道：這光景，是疲張已去。月仙業已閉門歇息。這會子，若再驚動於他，未免又招的他沒好氣。想罷，便從牆頭

上一躍而過。只見正室牕上，突自燈光映然。正想覓去張時，不好了。但聞月仙軟顫顫的噴了一聲道：「可罷了我咧！你沒的要累煞人，從那會子弄到這時光，你倒越法的勁上來咧！俺這會子連腿脚都麻抖擻的，你不說是欠欠身抬抬腿兒，却使勁子往下壓，你瞧俺這裏濕漉漉的一片，都沒空收拾哩。」（絕倒）即湛聽了，不由一吐舌兒，倒抽一口冷氣，暗想道：「不妙，不妙，疲張這王八，真個又作出來咧！但是俺既想作官，只好由他，逡巡間，覓近牕縫，向內張時，不由又是一陣怙愞，只見月仙只穿了小衣褲，盤膝坐榻，獐頭撒脚，似乎是困臥初起，花樵柳悴的光景，那疲張倒結束齊整，歪臥在一片衾枕抖亂中，却斜伸一腿，壓在月仙膝上，一面微微顫簸，燈光照處，月仙膝頭旁，還有一支茶杯，翻在那裏，褥兒上一片陰涼。這時月仙正輕舒玉手，就疲張腿上輕輕按摩，一面價瞰着疲張微微含笑。當時即湛見狀，好不躊躇，便輕旋脚，覓就廚下，不想那廚門却是虛掩的，經郎湛略推，吱咿一響之間，便聞月仙道：「方才這杯茶，被你弄翻，俺且向廚下取些溫水來，你聽聽，廚門響動沒的，是有野貓麼？」說着，便聞窸窣下榻之聲。這裏即湛聽了，因一肚皮疑團，正要問其所以，當即略撥廚燈，方一轉身，恰好月仙推門而入，猛見即湛，方喜的覓將過來，正要附耳說明疲張的情形，不想即湛不容分說，先是攢着眉頭，嘻着臉子，向月仙便是一個大揖，鬧得月仙紅紅的臉兒，方一指戳去，那郎湛一支手兒，早已探入月仙袴中，直喜得趁勢兒向上一托，連月仙幾乎栽倒之間，那月仙早笑吟吟咬着牙兒，狠狠一指，戳到郎湛額上，便牽挽着，就厨櫬上，相與坐定。那月仙便低低說出一番話來，即湛不聽，猶可聽了時，只喜得抱住月仙，亂香面孔，月仙忙笑推道：「你沒的只管沒正經，如今俺的大事完畢，就等你上場兒咧！趁這會子，你向他（指疲張）說明正事，事兒早成功方好。」郎湛聽了，連忙唯唯不迭，便略整衣衫，跟了月仙，竟奔正室，你道他夫婦一番耳語，說的是甚麼事體，原來疲張爲人，雖是好酒及色，落落然不持儀節，但不過是名士習氣，狂奴

故態又搭着在豫王府中，向不得志，看不慣。那一班碌碌因人成事者，流所以他憤激之下，頽然自放，有似乎玩世不恭。其實他並非卑污沒行止的人。當時他酒醉之後，一覺醒來，只覺滿懷中香溫玉軟，一陣陣口脂散靨，睜眼一瞧，不由大駭。只見月仙赤條條一絲不掛，正偎在口已懷中。一面輕彎玉臂，鉤定自己頸兒。一面笑嘻嘻將嫩臉兒直偎過來。一見自己醒來，不容分說，便登時款起輕軀，雙分玉股，就要來個顛鸞倒鳳的式子。疲張忙瞧自己，又已裸臥衾中。於是大詫之下，便已瞧料月仙之意，是因郎湛謀事，想先來取媚自己。當時想要爬起，却來不及，便趁勢抱住月仙。一個黃龍轉身的式子，將月仙按置於榻，好笑月仙還以為疲張與兒發作，要作這正面文章，便嗤的一笑。正要金蓮高舉的當兒，那疲張已自閃出衾來，穿衣不風，一面正色道：「大嫂不必如此，你的心意，俺已盡知，便是郎兄謀事一節，朋友間互相汲引，本是常事。既是大嫂委推，俺無不盡力。快請穿起衣來，纔是模樣。」這一來，出於月仙意外，只羞得甚麼似的，只得出衾來，穿了小衣褲，老着臉兒，拜謝之下，便大概一說，郎湛現已訪得五刺客的蹤迹，並欲向王府告密之事。疲張聽了，登時大悅，却又拍榻道：「可惜這時郎兄又赴蘇州，此等機密風火事兒，須要早些料理。」於是月仙笑道：「好教您得知，他（指郎湛）那裏赴蘇州去來，這會子，想還在街坊家閒坐哩。」於是一說，郎湛避出之意，疲張笑道：「豈有此理，俺這惡客，到把主人家趕將出去，說不得，俺只好高臥一宵。明日再合他商量正事吧。」說話間，重複臥倒。月仙加意殷勤，便起身下榻，斟了一杯茶來，置在榻上。一面就榻盤膝坐定，恐疲張酒後軟困，便命他伸過腿兒，一面給他按摩。一面搭扯說笑。那知醉人醒後的腿子，都有些發拘緊的，既經按摩良久，筋骨一舒，疲張腿子猛的一伸，恰好踢翻茶杯。因舒適之下，那腿兒不覺的直下壓來。當月仙笑吵當兒，却正值郎湛躍入院中哩。以上所述，便是疲張月仙乾鏘的一番光景。且說郎湛由月仙導引，得到室內，合疲張彼此廝見，兩人各自會意，倒覺一場好笑。

溫數語就臨牕几旁坐下來。那月仙收拾榻上一面穿着大衣。結束停當。便笑道：你兩個且自談論正事。趁着廚下灶火未息。俺且去烹起茶來。疲張這裏剛道得一聲不消。忽聞街坊上潑刺刺馬蹄響動。似有數騎馳過。疲張因自洞霄觀鬧事之後。街坊上常有夜騎巡邏。當時聽了。也沒在意。正要向郎湛細問刺客的蹤迹。以便連夜偵查。回王府報告一切的當兒。只聽大門上拍拍拍一陣亂敲。接着便有人醉語。模糊的道：喂。快些把出來。哈哈。你這歪刺骨。沒來由的累我一陣好跑。你瞧瞧。他是那個。你竟敢當客扯來。如今鬧得王府中都馬仰人翻。撤出許多人去。四下尋找。連豫王爺都鬧起來。原來却被你關在這裏。休要惹我性起。連你這婆娘。都一人索子拴向王府哩。說着。哇的一聲。似乎是嘔吐滿地。接着拍拍拍。又是幾記。鬧得月仙等。方在發怔。便聞撲通一聲。院中燈光一亮。忙由窗中望時。早見那人。連着一扇門。直跌進來。可巧提燈捧去。却未熄滅。那人一支腿子。却夾在掩的門扇之間。於是竟自殺猪似叫將起來。慌得郎湛站起。正要合月仙去瞧。疲張却大笑道：郎兄不必驚惶。這是俺的酒伴兒來尋俺。真難爲他。怎的便摸索到這裏。想是府中有事見尋。也未可知。於是合郎湛等。一闌蕙出。那月仙走在前面。便順手拾起提燈。就那人仔細一瞧。不由登時格格亂笑。正是。

羣豪方匿跡。宵小又圖功。賴此係僮醉。機關洩露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郝毛兒叉魚奉母 石老黑逞醉調妻

且說月仙當時舉起提燈。只見地下橫不榔子。臥着一個醉漢。一支脚兒。還只顧向那門檻上亂蹬亂喘。那人有二十餘年紀。生得一張笑臉兒。眉目間掛些悶渾之氣。這時因酒醉嘔吐之後。業已清醒白醒的。一見疲張。

等覓來。一面逡巡爬起。一面吵道。張師爺。你還不快些轉去。那會子府裏王爺。因有些事體。一徑的尋你不着。一面差了衛士們。騎了快馬。四出去尋。一面又噴我不早報告。嚇的我。兩壺酒。只吃了一壺半。抓了個提燈。便跟了衛士們。尋下來咧。我因走的慢。落在後面。尋至五柳居左近。虧得有人向我說。您被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媳婦。撮到這裏來咧。這不消說。你兩個一個是圖錢。一個是圖快活。如今你兩個事兒完畢。還只顧戀着怎的。閒話少說。快些轉去。俺還等吃那半壺酒哩。說着。撇了疲張。一面便奔月仙。意思是奪那提燈。招得月仙等正在好笑。疲張却笑喝道。休得胡說。俺因有要緊事體。在此耽擱。一會兒。也就轉去咧。你這廝。既尋來。且爲少待。合我一同轉去。就是說着。反拖了那人。合郎湛同入室來。這裏月仙。只得料理好摔落的門扇。虛掩了。並到廚下。準備茶水。慢表書中交代。你道這來人。是那個。原來此人。姓郝。小名毛兒。因他性兒直慳。又好喝一盅。有時撒起酒風。無論拖着誰。便給你個死蛇纏腿。廝鬧不休。一日。他鄰家娶婦。毛兒持錢。前去與賀。三晃兩晃。醉將上來。鄉村中。有鬧新房的說法。當時毛兒。一溜歪斜。撞入新房。可巧那新娘兒。正被大家撮弄得走頭無路。越將腳兒向襟下掩。大家越是向前湊。毛兒蹣跚。一個虎勢撲將去。抱住一人。馬馬虎虎的。便罵道。幹鳥麼。誰人沒長兩支脚子。甚麼稀罕。你這廝。剝人鞋子。綴在你鳥脚上。可有這道理。說着。撒倒那人。抄起一支脚兒來。便去脫鞋。那知毛兒的手。方撒住一支盤金蹙鳳的繡花小鞋兒。忽覺頭頂上。劈力拍拉。苕帚棒槌一齊上。並被人撒翻在地。拖狗似。直拖出去。那被他撒倒的那人。也便嚶嚶的哭將起來。原來毛兒所抱的。非別個。便是那新娘。從此人家。便贈他個混號。叫作郝酒虫。酒蟲家下。沒得別人。只有一個老娘。便在太湖東岸。白雲港村中。住家兒。世代的捕魚爲業。頗稱溫飽。但是到得毛兒奉母時。家道業已中落。毛兒一來好酒。二來養母。窘乏之下。慨然想繼續先業。但是家中所有的網罟漁具等類。都笨大非常。因爲毛兒先世。都是合夥捕魚。毛

兒這時既想繼業，少不得去尋覓舊夥。那知脚底跑脹，通沒人來理他。因為毛兒不但酒醉可厭，並且直性暴躁。又有把子渾氣力，動不動便講醉後揮拳。寒天臘月，他便赤起兩膊，露着鬼怪似的筋肉，跳擲如虎。除非他老娘出來叱止，他方肯收手避迹。以此之故，那舊夥們都不願搭他。這好伴兒當時毛兒氣將起來，自恃氣力，便索性載了大網，駕船獨出。船小網大，晃悠悠來至捕魚之所，只見許多下罾的漁人們都守着自己的汛地，一面守候魚兒，一面望着自己，不住的交頭接耳，嗤嗤而笑。毛兒見狀，越法的氣憤起來，便儘力子撥動小船，直入罾罟圍中，恰好望着水面上波紋亂呷，響聲有聲。毛兒料是羣魚大至，方好歹的停住小船，奮力掄開那網。正要撒時，只聽四外衆漁人亂喊道：「慢着慢着，你這廝可是要作死，俺們等雁似的守候了這半晌，你這麼胡鬧，驚走了俺的魚兒，怎的理會呢？」毛兒罵道：「理會你娘個口！」水底魚大家拉，有你的就有我的。說着，刷拉聲掄圓那網。四外衆漁人一聲喊，喊聲未絕，但聞撲通一聲，水裏響聲如山。再聽那支小船兒早已底兒朝上，宕漾出百餘步外。原來毛兒使得力猛，一下子連人帶網都落水中，慌得衆漁人各奔罾罟，惟恐已罩住的魚兒有失，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見毛兒在水中拖了大網，便如哪咤鬧海一般，晃感得浪頭多高。來到處渾水一片，西到處激泥亂翻，未及轉眼之間，大家所設的罾罟一概都挾翻在水，飄飄搖搖，竟自順流而下。及至大家亂追罾罟畢，再瞧所罩的魚兒時，何曾還有一個。急望郝毛兒，却已駕船挾網，將次登岸咧。於是衆漁人趕向毛兒家下，自然是都不答應。毛兒大怒，正要揮拳，却被其母喝住，只得作好作歹的向衆人陪訪陪禮。又估計衆人之所失，便將那大網抵賠人家。於是其母憤泣不食。這一來將毛兒嚇慌，向他娘長跪之下，又泣道：「老娘不必憂慮，你有這廝個長大兒子，難道還愁凍餒麼？咱雖沒得那大網，一般也能得魚哩。他老娘聽了，以為他是勸慰自己的臊脾話。當時也沒在意。那知毛兒從此後，居然日日以鮮魚供母，贖得魚變得錢來，竟

足供家中用度。並且所得的魚都是活潑潑徑尺金鱗。賣得好錢來。毛兒除甘旨供母之外。竟不斷的醺然一醉。他老娘見此光景。雖然歡喜。却又未免起疑。因爲左近村中。頗有一班飲博無賴。掛着偷摸的脚色。毛兒既沒得取魚之具。却鮮能魚。非他也混入無賴羣中。這魚從偷摸得來麼。一日正在怙愎之間。却聞有人叩門道。郝毛兒在麼。你訂打的傢伙錢。還不該給俺麼。老娘出去。瞧時却是鄰村中鐵匠王二。一見自己。却笑道。不當人子。却驚動了姆。姆便是毛兒哥。前些日。在俺店中。訂打了幾件鐵器。一向裏還沒給錢。他既在家。改日再說吧。說着。竟自去了。當時他老娘聽得鐵器兩字。便以爲毛兒訂打的刀攬之類。不由越法起疑。於是將毛兒喚到跟前。流淚道。你這孩子。怎的只管向下坡子溜起來咧。咱家世代是老實人家。你三不知的打那刀攬兇器。意欲何爲。怪不得你連日價無端的得魚賣錢。倘若是來路非正。突的不愁煞老娘。毛兒笑道。你老人家胡吵的是甚麼。那個打甚麼刀攬來。俺是打了幾件取魚的傢伙。你老沒來由。却只管胡吵說着。又取了酒瓶。跨將出去。氣得他老娘甚麼似的。却也沒奈何。從此便暗暗留神。一日毛兒吃得半醉。搖船又出。他老娘尾綴到湖岸上。只見毛兒正在一處臨水人家門前。靠定船兒。瞅瞅水面。却又瞅瞅那家兒。忽的面有喜色。自語道。今天說的幫麼。巧手在家。且好幹活兒哩。說着。逕從篷底。取出一束明晃晃的器械。向船頭一擲。鏗然有聲。接着便雙眉軒動。滾拳勒袖。這一來。直將他老娘嚇得一個整顛。止不住兩支腿子。索索亂抖。以爲毛兒定是來邀喚那家的人。去合夥行劫。正要急喚毛兒的當兒。只見毛兒一聲胡哨。便有個兇實實的大漢。頭挽椎髻。穿了一身泔水的短衣。下露毛林森兩條精腿。從那家門兒內。直搶出來。一見毛兒。當即撮唇一啣一個箭步。跳上船頭。大笑道。今天東路上有彩興。毛兒哥。你破些力氣。我接着你的。咱既幹一下子。就須值得。總要撿那肥肥大大的動手哩。說着。幫了毛兒。撈船向東。嚇得那老娘。幾乎跌倒之間。便見毛兒從器械中。抖手起處。却是

一柄短柄鋼叉，刷一聲，刺入水內，便聞潑刺一聲，一道水壘，直冒出多遠，那大漢一個蚱猛扎下水，竟從水壘處，捉起一尾帶叉的大魚，拍的聲，拋向船頭，於是兩人，隨叉隨捉毛兒，且是叉不虛發，頃刻間，船行里餘，竟自捉得十餘尾，徑尺鮮魚，從此那老娘，方知毛兒，沒得非法行爲，當時歡喜，且不消說，但是毛兒，雖有飛叉取魚之技，却不肯日日去取，必須待至魚錢都盡，他方去施展手段，人有問其所以然，毛兒道：「俺取魚，有三種用項：一爲俺老娘，甘旨之需；二爲俺覓醉之費；三一件，便是滿太湖中，只有一個人，配吃俺的魚，綜此三項，用魚無多，俺何苦多取魚呢？」人笑聽了，問起太湖中，那個人來，便大笑道：「你這話，端的不錯，那個人，真配吃你的魚，怪不得你捉得魚，就送向那裏呢？原來毛兒幼時奉母，往往的日不舉火，却多虧太湖中那人，時加周恤，因此母子們十分感激，那人所以毛兒如此說法，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毛兒家居奉母，仗着叉魚之技，不愁吃著，倒也十分自在，其時鄰村中，還有一人名叫石老黑，這小子，生得饅大黑粗，也好喝一盅兒，合毛兒既有同好，不消說是時時銜杯，成了酒友兒，但是老黑醉後，却與毛兒不同，毛兒醉後，不過是使酒逞氣，對勁兒，合人廝打，那老黑醉後，却有兩樁怪性：一是無論他老婆操作甚麼，或是在那裏作短工兒，他必須刻不容緩的捉得來，如此云云，一是穢罵街坊，有時興起，赤膊跳躍，兩個大賊眼，都似乎待滴血，提一把潑風，似牛耳尖刀，嚇得坊衆們連大氣兒都不敢出，此人本是崇明海下一個鹽梟出身，精通水性，因爲拒捕，逃出鹽梟幫中，其時合他同逃的有一人名叫宋忠，却拉着老婆白氏，頗有幾分姿色，大家逃到半途，那老黑醉後，不知按住白氏，作了些甚麼事體，宋忠見了，自然是一百個不答應，那知老黑一不作，二不休，當時便了却宋忠，居然合白氏成其夫婦，一徑的流寓在這白雲港鄰村中，村衆知其底細，因他是個腦袋繫在褲帶上的脚色，所以都畏之如虎，惟有毛兒，却不爾乎，因爲自己氣力，足以降伏他，既合他是酒友，又是漁友兒，原來老黑精通水性，却有一種

水底摸魚的能爲單俟那湍流迅急處，顯弄手段，有時合毛兒賭賽起來，義的又摸的摸，鬧得水面上白波湧，倒也十分有趣。但是每逢兩人治魚，村衆們無不皺眉，因爲兩人得魚覓醉，那老黑便該離罵街不遠咧，也是毛兒合當惹事。一日，白雲港村人們，因爲有些會事商議，照老例的定期釀飲，須用數十條鮮魚，那會首便尋毛兒，先把與定錢，尅日取魚。當時毛兒也沒有在意，不想時當暑月，湖水既渾，那魚兒怕水面上熱，都在水底潛伏，毛兒沿湖岸跑了一日，只又得七八尾魚，屈指人家取魚的日期，只隔一日，毛兒恐或誤人用，於是便想約石老黑，摸取魚兒，幫助自己。當時，摸了魚，又隨手折了根長長的柳條兒，準備穿魚，一路譁呼，便向隣村而來。剛一脚踏到村頭，只見許多男女圍定一個胖婆娘，哈哈的笑道：「我勸你省些事吧，那廝成日價，打街罵巷，逢着誰來合誰來，他又何會管甚麼男的女的呢？今天他還算體面不過，只將你推個仰巴叉，前兩日他在于老爹門首撒酒瘋，沒有脫出那東西來，向于奶奶胡鬧麼？那廝性兒發作，是生冷不忌，你大嫂，無論怎的不爾乎，纔是個女人家，犯的着瞧他精着光着的麼？那胖婆娘這時是揉頭撒脚，氣得臉子紅蟲一般，前衣襟裂壞，露着兩支顫篤篤的大乳，光着一支大脚，一面指天畫地，一面向衆人噪道：「不是你大家拉的緊，今天我纔合那王八小廝幹上咧，他動不動脫出他爹來嚇吓人，我先給他一口咬掉，他不忌生冷，老娘這裏還好吃葷腥哩，說着拍掌道：「你大家還不曉得哩，那廝欺俺老實，也不止一次咧，俺那門首牆角下，本有個尿窩子，每逢集市上，大家在那裏拴驢拴馬，溺得一榻糊塗，氣得我就牆上畫個王八，大家見了，果然就不再作踐，有一天，我聽得又有小解的聲音，出去瞧時，正是那廝，當時俺說了他兩句，他便一瞪眼睛道：「你瞧這尿窩，是人屙溺的，是驢屙溺的呀，可是人家說的好來，好鞋不沾臭狗尿，俺當時也沒理他，不想今天，他醉貓似的橫不榔子，臥在俺門首，不但滿嘴裏胡罵亂捲，並且要向俺牀上（句）毛兒聽至此，料是老黑又嫖惱街坊，正在好

笑。只見衆人鬨然道：你大嫂不要說咧。俗語云：老嫂比母。他便是向你牀上也沒甚打緊。何況他（句）那胖婆娘忙道：你們曉得甚麼。說來也是湊巧。俺年兒輩子不洗澡。恰恰的俺那時剛盥了溫水。脫了衣裳。你說呀。那廝一個虎勢撲進來。嘿。從俺臍腋下。鑽將過去。慌的俺抓衣抓褲。正在忙個不迭。不想他拍擦一脚。踹翻浴盆。接着便胡言亂語。硬向我要他老婆。請你大家白想想。俺可肯饒（句）衆人忙笑道：就是吧。那廝混賬。是沒法說的你。老嫂回去再洗澡。還不趕緊。倒是先穿上那支鞋子。是正經理。大家聽了。正在都笑。只見有一羣村童們。沿着湖岸。一陣亂跑。並拍掌。道：你們都來看吶。石老黑又從稻地裏。撮得他老婆去咧。毛兒聽了。料是老黑又劣性發作。這一耽擱。就須半日時光。正在躊躇進退之間。這裏大家合那胖婆娘。也便紛紛各散。毛兒望望天光。還未及午。一來時光拋掉可惜。二來。這將午的太陽。照人如炙。只好且到老黑家歇個涼。探兒探光景。再作道理。於是背轉身。便由街坊後身兒。倘佯行去。原來老黑所居。不在街中。却在湖岸竹樹深處。築了幾間草房兒。因爲他攜了老婆白氏。流寓之初。便在此結廬棲止。後來要移向街坊。村衆們都怕他橫虎似的。便大家議定。不許他進村。老黑大怒。便挾刀跳躍。眼睜睜就要大鬧。都多虧白氏。從中攔住。因此便在湖岸上。久居下來。漸次的築起短牆。前臨稻場。後靠湖岸。一片槐柳清陰。遠望去。倒是絕好的一處小院落。當時毛兒沿湖岸彳亍行去。只論那樹陰多處。以避炎熱。方可進老黑門左一片樹株跟前。只聽白氏遠遠的亂吵道：害邪的。還不放手。你瞧大街坊上。人的腿子都露出甚麼樣兒。俺但盼老天睜眼。不是你死。便是我活。才好哩。毛兒聽了。忙閃向樹後偷張時。不由暗笑得肚痛。只見老黑。廠著短衫。露着漆黑的大肚皮。却彎着腰子。橫抱了白氏。一面亂香面孔。一面向自家門首如飛跑來。那白氏一個髻子。被他搓揉得搭扯到額兒梗上。單衫兒都簇到胸前。不但露着雪白的肚皮。便連腰帶。都被拖鬆。竟略爲現出些烏影影的所在。這時白氏兩手。雖被老

黑用那托屁股的手，由檔中伸過來，一下挾牢。但是還有兩支腿子，可以蹬踹，不想老黑衫襟一颺，恰好裹住他一支腿子，便趁勢挾入脇下，只賸一支捲褲脚濕漉漉的腿兒，不住悠岩。兩人便這等一團糟似的直撞過來。毛兒見白氏腿兒沾濕，情知是被老黑由稻地中拉來，因素知老黑有此劣性，倒也不以為異，只是乍見這等光景，未免稍作躊躇。正這當兒，便見兩人一徑的撞入家門，接連便聞撲的一聲，門兒關牢。這裏毛兒三脚兩步趕過去，用手推時，不由一時間徘徊搔首，通沒作理會處，正是。

捕魚捕魚，愛求我侶，未狎波濤，先窺雲雨。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摸魚兒大鬧紅蓼灣 醉落魄巧遇秦家叟

且說郝毛兒三脚兩步趕到老黑門前，本想拖住他，先去治魚，免得耽擱時光。及至用手一推門，業已關牢，不由登時呆在那裏。先側耳向內聽聽，但聞兩人脚步，直奔後院。那白氏一面喘吁吁的道：「這熱巴巴的天兒，你只管往後奔怎的？」老黑道：「少說閑話，那後院風溜溜的，你怎倒嫌起熱來？」於是一路嬉笑，其聲漸遠。這裏毛兒怙愎良久，欲要敲門聲喚，又覺不便，欲要轉去，又沒人幫助治魚，只顧了發怔的當兒，却當不得一片驕陽，晾人如炙。於是忙趨就樹陰，信步轉向宅後，只見綠陰四遮，微風徐拂，宅後牆下，碧草如茵，好個涼爽所在。毛兒一面用手中柳條，略拂草際，坐地歇息，抹抹額汗，但聽得宅後院中，蟬鳴高樹，十分幽寂，一面暗想道：「怪不得今天事體撒扭，今早一出門，便被老鴉疴了一肩頭臭尿，方才沿湖岸來時，又瞧見個婆娘，露着白屁股，正在籬根下，漸漸的撒尿，如今偏就遇着這黑廝，不早不晚的高興來，他這麼一高興，少說着也須耽擱到過午。」

大後真是來早了。不如來巧了。今天俺來的就這麼不巧。沉吟間忽聞宅後院的家雀兒撲刺刺一陣飛噪。那樹上的蟬聲越法鳴得起勁。看官須知。這蟬鳴聲音不同凡響。是越法喧鬧。人聽了越覺境界幽寂。尤其是長夏困人天氣。聽了蟬聲最能引人睡思。料想諸公當北牕高臥。拋書欲眠時。都領略過蟬聲逸趣哩。當時毛兒披襟當風。又被這蟬聲一引。不由頓覺盹倦上來。便一伸懶腰。向身旁樹株上略靠。方纔兩目一合。不知怎的。只覺那一片蟬聲中。還夾着些奇特聲息。仔細一聽。不由恍然暗笑道。這黑廝真會快活。怪不得他直吵後院中風涼涼的。沒的他也不怕受了風。小肚兒縮痛麼。想至此頑皮性起。便悄悄跼起。竟向後牆下。端相好一處樹陰濃處。順手就樹柯上搭了那支柳條兒。正要跛脚向內張時。便聞一陣子熱刺刺聲息響動。就如猪子喂食一般。接着便聞白氏斷斷續續。有氣沒力的道。你你（句）快放我（句）起來。你只顧發（句）瘋。却不管人墊壞（句）脊骨。再者熱巴巴天氣。鬧的入汗漬漬的。還不算吃緊的。人家剛做的單衫。你就把來墊在（句）那裏。說話間。那聲息越法緊急。這裏毛兒一撥脚下。恰好踏着一塊圓石。便一長身形。向內瞧時。一眼便望見靠正房後身。一片紫藤花架下。似乎是有高高的石橙。但是被四垂的藤條所遮。望不清楚。但見黑脫得赤條條。彎着腰子。據在石橙上。一張肥屁股。只顧起落不迭。上半身直沒入藤葉陰中。只顧擺拂的條葉亂晃。張得毛兒正在眼光略眩。只聽白氏軟顫顫微呻一聲。猛可的藤葉開處。早有兩支尖翹朝水紅小鞋兒直聳上來。那老黑這時也便身形略長。毛兒望得分明。却見白氏雪白的腿腕兒。恰搭在他烏黑的肩膀上。端的是黑白分明。好不有趣。這一來張得毛兒。忍笑不得。略一逡巡。方要迴避。說也湊巧。恰值那脚下圓石。忽的一滑。慌得毛兒急板牆頭。臉兒方一扭。不隄防微風一動。那柳條上的細葉兒。正戳入鼻孔。這一來鬧得毛兒呵噓一聲。正在翻下牆頭。便聞白氏急吵道。你瞧瞧。這是那個。怎的。怎的。咱牆外樹枝上。掛着支柳條兒呢。毛

兒聽了，忙刷一聲掣下柳條，却聞老黑大笑道：「郝老弟慢走，你這會子來尋我，莫非約我治魚去麼？你且少待。俺這裏還有些沒要緊事，沒完畢哩。」說話間，便聞白氏狠狠的啞了一口少時，便聲息都靜。原來老黑合毛兒甚是廝熟，看慣了毛兒，又魚時攜柳條，所以一望間，便知是毛兒到來，並且他醉後劣性，是通不避人的。所以見毛兒偷瞧，並不理會哩。當時毛兒既聞老黑之語，便索性的就牆外坐地相待。須臾，老黑沒事人似的覓來，問知毛兒相邀治魚之事，便笑道：「既如此，咱們便去料理。俺是越醉後越有精神，今天更巧，他們都在紅蓼灣治魚，事不宜遲，咱快些趕去，不但都搶得他們的魚來，咱還須顯顯手段。以後他們便不敢在那裏作張作致的咧。」說着，徑從岸邊解下繫的小船兒，便同毛兒上船，容與而去。原來這紅蓼灣是太湖岸邊聚魚之處，水流既穩，地又寬廣，魚所聚處，自然爲漁戶所羣趨。每當夏月，湖岸上一處處設有涼棚茶肆，爲衆遊人憩息遊眺之地。每逢漁戶們治魚時，撥船都集，網罟齊施，端的是十分熱鬧。那嵐光樹影間的衆遊人，有的三五相偕，藉而坐有的聯袂把臂，散步從容，專向各船上蓬兒內，飛睇眼兒。原來各漁戶大半是浮家泛宅，船兒上都載着婦女家小。沒事時，便操作家務，治魚時，便揜臂勒袖，大家動手，有的搖櫓撥掉，有的撿魚打包，你看他嘻嘻哈哈，忙成一片，百忙中，還要磕牙鬥嘴，嬌嫩嫩的笑語聲，順風吹來，且是有趣，更有些老氣些的，便就船頭，廠胸露乳的喂哺孩兒，或搓起打魚包的麻繩，白馥馥的腿兒，恨不得將褲脚勒向腿股，因此野豔風光，所以遊人注目。那遊人中有好吃喝會快活的，便就樹陰下，度灶煨酒，專買那歡迸亂跳現出水的魚兒，烹來下酒。因此一片漁歌雜作聲中，又夾着歡呼暢飲，便如一幅漁家樂畫圖一般。起初時，這所在衆漁戶，因爲競爭治魚，時相鬥毆，有一次毆殺一人，便死在一處石磯之下，說也作怪，狠穩平的水流到磯邊，必要盤渦良久，方才汨然而逝，泗水的泗到那裏，便覺脚似人拖一般，因此大家就那石磯下，蓋了個尺許來高的小廟兒，以爲鎮壓大

家相戒，都不向那裏踏脚。從此便分出日期，各漁戶分班輪次，向那裏去治魚，方才免了競爭，不想競爭雖免，掉却又來了個大大的厭物，便是石老黑，因為老黑摸魚，通不管甚麼所在，並甚麼日期班次，高興時下水便摸，再高興時，竟脫得光溜溜，遇船便上，只顧寄放他的魚，更不管甚麼娘兒們，有一次，激怒衆漁戶，大家喊一聲，擡篙便刺，那老黑吼一聲，兩膊一展，早挾住兩根來篙，啞吧聲，發下一夾，兩篙齊斷，大家越怒，正要奮力再上時，却被一人喝住，那老黑望見那人，也便不敢再逞強，當即被那人數落一頓，命他從此後，不許赤着下體摸魚，並勸大家不必與他爲難，從此衆漁戶方合老黑相安下來，那人是那個，便是郝毛兒說的配吃他魚，那人因為那人是太湖中的第一個主兒，生平義氣服人，說出話來，無人不服，那時適來散步，恰解了一場紛亂，但是那紅蓼灣，既是擊魚之區，又多風景，雖有石老黑偶去討厭，依然逐日的熱鬧異常，且說這日，衆漁戶正在彼此的網罟踣下，歡呼亂躍，各船上的娘兒們，也都奔走撿魚，忙個不了的當兒，只聽上流頭，口哨亂響，早有一支小船兒，直刷過來，大家不瞧時，倒還罷了一瞧時，都各皺起老大眉頭，原來那船上，正拄着腰子，站定兩個討人的厭物，便是毛兒合老黑，毛兒是身穿漆布短衣褲，背負又囊，右手挾一柄明晃晃的短叉，那老黑打扮，更爲別緻，稅一個鑷天錐式的髻子，上插一朵野花兒，穿一件棋子布單背心，赤起兩條虬筋盤結的健膊，下着齊膝短褲，杖闊兩條毛森森的精腿，一面價手遮陽光，順風胡嘯，一面向衆漁戶大喝道：你們這班鳥人，還不住手，難道沒長眼睛，瞧不見老子來摸魚麼？大家見了，正在一陣大亂，忙收網罟不迭，恰好水暈開處，潑刺一聲，那老黑一個猛子（以頭刺水沒入去，俗謂扎猛子，非精水性者不能）扎下去，頃刻間，躍開水花，條條四疊，大家見了，惟有叫苦不迭，再望水中要路上，設得許多的罾，籬時，早已盪扶掀翻，但是老黑都，不管他，只管在水內燕躍，鳧趨，正這當兒，但聽嘩嘩，又環一響，白波翻處，大家望見，不由又喝起彩來，原來

船上毛兒，又已施展開飛叉手段，於是船上船下，各逞能爲一個是義不虛發，一個是隨叉所到，現出許多巧妙手段來。那白亮亮的徑尺大魚，却只顧向小船上拋，不多時，小船迴旋將近石磯，望得衆漁戶有的心下暗詛道：「怎的天開眼，將這一對魔頭，被水鬼都拖下去。」大家也好安穩。那知詛者自詛，那其餘的漁戶們，瞧得有趣，竟忘掉自己所事，只管替毛兒老黑，喝起連環大彩，因爲這時毛兒老黑，便似故意價賭賽一般，叉的快，摸的也快。那老黑髻上一支野花兒，只顧在水面招搖，東出西沒，來往如飛，單趁向叉所到處，顯弄身手。初時，老黑還兼顧自己摸魚，後來見毛兒飛叉如梭，又到酣暢處，於是老黑哈哈一笑，便索性價沒身水底。單就那叉鋒所到，鑽出頭來，一面價拋魚上船，一面將叉擲還毛兒。大家但見明晃晃鋼叉，飛躍不絕，正在照得眼花撩亂，便見那石磯下一陣旋渦，接着便颺颺吹起一陣涼風，潑刺一聲，却有一尾二尺來長的大鯉魚，頂着那旋渦，直跳起丈把高。這裏毛兒喝一聲，一叉標去，剛剛的叉隨魚落，說也湊巧，恰好老黑從水中一冒頭兒，大家但見那魚從老黑頭上平蹣出數步之遙，倏的掉入水中之間。那老黑却大叫一聲，手足齊刨，頃刻鬧得波濤如沸，猛的蹬開兩腿，哧一聲，沒入水中。瞧得大家正在都忙，不好了，但見百餘步外，水壘一闌，登時泛起一道赤紅波紋，接着便是老黑兩脚上浮，正趁着水勢向下一沉的當兒，忽見那短叉柄兒猛的一現，可笑毛兒，還以爲是老黑，故顯身手，叫大家瞧瞧，一聲石兒沒喊出，咕嚕嚕水泡亂冒。那老黑竟自四脚哈天的直翻上來，但是咽喉上，却插了一把短叉，於是大家喊一聲，圍攏將去，從水拖出老黑，細瞧時早已死就成咧。當時大家大亂之下，先捉住凶手毛兒，自不消說，正七嘴八舌的，講說報官，並知會尸親白氏之間，只見一人由岸上茶肆中，徐步而出，向大家說得三言兩語，大家便一齊拱手道：「你老說好便好，只要尸親依允，俺們且樂得的，不管閒事，由你老辦理就是，不提衆漁戶，且喜去掉個討厭的禍害。」當時紛紛各散，且說那人，既向

毛兒問知誤傷老黑的情形，略一沉吟，卽命從人由自己宅中，取到紋銀四百兩，便命毛兒撐船，並載了老黑尸身，自己在船上，又囑咐毛兒數語，便一徑的去見白氏，先一說毛兒如何失手，又死老黑的情形，那白氏一聽，自然是大哭之下，誓不甘休，但是那人，殊不理會，直待白氏性兒鬧過，便一面命從人將那白花花，的四整封銀，一齊打開，陳列於案，一面命毛兒坐向案旁，然後向白氏笑道：「白大嫂，你且聽我說，橫豎人死，不可復生，毛兒誤殺你丈夫，衆目共覩，傷痕可驗，便是告到官中，只不過問個誤傷的罪名，如今俺倒有個計較在此，兩條道路，由你自擇，你如一定放毛兒不過，今毛兒在此，你兩個便赴公堂，你如爲此後生活打算，放掉毛兒，今有四百銀兩在此，大概也足爲你衣食之用，便請你一言決定如何，說着，向毛兒一使眼色，這裏白氏，濕情惜的淚眼珠，正隨着一團銀光亂滾，一時間，張口結舌，對答不得之間，却見毛兒，擠擠眼睛，大嘴一裂，便哭道：「石老哥，你且慢走，等我跟你去吧，如今俺誤殺於你，別的且莫說，只是那裏再尋你這樣的酒友去呢？」就這聲中，再瞧白氏時，早已向那人深深拜倒，便登時收了銀兩，反拖了毛兒，向老黑尸身，乾哭起來，於是火雜雜一場人命官司，就此完畢，至於這慨然揮金，救了毛兒的那人，是那個，原來還是毛兒所說配吃他魚的那人，因爲那人，素知白氏，是被老黑姦拐來的，料他合老黑沒甚麼真正夫妻之情，所以竟以銀兩了結此事，哩，慢表當時白氏，埋葬老黑等一切繁文，且說毛兒，叩謝過那人，回得家來，向老母一說誤殺老黑，並那人出銀解救的情形，那老母聽了好不感激，便道：「兒呀，從此以後，你這身子，非我所有，便是那位恩公的了，將來看機會，總要報答他才是，我常說你弄叉取魚，終是險事，如今這場風波，若非那恩公援手，那還了得，依我之意，你從此不必再去治魚，便是給人傭工短作，養活爲娘，也倒罷了，毛兒道：「娘說的是，從此毛兒，果然出去傭作，他氣力既好，又復勤幹，凡有傭他傭作的，無不喜他，却有一件不妙處，便是他那份酒德，往往醉後胡鬧，合主家吵架，

而散氣得他老娘甚麼似的，却也無可如何。一日，毛兒醉後，又合人打架，從那主家門首一逕的打到街坊，正招得一街兩巷的人，只見一位老頭兒，用拐杖隔開毛兒，便喝道：「你這廝怎的這般潑皮，怪不得你老娘提哩。你來，便眼淚汪汪，來來來，且到我家，我對你有話講哩。」毛兒一望那老者，不由登時歎手正是：

酒德之失，關心父老，託身王門，機遇亦巧。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好機緣傭工豫王府 賺杯酒絕倒郝毛兒

且說毛兒一望那老者，却是本村裏秦老爹，因斂手道：「不當人子的，却又惹惱了你老人家，俺本沒吃酒，巨耐那廝尋不着他的酒，只賴俺偷吃，其實俺不喝。」他個酒瓶底兒罷了，秦老爹笑道：「不要說咧，且隨我來，於是兩人相將，去原來這秦老爹，便是本村一個退役的地保，從先時合毛兒之父，甚是相契，所以這當兒，還往往去瞧望毛兒的老娘，他有個兒子，名叫秦立功，便在豫王府中當了一名茶爐上的工頭，雖是個工頭，一年進款，委實不菲，因為王府中茶爐，不比尋常，另在一所小院落中，數十個茶灶，整日價烟火，不熄，手下所管茶傭，就有數十人，不必說剋落工費，並柴草水擔上的開銷，狠是一筆肥實進款，便是年下節下，或遇府中有甚麼喜慶等事，立功弄一份水禮，上至師爺，下至二爺，外至常向府中走動的官員，內至內宅作事的管家婆，他一路邊關的，都去送禮起發，只那所得的賞錢，便有數千金，因此這時秦老爹家中，十分寬裕，有時也稍為資助毛兒之母，順便到毛兒家，所以頗知毛兒酒德哩。當時毛兒跟了秦老爹，方踏到秦宅門首，忽聞隔壁有

婦人笑道：「大嫂閒時只管來吧，你輕易不來家，怎又忙得要去呢？真是王府裏出息人，你瞧你，不但又白又胖，但是頭兒腳兒也都改了俏生模樣，卻又聞一婦人笑道：「大妹子，你別說咧，俺如今到不如你們了，你想咱們在鄉間多麼自在，吃飽了，串個門兒，鬥個牌兒，大家到一塊，嘻嘻哈哈，真是自由自在，如今俺那口子，他偏把我撮到南京去，並且在王府茶爐院子中，那死貓兒的所在，真把我悶壞咧，刻下他因手下茶役缺人，成日價沒好氣，俺看不慣那搭拉臉子，所以到家望望，這一天，俺還須去受罪，咱們改日再見吧，卻又聞先語的婦人笑道：「阿彌陀佛，你瞧你穿的戴的，從頭到腳下，光滑滑，亮堂堂，俺們這怯眼瞧了，都起不上名兒來，虧你還說受罪哩，說話問，惹出兩人這裏毛兒望時，却是秦宅鄰家的婦人，送出了立功的老婆王氏，毛兒乍見了，不由望望秦老爹的雪白鬍兒，幾乎笑出，但是秦老爹却不理會，早望着王氏，笑得兩眼沒縫，毛兒都不管他，便一面轉身，奔向王氏，老遠的一個大揖，一面細瞧王氏時，果然一張大臉，胖得賽過銀盆，描得彎彎的眉兒，梳得蓬蓬的鬚兒，本是一雙迷齊眼，如今只騰一縫，滿頭花朵，便如花娘子一般，穿一件洒花袖衫，高支出兩支胖乳，兩手腕上，叮叮噹噹，細瞧時，半斤重的攢花白銀手鐲，便戴了兩付，腰繫一條大紅宮緞百褶簾，單裙兒，却就是腰身窄瘦，走起路來，兜腿露腔，再望到他腳下，却踏着一雙大紅滿幫花的大鞋子，吃虧了腳兒富胎，不但踹的幫兒着地，並且尖兒蹶起，這時嘴內，噙着一根三鑲銀嘴的長烟筒，一面吸得烟騰騰價，一面向那鄰婦客氣，忽望見毛兒，便連忙抽出烟筒，笑嘻嘻的迎將來，不想腳下一滑，幾乎栽倒，秦老爹便笑道：「你瞧瞧，我說你到家來，不要施展這新鞋子，沒的趨了腳尖子，倒值的多，毛兒聽了，正偷瞧秦老爹一副笑臉，兒心下好笑，那王氏已蹶到跟前，却笑道：「你老人家，倒會說，真是上年紀的人，說話便顛吹，倒打橫槓，都有理，昨天還嫌人那舊鞋子，不好看相，又說粗刺刺的磨人，如今却又這般說，幾句話，不打緊，招得毛兒正在拉

頭一笑。那王氏早將那旱烟筒遞向秦老爹。妙在秦老爹不但接過烟筒登時吸得大烟小氣，並且笑吟吟瞧着王氏後身道：「你只顧跑，並說話還不快回手兒哩。」王氏聽了，連忙回手。這裏毛兒偏又瞧得分明，只見王氏裙後幅有一處，却夾入肥臀縫中，正被王氏用手拖出。但是毛兒素知他翁媳，另有一番體己勾當。當時却也不以為奇，只好儘力子忍住了笑。原來這秦老爹當初當地保時，也是個無賴脚色，不知怎的，自兒媳入門以後，他便只顧尋他老婆的斜岔兒。後來被老婆覺得咧，恰值有一日，秦老爹因公出門之後，那王氏也走向娘家。那婆子曉得秦老爹今夜必回，一定是鑽向王氏房中，怙悛一回，便想了個李代桃僵的計策。趁此要抓破他面孔，免得自己只管受氣。但是却恐秦老爹暗中摸索，也自辨得婢媠，倘或露了馬脚，未免大家掃興。沉吟之下，忽得妙計。挨至日落時分，便燒湯溫水，儘力子沐浴一回，只搓揉得皮膚都紅，及至水氣將乾，又用豆粉將渾身搽過。自家試摸摸，居然覺得滑溜不溜手。於是又忙忙的塗脂抹粉，收拾得香氣襲人。料想既畢，正要向王氏房中，忽又想起一件要緊事兒，好在前些日洗脚，還有用贖那物兒，於是從榻脚褥下，摸出個小紙包，便抖開來，洒入脚盆中，搗了溫水，自己蹲下身去，也不知洗濯的是甚麼。及至一切都畢，業已二鼓敲起，便忙忙掩門熄燭，逕就王氏榻上高枕而臥。這當兒，那秦老爹却公事已畢，正在一個朋友家吃酒，在座的無非是些個鄉里無賴之類。大家一面吃酒，一面說笑，狗嘴裏本吐不出象牙，又有酒謔了臉子，於是便亂談。聞闌口角津津，更細及牀第褻穢等事。秦老爹既聽得一時興起，又恐人談鋒既縱，說不定，便冷嘲熱諷的照顧到自己，倒不如溜之為妙。於是便假稱酒醉，逡巡辭出。一路上，趁着酒興，並那股子勁兒，真是跑了個兩脚如飛。他素知他老婆歇困都早，並且死睡不醒。當時坦然，不以為意，便一徑的鑽入王氏房中，解衣登榻，既覺得王氏肌滑如脂，並且香氣襲人。至於那要緊的所在，更是妙不可言。於是秦老爹興致大動，便一面儘力狂

逞一面搖得那榻子吱格怪響。但是王氏却如啞子一般，不但一聲不哼，並且閉緊了一張嘴。偏那秦老爹討厭不過，這時手之所撫，身之所觸，都有很有趣的着落。惟有一張嘴，閒得沒幹，就鬧出許多肉麻話兒來。喚王氏不應，不消說，便想用舌攻，要嘗嘗這玉津香唾的滋味。於是儘力子偎住王氏面孔，暫將那下面凸字，姑存口中。這上面彼此的兩個口字，正要合成呂字之間，忽覺王氏儘力子一扭身兒，一把揪住自己，便罵道：「你這天殺的好不作怪，怎的今天換了一張榻子，你便這般高興，須知老娘嘴裏，遠着不得狗舌頭哩。」說着，就榻頭案上，揭開篝燈，秦老爹忙望時，那裏是甚麼王氏，却是自己的老婆。從此秦老爹這新臺之醜，才張揚開來。但是他翁媳，却不以為意，所以這會子，兩人在街坊上，還有些搖曳生姿哩。且說毛兒當時忍住笑，隨秦老爹等，覓進宅內，就客室坐了。那王氏，悄悄擺春風的自行入內。這裏秦老爹便道：「郝毛兒，你這麼個長大漢，儘管在街坊上醉後廝鬧，端的也不像回事，便是前些日，你老娘還向我說，遇有機會，叫你立功哥把你帶出去，無論怎的，總比在家傭工強的多。如今機會倒有一個，便是王府中茶爐上茶役缺人，憑你嚆大一個漢子，到那裏，怕不得意。只有你這嗜酒的毛病，却叫人放心不下。須知王府裏非同尋常，你若醉後鬧出事來，那還了得。前些日，俺將這事體，也曾向你老娘說過，倒招得你老娘恨你不成材，只是落淚。而今你倘能戒酒，只明日，你大嫂（指王氏）便赴南京，你便跟他去，倒是方便哩。」正說着，恰好王氏端茶入，因笑道：「這個機會，真是再好沒有，你去了也好，給俺們照個眼兒。諸事方便，便是你立功哥，何嘗不好喝一盅。但是他自戒酒之後，不但吃得又白又胖，便是無論幹起甚麼營生，都是勁頭兒十足。這是瞞不過我的好漢子，須有咬牙忍勁兒，難道那酒便是飯，不吃便活不得麼？」秦老爹笑道：「正是，正是。這話兒，由你說出，就叫人聽着入贖。因笑顧毛兒道：「你果能從此戒酒，今天便在我這裏，大大的喝一場子。明日便赴南京，如何說着，只見毛兒早已黃豆大小的眼淚直

掉下來便哽咽道：俺因好酒叫俺老娘並你老人家，如此掛心，可還是個人。俺從此戒酒，便赴南京，就是不堪。當時毛兒謝過秦老爹，回得家來，向老娘一說此事，母子歡喜，且說王氏次日裏，攜了毛兒，回南京。那立功見了毛兒，又囑咐許多言語，便命他執役灶上，專管內院的茶水。這本是立功一番好意，因為這檔子差事，得的賞賜錢，比別人多些。那知毛兒只幹了四五日，便支持不得，因為內院中了頭僕婦，成羣搭夥，不是你洗這個，便是我洗那個。不但白日裏，穿梭似來取熱水，便是三更半夜，不定想起洗甚麼緊物兒，說聲要水，便須立時就有，直將毛兒盹困得昏頭搭腦，睡不得，所以支持不得。當時立功沒法兒，只得另換一人，却命毛兒去管水甕。那知管水甕，雖不熬夜，却須起大早兒，因為水夫進水，都在鷄聲初唱，每人擔水，都有水牌，交管甕的立時核算，立時發錢。這起早，還不打緊，惟有核算一事，却把毛兒給難住。當時弄得七亂八糟，滿院中擠了許多水夫，通沒分曉。那立功，見不像話，只得又另易他人。且命毛兒去執雜役。這事兒，毛兒雖然去得，不想沒過得個把月，他却犯了老毛病，因為執雜役人們，不時的向大廚房中溜。那大廚房中，本是米粒狼藉，肉山酒海，餘下的殘殼酒，正愁沒處放，便把來給雜役人們。那雜役人們得了這項下山虎（俗謂餒餘也），便如臨潼鬥寶一般，大家擺列起來，大吃大喝。俗語說得好：好酒的，架不住三讓。起初，毛兒却還拿定主意，合了眼子，不敢去耽酒，却當不得那香氣，只管鑽得喉嚨內，痒痒，饗如小手撓的一般。於是試吃一杯，以為無礙。經人一勸，再饒上一杯。少時，又自勸自的道：俺索性再吃一杯。那個王八蛋，從此後再吃酒，哈哈說也不信。自家罵聲，只管未絕，不知怎的，那酒杯，悞會湊向自己手中來。於是一杯一杯復一杯，直吃得兩眼都瞪，方才罷手。那立功曉得了，好生不然，便喚過毛兒，數落一頓。毛兒當時也知唯唯認錯，但是開了酒戒的人，便如寡婦懷了貞操一般，既已嘗着甜頭兒，再要新從不偷嘴，却是難的。於是毛兒酒德，官復原職，沒一日不合人。

吵嘴打架。這其間，却累煞了立功夫婦。氣得立功，便要攆掉毛兒。那王氏婦人家，究竟心腸是軟的，便向立功道：「咱爹既將毛兒託付給咱，若攆掉他，須使不得。他這犯舊病，都是那羣醉貓們引誘的他。如今咱房屋後面，那個看柴房的劉小子，整日價擰眉掉嘴，見了我，便沒說強笑的，只顧蜷螫我。我瞧那下子，便不是塊好肉。有一天，咱兩個困覺晚些咧。次日，我瞧屋後牆上，却有手指挖的窟窿。這準是那小子幹的營生。你想想，這是怎麼回事呀？咱何不攆掉那小子，叫毛兒去看柴房。他離了那羣醉貓，就許不犯病哩。」劉四聽了，也覺得遂掉毛兒心下不忍，於是便聽了王氏的話，即命毛兒去到自己住房後，看守柴房。那王氏放下心來，一面將後窗兒糊得老厚，自以為千妥萬當。這時，方在暑月，王氏有兩罈體已酒，本為夫婦夜飲之需，因熱天怕酸壞，便把來放在後牆外牆陰下。又因這時毛兒，又已罵誓戒酒，所以也不慮他偷吃了。數日，那毛兒居然循規蹈矩，克盡厥職。只不過有時羣茶傭們，談個天兒，王氏見了，方在暗喜，不想一日早晨，王氏揉着頭兒，黃黃的眼圈兒，拖着鞋子，手持一件襖單兒，一面揉搓得白屑落地，一面向前牆外曬竿上晾。正這當兒，恰好一個茶傭，合毛兒覷過，那茶傭望望王氏，又望望毛兒，忽的喙然一笑。毛兒却綳起臉子，沒事人似的，覷過數步之外，却聞茶傭向毛兒小語道：「今晚不消說，你又有誑酒吃的材料了吧。」毛兒掉頭道：「少說閒話。」王氏聽了，不由心下怙悒，以為毛兒或又是偷偷吃酒。日西時分，正要暗喚毛兒來，究問其故，恰值茶灶上事體忙碌，立功只管覷來覷去，王氏恐立功曉得了，又要逐掉毛兒，只得待至晚間二鼓時分，恰好立功有事外出，王氏曉得毛兒每至晚間將歇時，必要羣茶傭們說笑一回，以息勞倦，於是便悄悄趨去，方一脚踏近茶傭室外，便聽得裏面喧笑如潮，就聽得向內聽時，不由且氣且笑，正是：

傭保羣居，駭豎獵酒，談言微中，下酒一斗。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逗閒情笑話談祕戲 尋策士午夜走名王

且說王氏屬耳聰，便聞一茶傭笑道：「老毛哇，今晚這酒，你且慢吃，因你報告的笑話兒，有些不對頭，像你上次所說咱頭兒（指立功）兩口兒，怎的鬧花樣，都還不離譜兒，便是前日你說咱頭兒忽的那麼着，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王奶奶本來有好體面的，咱頭兒又搭着天氣熱，前面一個汗漬漬，肚皮鼓出多遠，說實了，有些礙事，咱頭兒一來爲方便起見，一來王奶奶那白白胖胖的，脫睡兒本來也怪好的，三來又賸得對廝面價口氣，這有這些道理，咱頭兒偶然高興，由後面那麼着一下子，這本不爲怪，假如咱們在場兒，瞧着王奶奶一身白肥肉，也許會想到這裏哩。」王氏聽了，不由暗詫自己背人的事兒，他們竟會得知，正在暗罵一聲該死的們之間，那茶傭又接說道：「但是老毛，你這次說的，却有些不對岔兒，你想王奶奶昨晚的式樣兒，若仍然像你前日說的一般，咱們準情度理，設身處地而論，那當兒，王奶奶定然然是兩手據牀，屁股向後，偃出多遠，却又怎的今早晨，他晾褲單兒，那褲單，又那麼的一榻糊塗呢？可見你今晚報告不實，只想騙酒吃哩。」衆茶傭聞然道：「此話有理，若非你老哥瞧着褲單，咱竟被老毛的瞎話騙咧，可見他近來探訪不實，理當罰他才是，便是那一天，他報告的，他楞說咱頭兒還鬧了個下馬聞香的花樣，你想這樣熱巴巴的天氣，王奶奶兩腿叉開，那等的熱頭兒，再加上汗漬水漬的，你大家白想想，該是何等氣味，難道咱頭兒瞎了鼻子，真就那麼辦麼？可見老毛慣說瞎話，今天這酒，咱一定是不叫他吃的。」王氏聽了，正在越法氣說，便聞毛兒急促促道：「豈有此理，你們聽話不聽完，便屬醉雷公的一陣瞎劈（與批評之批同音），俺只說到王奶奶的屁股晃動得似涼

粉似的。你們便劈頭一槓子攔人話頭。如今俺不吃這份鳥酒。打甚緊。但是你們也就不聽新鮮笑話。咧。衆人忙笑。夾道好毛兒哥。你倒是個急臉子。還值得氣得雷禿子似的。如今酒且斟下。你果說出道理來。給你雙份酒吃。如何。於是大家鬨然一笑。卽聞斟酒之聲。氣得王氏趕忙用手指醮唾。戳破紙牒。正要向內張時。只聽毛兒笑道。你們不信。俺且學王奶奶最後的樣兒。給你們醮瞧。你們便曉得那禱單一榻糊塗的緣故。咧。說着。便聞裏面一陣窸窣。並衆人哈哈亂笑。這裏王氏忙一眼望去。只見毛兒高舉兩腿。仰臥在榻沿上。榻沿上鋪件短衫。想是權當那禱單的比。示衆茶傭們。却圍攏在酒案旁。都笑得前仰後合。瞧得王氏又氣又笑之下。情知自己許多醜態。三不知的。被毛兒偷張去。却把來當笑話。換人酒吃。當時想喚出他來。數落一頓。又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只得暗唾一口。逡巡覓同忽的想起毛兒。準是夜夜偷後牕下的酒吃。所以纔偷瞧把戲。想至此。忙就那兩罈酒一瞧。果然業已空空。從此王氏料毛兒酒德難改。便合立功商量。正想送毛兒回家之間。不想一貨有一主。又搭着毛兒酒星照命。沒過得三兩日。毛兒竟得其所哉。咧。原來這時疲張在王府中。正在縱酒佯狂。便如瘋漢一般。有兩個書僮兒。都被他罵跑打跑。一個是爲湯酒太熱。盪了疲張的嘴。一個是爲疲張醉後。用夜壺托出。淹搭搭的東西。楞叫那書僮給他向壺嘴內塞。可巧那夜壺在院中牆根陰花下放着。不知怎的正壺嘴腔兒內。爬了個小蚰蜒。一下子。整得疲張山巖怪叫。所以那書僮又被罵跑。這當兒。疲張正缺個書僮。府中人們。便想到毛兒身上。一來是替立功安插毛兒。省得巴巴的送他轉去。二來是疲張酒狂。大家都恨得牙痒痒。便想與他尋這麼個漂亮書僮。他兩個湊到一處。不消說。定有笑話可觀。於是尋着立功。一說此意。立功自然樂從。從此毛兒竟作了疲張的書僮兒。登時間氣象一變。因爲疲張見毛兒既與自己有所同好。又落落拓拓的。有些與衆不同。這一來。倒合了自己的脾胃。當時一見之下。不由大悅。先賞了毛兒幾杯酒吃。又

見毛兒，遠穿的是茶備短衣，便將自己穿破舊的幾件行頭，都賜與毛兒。是一頂其大無外的軟胎瓜皮帽，却沒得帽結兒。一件又肥又長的大袍兒。毛兒身量矮，只好用腰帶提繫着。胡亂穿上，便如蓮蓬老一般。（兒賣用蓮蓬扎結之戲具也。）那一件，便是一雙一寸厚底的雲頭破福履。這三件行頭，毛兒一齊上身，不打緊，遠望去，不似三疑計裏的那書僮，也似打櫻桃中的那狗才。（三疑計打櫻桃皆劇名。）毛兒跟了疲張，搖搖擺擺的出府入府了兩次，險些兒沒把府內人們嘴都笑歪，但是從此以後，大家却落得耳根煩吵，因為疲張醉後，話是多的。巧咧，毛兒醉後，一張嘴更不肯閉，又搭着疲張那時，方在落拓，好不容易尋些酒錢來，三不知的便被毛兒摸去，替他沽飲。及至疲張查問起來，那毛兒來得更老氣，只馬馬虎虎的道：「甚麼你的我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難道你打酒吃在肚裏，便不變泡尿溺掉不成？」氣得疲張正在乾渴眼，那毛兒業已一溜歪斜，又去睡他的自在覺咧，便在這齣聲大作之中，疲張是喃喃亂罵，吵得府中人們甚麼似的，方怙憊疲張生氣，定將毛兒逐掉，留意歇時，却又不然，疲張不但罵後便罷，更有時就書館中，合毛兒相對銜杯，疲張吃到醉際，便又喃喃的罵聲漸作，妙在毛兒，殊不理會，有時也回敬兩句，說也奇怪，那疲張罵聲，登時便住。從此王府人們，方深悔不該作成這兩個醉鬼到一處，轉給大家添了許多煩吵，沒奈何，只好由他，及至疲張時來，運轉得承豫王敬禮時，毛兒在王府業已一年有餘，彎刀遇着瓢切菜，伺候疲張，竟自相安下來，只不過歲時間回家去，望望他老娘，並那個配吃他酒的人，疲張既得地，毛兒自然是也走旺運，那鑽疲張門路的人，自然在毛兒跟前，加以點綴，毛兒既腰包充裕，便不斷的購尋甘旨，並時新等物，去孝敬老娘，並那人，於是立功夫婦，便從容向毛兒道：「你瞧張師爺，已成了大人大位，將來一帆風順，還不知鬧到甚麼地位，真是運氣能領人，你瞧人家，雖還是好酒，却與先大不相同咧，每天價替王爺辦多少正事，你如今跟好學好，也應少吃酒纔是。」

這機會積起幾個錢來。一來孝敬老娘。二來準備將來娶房媳婦兒。豈不甚好。毛兒聽了。當時極口唯唯。但是沒過得三五日。依然是偷摸吃酒。因為這時疲張書房內。名酒羅列。都是人家餽送的。那毛兒不禁不由。每至晚間。即便醺酣一回。可巧這日晚上。疲張因被月仙絆住。夜分未回。那毛兒一面在書房守夜。一面開了兩瓶酒。又取了些下酒物兒。順着脚子。就便疲張辦公的座位上。坐將下來。吃得兩杯。從新的剔亮燈。一面將疲張所辦的公牘。夾七雜八。推翻一案。一面暗想道。幹鳥麼。可笑前些日。立功兩口兒。沒來由向我噉咕。說是積錢娶媳婦。俺有錢。只有給俺老娘用的。娶那東西作甚。語俗說得好。娶了媳婦。忘了娘。可憐俺老娘。辛苦半世。拉把起俺來。俺豈可因娶媳婦。缺了俺娘的供養呢。千萬不可錯了主意。有錢還是給娘花吧。想的得意。連連舉杯。少時。忽又怙悞道。慢着。我想媳婦這物兒。想來也是不可缺的東西。如今俺在此。不愁不發大財。將來回到家。積起許多錢。怎樣銷發。也定要作起一份人家。才是。既作人家。須有老婆。那麼立功兩口兒的話。也狠有道理。但是說到娶老婆的話。可就難了。第一樣。他先須曉得孝順俺的老娘。第二樣。他不得管我吃酒。第三樣。他還須長得像個人兒似的。不要說怎的俊俏。要緊的頭兒脚兒。總須煞煞利利。站在人前。走上街去。方像個財主。奶奶模樣。不然。頭似草鷄窩。脚似死耗子。不塌我毛老官的檯麼。但是要這三樣俱全。恐怕摸着燈籠。沒處去找哩。於是怙悞之下。一瓶酒早已入肚。聽聽書房院外。頗有奔走傳呼之聲。毛兒都不管他。跟手兒。又打開一瓶。嘴對嘴灌了一氣。一時間思潮起落。又復接續。暗想道。這三樣俱全的。既不易找。沒奈何。只好將這些兒。說到將就。這老婆却有的是。俺還記得俺十五六歲的當兒。因家中沒得柴木。整日價去到西坡草地內割草。偏那後街上李大孀的閨女大環子。也背了草筐。不斷的向草地踏脚。有一天天氣熱。俺兩個歇臥林中。便將草筐作了枕頭。不知怎的。那大環却越熱越向我身上擠。擠來擠去。俺兩個便都有些非擠不可的光景。從此

俺兩個每日總要在草地裏熱擠一回。直至天氣漸涼。又恰值李大嬾攢了大環。搬向鄰村。俺兩個擠方罷手。不知怎的。倒弄我從此不敢向草地內去。因爲一到草地。便想起大環擠的有趣來。如今俺聽說大環還在未嫁。這是一個了。俺又記得村東頭。靠湖沿住的吳寡婦。只大得俺一兩歲。生得模樣兒。福胎福相。且是大樣。不知怎的。他見了我。便有說有笑。也是有這麼一天。俺記得也是熱天光景。忽的落了一陣暴雨。那時俺正趕過吳寡婦門前。恰見他淋得水鷄子似的。抱了一束柴草。由屋後跑來。順着鬍角兒。只滴水。穿的單衣褲都貼在。身上。因跑得慌張。剛踏上階石。却將鞋子脫落。這一來。不好了。不知怎的。他向我嗤的一笑。又不知怎的。我便模糊糊給他拾起鞋子。偏偏那雨。也會湊趣。越法的飄潑一般。他既脫了鞋子。走不得。只好我去扶了他。雨地裏住不得脚。只好俺兩個同入屋內。彼此既都是渾身衣褲濕。只好就用那柴草烘烤。既是烘烤。只好彼此脫個精光。既是都精光。只好你看我。我看你的。嘻嘻的笑。既是嘻嘻的笑。只好彼此的摸索着頑。既是摸着頑。摸來摸去。只好(句)哈哈。有趣得緊。當時屋外那雨。只下得翻江倒海。俺兩個通不覺得。從此以後。那天便是不落雨。俺兩個隔個三天五日。便那麼好只一回。如今那吳寡婦。還在家下。這又是一個了。如今怙愾起來。却叫人沒法擺佈。他兩個都可以作俺的老婆。但是要那一個好呢。難道都娶來不成。俗語說得好。一槽上拴不得兩頭驢。與其多討老婆找架打。還是有錢孝敬俺老娘。再不然。積起錢來。設法兒報答俺那位恩公。才是正理。想到這裏。心下怡然自得。便舉酒瓶。又是一氣。一時間酒意上湧。放下瓶。抱頭伏案。正要盹去之間。只聽室外一陣價靴聲。禿禿似已入來。便有人擊案大呼道。起起。王爺來尋張師爺來咧。毛兒抬頭一望。不由大驚。正是。

名王夜出。 僊僮醉倒。 兩般思潮。 一樣憶擾。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聞偵報豫王候疲張 策太湖智士料鄧俠

且說毛兒睡眼迷離的抬頭一望只見提燈照處有兩個僕人業已引着豫王蒞臨案前並且面含怒色當時毛兒嚇得一個整顫。腮子一軟本想急忙站起不想屁股纔欠起向後一仰反端正正的坐將下來並且百忙中抓起酒瓶要藏手兒一顫又已搥碎在地這一來倒招得豫王掀髯一笑這時兩僕人早將毛兒撮下座跪伏於地既至豫王詢知疲張還在未回不由面現驚怒之色便一面命一僕人速去傳令着本府衛士火速價分頭去尋覓疲張一面喝毛兒道你這廝好生該死既是張師爺夜深未回你如何不早向我報說毛兒聽了正在戰抖的叩頭不迭那豫王早轉身走出便聞滿府中傳呼奔走衆衛士紛紛出發起來於是毛兒酒也嚇醒便忙忙抓了個提燈一徑的擡入衆衛士羣中一閃而出他曉得疲張每至晚半晌便向五柳居踏脚便領了衆衛士先到那裏大家人喊馬嘶提燈照耀將五柳居的店婆兒嚇得從被窩中摸褲不迭既不見疲張衆衛士忙又分頭尋向他處那毛兒落後却因聞五柳居左近人說疲張被一個媳婦子撮向家去所以他才直尋將來至於那豫王因何夤夜間急覓疲張却因當晚忽得一路偵騎這報告說是甯波地面要路關卡上會見五六個背包攜傘的雄健男子到得旅店中歌呼飲酒又時時的此入彼出行踪閃爍盤詰起他們來只說是向海下普陀山朝山進香的香客但是這班男子過去之後前路却連出了兩起大劫案因此當地官吏頗疑惑這男子們或就是大鬧洞霄觀的刺客們現在方著意查拏期在必獲哩當時豫王得報且信且疑因欲向疲張商量所以才親身到疲張書房中哩以上所述便是這醉僮毛兒的出身來歷並來尋疲張之

故哈哈。這段橫雲斷嶺的筆法兒說實了，不算短咧，但因毛兒在文中頗有關係，必當給他鬧段兒詳細小傳。文勢如此，不可草草揭過，並非無聊之筆哩。閒話少說，書歸正傳。且說當時月仙，墮入廚下，一面整治茶水，一面却聽得郎湛向疲張細說五刺客的踪跡。先述說自己所聞見，然後又述說李志所聞見，聽得個疲張倒一聲不哼。末後，却哈哈大笑道：「俺這裏也正揣度着那班刺客，一定託迹在當地豪家，今果然奔向太湖，鄧伯通處。但是俺却沒想到刺客們，便是祁六公子並魏耕等。如今事不宜遲，俺便當速速回府，向王爺報說一切，並料理掩捕之事。」郎只同李志告密的稟呈，倒不必忙着去遞向官中。倘若走漏風聲，倒爲不妙。因爲鄧伯通是馳名大俠，他的耳目黨羽，這南京地面想也是多的哩。月仙聽至此，正在傾耳，恰值灶上水壺沸的一聲，月仙忙提來泡茶之間，却聞正室外間，酒壺響動，並那毛兒哐的聲，長出一口氣，便如老牛一般。月仙聽了，也沒在意，傾端了茶盤，剛一脚踏入至室，只見毛兒正直挺挺的坐在那席牘，酒案旁，一面向着裏間兒，顛頭播臆，一面拎着酒壺，向嘴直灌，並且將那所釐的許多狗肉，用沾布（俗又名代手，卽拭案之油巾）包作一大包，置在肘下。一見月仙入來，却拍的聲，撒下酒壺，接着便大喊：「道，喂，師爺還不快走！既有捉拿鳥刺客的勾當，如何還只管閒磕牙兒？」月仙見了，正在好笑，却聞疲張喝道：「你這廝，怪驢怎的？這是甚等事體？也是你胡言亂語的麼？」說着履聲響動，似已跣起，便聞郎湛道：「張兄，既說是告密稟詞，不忙。俺合李志，便靜聽您的消息吧。但是掩捕刺客，須速速料理爲妙。這時月仙踏入裏間，却見疲張郎湛都已跣起，方才置茶於案，却又聞毛兒一撒酒壺，喃喃的道：「他媽的，難這爲些狗肉，湊弄得五味俱全。俺且把將去，給俺老娘吃。月仙聽了，不暇理會，便笑嘻嘻捧過一杯茶來，疲張笑道：「俺不吃咧。俺這便速回王府，大嫂等，但靜候佳音就是。」說話間，三人覷一眼，却望見那毛兒正向懷中亂揣那包狗肉，招得月仙格格一笑的當兒，疲張却正色向月仙夫婦道：「郎兄等，

別瞧俺這書童兒，襪襪得可笑，却又一件最能孝順他老娘。凡遇有可口新物，他便藏起來，以待歸遺其母。有時節，他更不管忙閒巴巴的，將所得新物送回家去哩。毛兒聽了，正在一翻白眼，狠狠的望了郎湛一下。月仙便笑道：「既如此，這案上菓餅等物，都也可口，何不也將些去呢？」疲張聽了，一面笑，一面喝起毛兒，「捨了提燈，正要匆匆拔步，忽聞宅外馬蹄如雷，接着便提燈照耀，直覓入一班衛士。原來有一班衛士，從他處尋覓良久，又折回五柳居左近，也聽得人說疲張現在這裏，所以也尋將來，不提這裏郎湛夫婦送客回頭，高與之下，又相與吃了幾杯贖酒兒，即便攜手登榻。一面撥雨撩雲，一面且尋那松江太守的好夢，且說疲張被老衛士撮上馬去，一路上燈火如龍，直奔王府，須臾到門，只見燈火如晝，府中人們出出入入，果然像俺有介事體似的。疲張都不管他，當即下得馬來，命毛兒提燈前導，匆匆覓入，剛一脚踏到書室院門外，只見裏面燈火輝煌，僕從鵝立，並有兩個護衛，各跨腰刀，列立在門外。一見自己到來，連忙迎上，悄語道：「張師爺，您可轉來咧，那會子險些將王爺急壞。如今王爺料是您將要轉來，所以現在裏面相待哩。」疲張一面點頭，唯唯，一面覓入，富有僕人飛步入報，便聞豫王在室內大笑道：「張先生，端的好酒興，吶，慌得疲張連忙趨進書室，裏間兒軟簾圍處，早望見豫王端正正坐在裏面榻几旁，禿着頭，脚下的薄底軟靴，有兩個內人，一色的晚裝便服，侍立左右。那豫王正在舉杯品茗，一見疲張，躡進，即便置杯站起，便笑道：「俺今晚到有攪先生清興咧，皆因有些急務相商，所以特地尋先生轉來。咱且慢慢細談吧。」於是疲張唯唯之下，當即就炕几下，首落坐，及至聞得豫王述出所聞偵騎的報告，一席話，疲張略為沉吟，便笑道：「好教王爺得知，俺今晚倒因在外吃酒勾留，無意中得了些刺客的消息，比起王爺的所聞來，倒確實些。惟今之計，當請王爺示下，速去掩捕為要。」豫王欣然道：「先生所探得的消息，自然不差，俺所聞的，姑且不必理會，快請先生將詳細說來，再斟酌掩捕之事。」疲張聽了，正在唯唯，却聞外

問吻的一聲，接着火光一亮，便有兩個僕人跑進來，合毛兒賊啞了兩句話，疲張問時，却是毛兒撞翻了地下，置的提燈，以致燈籠皮，竟自燒掉。當時疲張，瞧着兩僕出去，便向豫王一使眼色。豫王會意，便命僕人護衛都退去。只命毛兒在外間伺候。這原是疲張仔細之意，恐左右人聽得機密話去。府中人多嘴雜，倘若洩漏於外，不是要處。那毛兒悶渾渾的，只知吃酒，是不消防備的了。（絕倒）那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也是天心未死，遂使羣俠脫難，存一脈正氣於天壤。閱者諸公，不要忙。下文出自見，且說疲張當時向豫王將郎湛告密的一番話，詳細從容說罷，聽得豫王，且驚且怒，因拍膝道：「怪得這班兇徒如此大胆，却又是祁六等作耗，不知又結合了一班甚麼人，竟這般胡爲，其中又有一女人，更爲可怪。這祁六合魏耕，本是久經官中名捕之人，但不知避迹，還敢恣意猖狂。這兩人不除，真是地方隱患。便是那個女人，也好生了得。當時在洞窺觀，若非俺身手捷疾，竟自險遭不測。俺記得往年嘉定地面，有一夥弄兵抗命的人，頗爲披猖。雖經官兵掃滅，却也傷損許多人馬。當時那稱兵首領，便是個女人，名叫謝曼華。守城多日，時時的夜出斫營，咱們官軍中，饒騎健弁，被他三不知割去腦袋的，也不知有多少。後來嘉定城破，那女人在逃，一向輯捕未獲，莫非兇徒中那女人，便是謝曼華麼？疲張道：「王爺明鑒不差。那謝曼華，雖是個風塵賤業中的女子，却豪俠自喜，名聞一時。料他合祁六等一班人，定然意氣相投，所以結黨胡鬧。小可自投效門下，以求便聞得他的大名。此人雖是一巾幗，却劍術如神，心雄萬夫。王爺不可小覷於他，端須趁此時一網打盡，也免得他再向他處滋事。」（爲後文遙遙伏脈）但是如今太湖中鄧伯通，也是江南第一豪士，今欲去掩捕那班刺客，不知王爺高見，作何計較。說着，拈起幾根黃鬚鬚兒，目視豫王，微微而笑。這時侍立的兩內人，一個站在豫王身旁，瞧着疲張顛頭播腦的神氣，抿嘴而笑。一個給豫王斟上一杯茶，方要退下，却見豫王，神眉一挑，大聲道：「哈哈，驚得那內人，身兒一歪，幾乎閃

到疲張懷內之間。豫王便先生怎的這般沒抽展起來。如今兇徒們既在太湖。還用甚麼計較。俺這便命人去帶兵掩捕。圍剿太湖。諒那彈丸之地。他們能逃向那裏。怕不是囊中捉鼈。歷一言方盡。那疲張却拈鬚一笑。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望望太湖。兵威可假。危哉羣俠。千鈞一髮。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索刺客掌中畫策 攀勢要裙帶得官

且說疲張當時聽罷豫王之話。便拈鬚笑道。王爺不可逞一時之怒。便遽然發兵去捉。一來王爺此時治理江南。極力用懷柔之道。尚苦民氣不馴。頑梗屢作。今冒然興師。有擾地方。豈不徒飲民怨。人心怨讟。以後爲政。便越法捍隔。二來鄧伯通梟雄之尤。今所以自甘隱居者。雖是力不能逞。亦因王爺之雄才大略。並索日威名。他一時難測高深。所以僻居水濱。自甘退處。今不當因數兇徒之故。便張皇動兵。云渠以度量不廣。倘渠因此有輕視王爺之心。暗地裏號召黨徒。發生日端。恐爲禍之烈。更不可測。三來兇徒等雖聚太湖。其耳目多人。未必不散在四外。以偵官中消息。今遽然發兵。竊恐打草驚蛇。脫走兇徒。反爲不妙。俺俺愚見。王爺只須暗調心腹親軍。一面大張告諭。只說是向某處調換駐防。却一面價分佈在太湖各要路。專備截拿。湖外既安置好。便可先命那太湖廳當地官吏。費了王爺手諭。論曉伯通。令將諸兇徒獻出。不但免其罪。並且有不次之賞。且看鄧伯通怎生光景。再作區處。萬一伯通如命獻出。不但罪人斯得。王爺並可趁勢收服了鄧伯通。便命他去轉相招致江南羣俠。那時王爺怕不高枕而臥。卽不然。王爺搜捕兇徒之諭。既到太湖。諸兇徒勢難再匿。那時湖外

各要路都有準備。只須以逸待勞，便可成功。比較着兵勦太湖，不事半功倍麼？再者，還有一層，凡事不可冒昧。據郎湛所見，是祁六等會合伯通夜遊湖中，他們都是講意氣一派的，人偶然同遊，亦是常事。若說祁六等必在伯通家，這還是揣測之詞，未有確據。因為太湖中地面甚廣，到處裏都可隱伏。今若遽然發兵去驚擾伯通，搜查其宅，若伯通是尋常人，原無不可。今伯通乃一時豪士，却恐激怒其黨徒，後患方長。如今王爺方想懷柔江南，不可不深思遠慮哩。疲張說到這裏，不由手舞足蹈，狂態大作，跟手兒向鬮兒上一搔，却是兩個肥肥的大風子，招得兩內人正在背面匿笑，却聞外間榻扇上澎的一聲，兩內人偷眼瞧時，却是毛兒因盹睡，一頭撞在榻扇上，正在望着裏間兒，一面擣頭裂嘴，一面望着屋樑，若有所思。那案上置的手罩熾燈，結了個紫漆漆顫微微，鬼眼似的熾花兒，正在禿禿閃動，恰好院中捲起一陣夜風，吹得戶牖微微作響，瞧得兩內人正在相視微笑。那豫王却突的一拍大腿，大笑道：「妙妙！先生計畫，端的面面週到，便是那鄧伯通，果能獻出那班兇徒，咱正好趁勢收服他，真是一舉兩得之計。如今事不宜遲，先生且自歇息，待俺明日酌選親軍，並飛諭太湖廳，一如先生之計辦理便了。」說着，跣起，便命兩內人提燈引路，轉入內院。這裏疲張送得豫王回頭，又沉思回料，理太湖之事，忽想起有件公牘，還未批發，就書案上尋取公牘時，只見一堆文件，翻亂得如亂屎一般。又有一支酒瓶，碎在座旁，疲張料是毛兒偷酒吃，幹的營生。大怒之下，起尋毛兒，却又影兒沒得，逡巡間，蹩入毛兒所居的下房，一瞧，不由到好笑起來，暗想道：「這呆子，真是放不住隔夜的屁，他房中所蓄食物，都已沒得，這不消說，定是連那包狗肉，連夜價孝敬他老娘去了。不提這裏疲張，自去掩了院門，欣然就寢。並那豫王明日裏火雜雜遣兵調將，許多情形，如今且說那太湖廳廳官兒，姓朱，名異，吏員出身，本是北京一個破落戶的子弟，專講究吃喝頑耍等事，並覺得好腳球，彈得一手好琵琶，問起官箴吏治來，却一概不懂。在北京部裏當吏員時，

日高三丈，方纔起來，再向茶館中聞聞鼻烟，街坊上遛遛畫眉到部裏，少坐一回，便算是畫到已畢，人家見他那頑劣拉腔甩大鞋的樣兒，便順口兒叫他作朱大鞋。他在部裏當差，本應早就外放，無奈他累次的將應補的缺賣給人家，雖賣得大錢來，不消幾日，他便隨手而盡。有時被他老婆許氏數落得只管掉淚，他却一聲也不敢哼。原來他老婆許氏是個伶俐俊俏婦人，既稍有資費，又機警能事，所以朱異十分怕他，便是朱異忽的到江南來，得這太湖廳的肥缺，也是他老婆許氏之力。說起這情節來，也是一段小小趣聞。原來滿洲人初到北京，頗不諳本地土語，尋常上街市購買物件，往往被本地人欺朦。其時豫王部下有個參領官兒，偶一日在酒肆獨酌，吃到一味高湯清滷海參，甚是可口。那湯汁濃厚，都凝成塊，極便攜帶。那參領饜飫之後，想喚堂倌來要買一份兒，以備回去下酒。但是又不曉得此味叫甚麼名兒，正在躊躇，恰好鄰座客人也要這味佳餚，因喚堂倌道：「俱夥計，再來個滷參。」那參領聽了，便如莊稼老下飯館一般，給他個學吃學喝。於是也學那鄰客的語音，分咐下去。但是關東老的舌頭是大而且勁的，一張嘴之下，那堂倌忽然噗哧一笑，因垂手道：「您老要的這味菜，小店却沒得。您一定想吃這東西，俺可以向別處尋來。但是價錢却貴些。那參領一字字留神聽去。大概也略懂得堂倌語意，因怒道：「你這廝好羅索，大爺有錢，那怕他貴。說着，油鉢似的大拳頭便擡起來。你想那時滿洲人的氣燄，那個不怕。當時嚇得堂倌陪笑不迭，如飛的尋到那東西，用油紙打了個長長的包兒，雙手呈上。那參領這才歡喜，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揣入懷中，一逕的欣然贊回。方一腳踏到內室，窗外只聽得裏面杯觴亂響，女眷笑語，又聽得自己老婆勸客道：「諸位姑姑姨姨的，且將就用些吧。這老板板的菜品，真是沒得新鮮可口的。」又笑道：「你瞧大格格，就這麼腩腆，這滑溜溜的大海參，你怎不得一條呢。」即聞眾女眷笑道：「俺們誰吃誰夾吧。你大嫂可是沒得說。這長條條光滑滑的好物件，還說不可口兒哩。」那參領竟入瞌睡時，只見炕桌上酒

香炙馥正圍坐了許多女眷。在那裏大吃二喝。一眼便望見自己的老婆用筋兒挑了一樣海參。方才吞入半段。正搭拉的堵住了嘴。那參領見景生情。猛想起自己懷內的佳釀。因大笑道：「傻婆子，你只管吵沒得新鮮可口物兒，却不道俺已得了來咧。但是這是稀罕物，咱們在座的，是每人一條，不可爭多論少。不過請你大家都嘗嘗俺這東西的滋味罷了。」說着，從懷中取出紙包，抖手打開。這一來，不打緊，但見衆女眷，捧破瓢似的一聲笑。登時都緋紅了臉兒，慌得參領趕忙抄起那東西，正要跑掉，却被他婆子劈手奪去，拋向室外。早被個饞嘴狗，嗥味一口，啣了去咧。原來那紙包內，却是條挺大的滷煮驢腎，便是那堂倌聽訛參領語音之故。從此那參領深感不諳本地語音之苦，便立意要從人學習，恰好朱異住處，便是那參領的近鄰。又正值朱異可要學些滿州話，以爲趨時之具。原來那時的滿州話，便如今般的洋話一般。時髦哩，當時朱異經人舉荐，合那參領相見之下，居然投契。因爲朱異會蹙毬、彈琵琶，這兩件都是那參領之所好，兩人互相過從，互相學話之下，不消說，兩家老婆也自日益親熱，各不避忌。朱異的老婆本有姿色，又搭着北京婦女善於修飾，有時戲作滿州裝束，便真似個嬌滴滴的鞋婆兒。那參領的老婆雖年齒略長，但是却白胖得有趣，兩人有時立在一處，一個是嬾娜多姿，一個是豐容盛鬋，秋菊春蘭，倒也各極一時之秀。只過得個把月的光景，兩家兒越走越近，不但朱異參領長日一處起膩，便是兩個老婆也時常鬧中諧笑，無所不至。那許氏本是機伶婦人，見參領在豫王部下，大紅大紫，若巴結上這個闊門路，不愁朱異沒得生發。因此每見參領到來，便特地扎括得花鶉兒一般。又知參領酷愛摸人婦女小腳兒，便將一對金蓮，加意束襪，有時穿起尖翹翹大紅南緞滿幫花的小鞋兒，引得個參領眼歡似的，口涎直滴。但是許氏偏施展出擒縱手段，且待機會。一來因朱異還未服貼，二來恐怕參領的老婆發起醋意，事體弄僵，反爲不妙。又過得些日，忽見參領的老婆，每見朱異，却作出一副莊容正色。

許氏本是精靈鬼似的人，有甚麼不瞧科，恰好這日就寢後，合朱異作起那件沒要緊的事兒，只見朱異一面撫摩動宕，一面若有所思，少時却笑道：「人家都誇讚你身段秀小，再好沒有，但是那白胖女人，挨到身上，便如溫香暖玉一般，却也另有一番妙趣。」許氏聽了，心中一動，暗笑之下，正把用話去銛朱異，那朱異却一陣遊逞，一面握了許氏脚兒，又笑道：「婦人無論胖瘦，惟有這脚，却不要像他們旗下婆一般，白亮亮像笨鴨似的，攔在那裏，也不好看。」許氏聽了，越法瞧科，因笑道：「你既歡喜白胖女人，俺瞧那參領的老婆，就怪好的，他又常到咱家，等我看機會與你作成，你道好麼？」朱異正色道：「豈有此理？朋友妻，不可欺，罪過罪過，你怎說這話？」當時許氏只有暗笑，既知朱異合參領的老婆業已入港，料事體不致弄僵，這才敢放手作事。一日，時當暑月，朱異偶從友人處夜飲回頭，一推自己的宅門，却已關牢，瞧瞧參領的宅門，還在虛掩着，朱異乘着酒興，當即躡步而入，一面輕喚道：「某兄在麼？」怎的這時光，還大廠門兒，快請去上了門，俺也就歇息去咧。」朱異之意，本是揭聲試探那參領是否在家，當時頃耳聽去，不見參領答應，於是大悅之下，推開住房門兒，昂然逕入，一眼便望見那案上，殺酒雜陳，燭光燦然，似乎是夜飲的光景，榻上是帳帷深垂，滴沒聲息，朱異還恐那參領在榻睡酣，便悄悄走近榻，輕揭帳門看時，只見參領的老婆，雲鬢堆枕，醉釵歪配，光溜溜一絲不掛，正四脚朝天的香夢迷離，一柄蕉葉扇兒，却掩在小肚下，於是朱異興致大動，即解衣登榻，一徑的輕輕拿開那柄扇兒，便風狂雨驟，竟硬生生將參領老婆從睡夢中弄醒來，兩人這時更不答話，那參領老婆，只嗤的一笑，輕起一指，戳到朱異額上，一扭身兒，大張玉股，朱異樂極，正在撕揉之間，不好了，忽聞院中履聲響動，並遙聞自己宅門拍的聲，從新關了，接着便聞許氏小脚響動，朱異料那院中履聲，定是參領由外覓回，只嚇的正翻下身來，抓穿衣褲，不想那參領老婆，却如沒事人一般，只抱牢朱異，附耳數語，便從枕函中，取出一宗法寶，那朱異得了這法寶，也

便登時氣壯，便一面按了參領的老婆，索性鬧得山搖地動，一面手持那法寶，伸向帳外，大呼道：「某兄且請迴避，咱們是凡事心照，恕我公事在身，不去迎接了。」說也不信，朱異呼聲方絕，那參領居然一笑，翫去。你道甚麼法寶，便如此有用，原來是許氏穿腿舊了的一支困鞋兒。這其間情節，何須再說，自然是參領合許氏也勾搭上了。當時朱異事畢，便持了那困鞋，索性的由牆頭上，跳向自己宅內，却正見許氏蹲在榻腳邊，膝下有個水盆兒，也不知洗濯的是甚麼。朱異雖是怕婆子，但是此時手中有老大的把柄，未免氣壯，便向許氏一拋，那困鞋道：「却也作怪，這是你的臭蹄子，怎樣會到了參領榻上呢？」許氏夷然道：「我瞧着也是作怪，你半夜三更的，摸到人家榻上幹麼來呀？」一句話，問得朱異只張大了嘴，於是許氏一面擦得胯下水盆兒，浪浪的響，一面搖着頭兒笑道：「你不用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的人家，又白又胖，你早已覺得有趣咧，須知俺也覺得黃騷鬍子（指參領）另有趣兒哩。如今打開板壁說亮話，咱從此巴結上去，大概你沒得甚麼虧吃哩。」朱異聽了，不由恍然大悟，自此之後，便合那參領內外不分，兩個老婆互相把來應用，那易肉飲酒的許多風光，也就不一而足。過了些時，恰值豫王由北京承命，兵下江南，那參領却被派為前軍部統，一時氣概好不闊綽。於是朱異便借老婆之力，居然以吏員隨營効力，到得江南後，經那參領與他敘上些軍功勞績，又向當地大吏跟前，一吹一啼，那大吏見了豫王手下的紅人兒，正想巴結不迭，今既承囑託，自然是唯唯之下，狗顛似的與朱異挑選缺分，可巧一時沒得缺出，大吏恐都統不悅，便忍心害理的，撈將太湖廳廳官撤任，換了朱異。這日朱異正合許氏在寓閒坐，正值委署太湖廳的委札到來，朱異接過一瞧，登時倒抽一口涼氣，道：「呵呀，我的媽，可罷了我咧，說着竟自呆在座上。」許氏見了，不由大說：「正是。」

裙帶功成，赫然委札，齷齪仕途，乃同戲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逞女謁官銜加營務 鬧魚稅貪吏擺堂威

且說許氏見朱異見了委署太湖廳的委札，反倒一時呆了，因唾道：「你這呆子，好生作怪。這太湖廳也是江南屬一屬二的肥缺，幹他幾年，怕不腰包滿滿的。你如何倒愣怔起來？」朱異苦着臉子道：「你曉得什麼？那太湖地方好不霸道，那所在的老哥們，動不動便講械鬥，砸衙門。咱們果到那裏，說不定連你都被人抬去，亦未可知。況且又有個沒影大的太湖，凡是各處亡命之徒，並滾了馬的強盜等人，都向太湖中去落腳。咱在南京快活的慣的，爲甚向那裏找罪受呢？」許氏恨道：「你這窮骨頭，真沒有的，俺陪了多少小心，叫人家揉搓得麵劑似的好容易，給你巴結上這個肥缺，你倒嫌好道歹的，浪聲喪，你這麼辦吧。俺既與你擋了頭陣，也不爭再給你殺個一陣，到那裏，你瞧太太出馬，也未見得辦不了去哩。」說着，賭氣子抓過委札，就要撕掉，慌的朱異連忙攔住，沒口子說去。許氏這才嗤的一笑，咧着牙兒，恨道：「你也白想想，俺爲你的事，去巴結人，是甚麼光景。如今事纔到手，你倒（句）朱異聽了，連忙笑揖不迭。許氏道：「你別只管聽那風聲雨聲，便嚇得你糊塗似的。民刁不如官狠，你到任後，先給他個下馬威，一下子鎮壓下來，那地方也就似綿花包咧。當時朱異聽了，不由登時氣壯，便一面赴憲衙謝委，一面準備驕馬，擇吉赴任。烏亂過幾日，行期將到，那各處薦來的幕賓、僕人等，早已擠滿寓中，並往來賀喜人等，好不熱鬧。這時樂煞了許氏，便扎括得珠翠盈頭，清羅遍體，換了僕婦，喚了小轎，正要向那都統處去辭行，只見朱異，迷齊着笑眼，滾來上下打量了許氏兩眼，便笑道：「你如今是當現任官太太的人了，須不要（句）說着挨過來，附耳數語。」許氏笑唾道：「不要胡說，你別覺着作了官，就脫掉龜皮。」

須知你這官的繫線兒，還在人家手中攆着，只可瞧人家的高興吧。說着，笑吟吟登輿而去。這裏朱異又忙亂過一會子，也便出寓，向各處辭行。偏逢有友人拉飲，及至回頭，業已二鼓之後。一瞧許氏，還沒覓回，於是一面脫却官衣，坐下歇息。一面暗想道：這光景，却是不妙。倘明天走馬上任，被人家留了太太，却是笑話。橫豎人家當勢當道，一面理罷了。譬如這會子，我要合他老婆再搞一下子，却是難了。怙悛間，疲倦上來，正在伏案朦朧，忽聞口脂散馥，耳邊有人嗤的一笑道：你倒會自在，俺替你跑了一日腿子，你倒先自盹歇咧。朱異抬頭瞧時，只見許氏業已花朵兒一般，站在面前，手中却拈着一件公文似的官封兒。朱異更不暇理會，便條的跣起，抱住許氏，先一手探入許氏袴中，然後方喜得跳了一跳道：虧你虧你，這才像個官太太樣兒哩。氣得許氏一推朱異道：俺給你四面八方的去辦正經事，你倒這麼賊心爛肝花，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皆因你老鼠似的膽兒，俺特求人家與你加了個營務處的官銜，如今公文在此，你且瞧吧。說着，由官封中抽出公文，那巡撫部院的紫花大印，早已耀入朱異眼中。原來那時地方有司，得掛這營務處官銜，端的十分威風。在地面上，捉住盜賊等，就可以自行處決。然後詳報許氏，因朱異懦弱，所以求那都統，由巡撫處要了這件公文，不提當時朱異瞧罷公文，歡喜異常，感情不盡之下，對了這位官太太，自然有一番鞠躬盡瘁的報效。且說次日裏，大家匆匆，即便起程赴任。行過兩日之程，堪堪將屆太湖廳的治所。那朱異猴在四人官轎內，只見前驅頭踏夾着紅蓋飛揚，又有兩面太湖廳正堂的大旗，並兩面營務處的大旗，因風招展。朱異一時間，左顧右盼，不由心花大放。但是剎那間，又忽的攢起眉頭，暗想道：如今到任後，第一件要事，便是弄錢先彌補虧空，不要說自出京以來，以至隨營當差，並在省候事的許多費用，先須料理，便是那都統跟前的謝儀點綴，也須先用一注好錢。雖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難到任後從地面上刮削，但是也須大費心思，這只好抵任後，看事作事咧。正在沉吟之

間只見從對面來了一千人衆，却是本衙中吏役人等，來接新官。一齊就道旁聲喏如雷。朱異從輿中略一領首，卽便飛馳而過，不多早已接近官廳。又有當地士紳數人，一色的衣冠齊楚，前來迓謁。朱異下輿，略爲周旋。正在官廳內擺出十足官腔的當兒，只見後面軟輿如飛，忽的格磴聲跼住，便見健僕下馬，一窩風似的圍向輿前，接着便聞許氏嬌叱數語，衆僕暴應如雷，唵喇一閃，早由人羣中揪出個長大僕人，不容分說，鞭筆亂打，打過一頓，方由吏役等將那僕人一索拖走。原來那僕人因溺急下馬，正在道旁小解，恰值許氏軟輿經過，不知被他張見甚麼稀罕物兒，所以登時怒責，並交付吏役看管哩。不提許氏一路風光，竟率了一班人衆，先入廳衙。並那朱異別過衆士紳，入衙接印後，一切繁文，且說次日裏，朱異盤查倉庫，接收文件，巡覽城垣，一切都畢後，卽便接見紳商士人等。既然有施展下馬威的成見在胸，不消說是先擺出一副閻羅面孔，偏那進見的一班人，都是些老好子脚色，未異有所詢問，大家只有唯唯諾諾。這一來，朱異先自心頭一塊石落地，暗想道：果然渾家高見不差，真是凡事聽不得風言風語。看來這所在，沒有甚麼難治處，且待我慢慢手段，先弄翻謝那都統的一注大錢，是正經理。主意既定，卽便端茶送客。從此朱異公然日事搜括，並且順手異嘗，只過得兩月光景，早已摸得數千金，將個許氏，變得屁股都要笑。那朱異也越法心下坦然，正要放手大擄，那知碰的一頭，却碰在南牆上咧。原來那太湖中漁業甚盛，單是漁戶，便占全湖之半，魚船千餘支，每日網魚，行銷各處，真是日進斗金。但是向來沒有漁捐漁稅，那前任的許多官府，也早就瞧着這注好錢，但因要擄這錢，其中大有爲難之處，大家只好饒得涎垂三尺，掃興而罷。不想朱異抵任未久，也想到發這大財，當時朱異主意既定，也不合幕客們商量，便興匆匆自家訂出稅咧。一面命書吏寫貼告示，諭知各漁戶照例納稅，一面就要派人去前去徵收。正烏亂得一天星斗，却有個老吏進見道：老爺，此事不可冒昧，依小人看來，此事辦不得，若辦得

時人家前任官們早已辦咧。朱異詫異道：「你這話我曉得咧，你莫非怕衆漁戶聚衆抗捐，滋生事端麼？」好在俺有營務處的勢力，那漁戶們若不知死活抗捐時，先捉將爲首的來殺掉，自然事就辦下去咧。老吏笑道：「小人倒不是慮的衆漁戶，皆因太湖中有一人，甚有聲望氣勢，不但衆漁戶都服從那人，便是全太湖的人們，沒一個不敬服聽那人指揮的。如今老爺無端的要辦魚稅，小人竊恐那人暗中作梗，他只要不許衆漁戶繳納這稅，這件事馬上便鬧僵，所以小人說老爺不可冒昧哩。」朱異聽了，不由詫怒道：「甚麼人，他便敢挾衆抗捐，只須先將他捉來，枷打示衆，先辦他個應得的罪名。」此事自然好辦了。老吏笑道：「老爺不可輕視此人，此人敢作敢爲，全太湖中他便是個頭兒腦兒。那前任官府們，所以不敢創辦魚稅，也就是因此人哩。」朱異怒且笑道：「那是前任官們懦弱，所以治下容此刁民，俺却怕他甚麼？」於是向老吏問了那人姓名，只付之一笑。登時叱退老吏，反倒飛籤火票的，派了得力的公人等，逕入太湖徵收魚稅起來。那知去的急速來的快，只隔一日，公人等都空手回見，却呈上那人一封書信，氣得朱異顫着手拆開書函，只見箋上面濃墨淋漓，寫着兩行字道：

古者澤梁無禁，原以示網罟之利與民同之。今閣下無端徵收魚稅，病民而漁利，事焉可爲！請收回成命，勉作好官，不然某當爲太湖漁衆請命。刀鋸斧鉞，甘身受之。閣下亦無爲再問諸水濱矣。某頓首。

當時朱異瞧罷，只氣得雙腳亂跳，碎掉信箋，正要立刻傳話去拿那人之問，香風飄處，却從屏後轉出許氏，問知所以也，便氣得臉通紅，但是略一沉吟，便笑道：「此人如此倔強，莫非是個扎手的脚色，你何不稍待兩日，訪查明白，再與幕客們商酌商酌，再作區處呢？」朱異道：「整治一個糟老頭子，還用訪查商酌怎的？」俺且叫他試試夾棍利害。原來朱異到任後，欲示威於人，便特製了兩具頭號夾棍，棍頭上綵畫出飛廉惡獸形兒，便定名爲小飛廉大飛廉，每逢升堂，專有四名值管這刑具的，都是惡眉燥眼的長大隸人，一色的皂衣羽帽，腰束紅

帶。站在堂上。端的賽如牛頭馬面哩。當時許氏笑道。既如此。咱須叫他知道利害。懲一警百以後。凡事就好辦咧。那麼你的營務處官銜。這時不施展。還待何時呢。不提朱異聽了。欣然會意之下。一面挑選健役。持了綠頭籤。紅圈票。飛風似去。傳那人。一面命左右。屆時擺足堂威。準備一切。且說這時衙中衆幕客。大家知得朱異要捉太湖中那人。好不甘心。但是因爲朱異偏信一位姓高的幕友。凡遇事。都合他商量。大家妬嫉之下。便不來管朱異的閒賬。偏逢那高幕友。因事回家。沒在衙中。所以這時朱異。只管胡鬧。也沒人去勸阻他。當時朱異。氣吼吼的過得一日。次日。已牌時分。約摸着那人將到。便立命左右。準備堂事。先就衙前掌號。衛兵齊集。一個個包頭戰裙。各抱長刀。雄赳赳。氣昂昂。雁翼排開。由儀門直接大堂。直鬧得殺氣騰騰。大堂前高齣營務處的大旗。又有兩名高頭。胖膀的儈子手。頭戴虎紋頭巾。身穿紅衣。腰束革帶。各抱一口紅絨刀套的刑刀。兇睛一瞪。賽如鷄卵。大堂上。吏役如林。肅然鵠立。掌刑的人。各提着藤條竹板。枷索赫然。堆在堂上。再望到堂階下。有一矮櫬。上鋪紅氈。氈上並列着。便是那大小飛廉的頭號夾棍。須臾。排場既畢。當有人去報知朱異。這一來。登時招得大堂前人山人海。雖不敢喧嘩。却免不得悄悄議論。有的暗歎朱異兇酷。有的便說朱異是耗子啃貓口。簡直的是作死。正在萬頭攢動。大家爭望。只見有一持籤的健役。由儀門外。飛步入報。便聞堂上一喊。堂威。大家急忙瞧時。早見朱異。穿了簇新新全身公服。昂然升座。朱異本生得長項長腿。尖嘴縮腮。唇白色面皮。通沒得甚麼威儀。但是這時却要吹鬚子瞪眼。橫作氣勢。正一拔腰板。手按驚堂木之間。便聞儀門外鐵索琅然。衆觀者忙望時。不由駭然。正是。

壯士試威。貪吏作氣。絕好排場。一番遊戲。

次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鄧伯通遊戲試官刑 朱廳官張皇驚手諭

且說衆觀者聽得鐵索琅然忙望時早見儀門外趲進一班人衆是前後四五個健役簇擁了個七旬上下年紀的老者便是太湖中那人那老者八尺身裁赤紅臉兒生得劍眉虎目精神炯炯頰下一部長髯因風飄拂根根見肉端的賽如銀條這時却禿着頭兒亮澄澄大腦門狠透着精光充滿身穿一件灰布袍跛着鞋子一面手弄鬚索一面向牽索的健隸笑道老哥快走一步俟少時事畢咱大家到東陽居喝他一場子我的請兒難道叫你他老幾位白搭一踇辛苦腿不成大家見了嚙的一擠却被在場的公人等喝住正這當兒那老者己滿面是笑隨了健隸等直上大堂於是堂上又暴雷似一喊堂威但聞朱異亂拍驚堂木並厲聲喝叱偏那老者琅琅的回了幾句話接着便哈哈大笑衆觀者苦於聽不清望不明正在你推我擁的都圍向堂前便聞朱異拍案大喝道你這老猾還了得麼你竟敢挾衆抗捐咆哮公堂我老爺立時斫掉你腦袋也是平常今姑念你老悖昏憤不知法度我老爺且從輕發落叫你曉得本廳的刑法利害說着大喝道左右且與我夾起這廝堂上吏役正在噉應如雷這裏大家忙望時便見那老者大踏步隨衆下堂却一面搔着禿頂向值刑隸人笑道我老漢這兩日正苦腿風發作走起路來又酸又麻便如腿肚子灌了醋似的沒別的有勞你衆位少時套上來棍多使點勁頭兒那個要只圖省力氣弄的我不痛不痒少時下堂咱們再見少說着我也搨他二十四把再搭上個半把的零頭哩一句話招得大家幾乎都笑又在相視暗讚之間便見那老者四平八穩的伏臥於地一伸脖子道喂老哥爽快些咱們是早完事早散不含糊東陽居的小意思俺早就準備下咧那值刑的隸人忙從矮櫬上先取過小飛廉抖手展開便向老者腿上安置停當手拉緊繩目視堂上之間便見朱異

氣得瘟神一般。一面拍得堂木，拍拍山響。一面手兒一擺，那隸人喝一聲，左右價一緊繩兒。這一來，不趕緊，但聞格吧一聲，閃得兩個隸人幾乎跌倒。那朱異在公座上，直着眼兒，也便直立起來。一時間堂上下的人，正在神搖目駭，只見朱異大喝道：「好老猾，莫非你會邪術不成？」左右速換大飛廉伺候。就這聲中，大家瞧小飛廉時，已自折爲四段。於是大家急轉眼光，只見那大飛廉亮瑩瑩，是聚木爲胎，外加油漆，足有茶杯口粗細。大家正替老者捏一把汗，那老者却笑道：「這是怎麼說呢？老漢腿風發作，倒壞了一副好夾棍。這次你們悠着些使勁，頭兒好對付老漢。這兩條廢物腿，不然再壞掉一副，別的不打緊，咱們老父慈惠爲懷。一時間叫他那裏尋夾棍去呀？大家聽了，方在且驚且笑，便見值刑隸如前的與老者套上夾棍，才一緊繩兒，那老者忽的腿抖身搖，直聲亂叫。這一來，喜壞朱異，正要步下公座，親來監刑，但見那老者猛的一迸兩腿，接着便又是一聲響亮，那大飛廉一折四段，中有一段，甩躍得尺把高，正戳在一個值刑的頭上。（閒中著色，精彩百倍。）痛的他大嘴一裂之間，便見一人從煖閣後，如飛跑出，不容分說，將朱異拖入閣後，轉眼間，又跑出來，一面喝令堂上下公人各散，一面徑從地下扶起那老者，連揖不迭，並且沒口陪笑道：「得罪，得罪。做東今天酒醉，沖撞足下，且看小弟薄面，不要計較於他。若是小弟在衙時，做東也不致如此鹵莽。這真是有眼不識太山了。說着，竟將老者扶入衙中，望得衆觀者，好不詫異。其中就有好事的，單要瞧個究竟。不多時，只聽衙中一陣傳呼送客，登時間中門大開，那老者竟從裏面笑吟吟搖擺出來，屁股後面還跟定朱異，千打躬萬作揖的恭送不迭。那老者却頭也不回，恰好一眼瞟着兩個值刑人，便笑道：「諸位走哇！老漢這便向東陽居恭候台駕，謝謝你這兩夾棍，治好俺這風寒腿哩。」說罷，哈哈大笑，雙目一張，神威凜然，嚇得朱異方在目定口呆。那老者已自揚長而去。當時衆觀者見朱異前倨後恭的樣兒，都莫明其故。後來衙中人傳出消息，原來扶老者入衙的那人，便是那位高

幕友因爲他方從家中轉來恰值朱異升坐大堂鬧得烏烟瘴氣及至就人詢明朱異因魚稅之事方與太湖中那人爲難高幕友大驚之下便先去拖入朱異道東翁怎的如此胡鬧這老者名震江南是當今第一豪士不但氣勢甚大並且來去如風暗中取入首級只如探囊取物便是豫王兵到江南時那樣的誅鋤豪右都不敢輕易撥撩於他東翁無端的開罪於此人却不是自討苦吃於是一說老者姓名只驚得朱異舌橋不下便忙命高幕友邀入那老者謝罪不迭一面價收回徵取魚稅的諭示不但抹了一鼻子灰就此罷手便連索日的下馬威也就從此偃旗息鼓原來朱異是個色厲內荏的人既碰了硬釘子便不敢胡鬧咧但是每想起高幕友說那老者取入首級如探囊取物的話還是悚然汗下這也不在話下說了半天那老者究係何人料諸公都是明眼人不待作者來點明自然都曉得是鄧伯通了且說朱異自被伯通挫折之後到也狠聽教訓便收起威風只作他那奉行故事的官兒太湖廳缺份肥饒過得年把官囊甚裕沒事時合許氏燕居自樂倒也十分寫意一日正在內室閒坐因那都統的壽辰在卽兩口兒商量餽送金珠壽禮許氏便笑道俟他壽辰到時俺也當親去祝壽才是朱異聽了只是嘻開嘴瞧着許氏手拈的裙帶兒半晌不語許氏覺得便笑唾道你沒的沒正經胡思亂想俺因你在這裏提起鄧伯通來便嚇得獼猴似的一個男人家通沒胆兒看了令人長氣俺此去借着祝壽想求人家給你調個缺分你以爲又是(句)朱異笑道又是甚麼橫豎我也沒說甚麼許氏一紅臉兒道正在嘻笑之間忽微聞院中僕婦俏笑道害邪的難道你沒長腳子俺偏不去替你傳話休說王府中來人便是王爺來干我甚事朱異向牕外瞅時只見僕人高祿正向院中一個僕婦一面笑揖不迭一面兩指交疊向牕裏一弩嘴兒朱異見了料是有事正要喊喚高祿只見又一個僕人氣急敗壞的跑來沒好的一瞪高祿道你真罷了這樣急促事兒你怎還沒進去回話呢說着跑入室朱異這裏方站起那僕人

便道。如今豫王府內，來了兩個差官，說是緊要密事。現有王爺手諭，請老爺快去面談哩。朱異聽了，方在一怔。那許氏已滿面堆下笑來，道：「這說不定，便是來報甚麼喜信兒。」王府差官是「不可怠慢的」，不提朱異唯唯之下，忙隨那僕人，覓向客室。且說許氏這裏，一面靜聽佳音，一面檢點出許多新奇壽禮，都用紅紙紅絨繩兒扎裹停當。又因去祝壽，特作了一雙鑲珠刻繡的鳳頭小鞋兒，便坐在榻上，穿試大小，正手握蓮鉤，一面約抹，一面低鬟微笑。若有所思，只見朱異，慘白的面孔，喘吁吁跑入，手裏拾着一件信，顛頭抖抖的，置在榻頭，隨手奪過自己的新鞋兒一拋，道：「婆婆，虧你還有心有腸的，扎括脚兒，咱這就回家抱娃子去咧。還弄這沒要緊作甚。」許氏見了，也自怔住，以為是有甚麼撤任的消息。因唾道：「你便是撤任，也沒甚麼大不了的事體，還值得這副猴形兒。」朱異道：「若是撤任，倒好辦咧。你瞧王爺這手諭，不是分明要我的命麼？你想太湖何地，鄧伯通何人，嚮他要一班刺客，又是何事？我與其喪命湖中，還不如回家去，死在坑頭上，還落得個全尸整骨哩。」許氏見他說得苦惱，又兇實，也顧不得去穿鞋兒，便光着脚，跳下榻，忙取那信件中的手諭瞧瞧，不由嗤的一笑，便咬着牙兒，手起一指，戳到朱異額上，道：「恨煞人的，你這膿包貨，便使勁子嚇我這麼一下子，我當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原來王爺只派你向太湖中去一躺，這是人家王爺瞧的着你，你這次倘能討出五刺客來，那時王爺見喜，你怕不陞官加三級，抖起來麼？一言方盡，那朱異早苦着臉子，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太湖一水，儼如敵國，不有伯通，羣俠焉託。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宣王諭朱異約同僚 入太湖羣英歎國難

且說朱異苦着臉子道：你曉得甚麼？你想鄧伯通既敢藏着刺客，有甚麼不敢作的事？一定是早有準備。俺這一去，他怕不趁勢反他娘的。你想那開刀祭旗的人，不是區區還有那個可憐我搭上老婆，巴結這個鳥官，雖落了幾個錢，還沒空享用。如今伸了頸兒梗，去試他那涼滲滲的一刀，好不苦惱得緊。沒別的，俺只好自告才力不及，不作這官兒了。說着，蹣蹣脚，只顧就室中來回大躡。這一來，倒招得許氏，撲哧一笑道：難爲你也是個官兒，便這等沒見識。那鄧伯通也沒有招兵買馬，也沒有積草屯糧，也沒有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邪法。況且合他要五刺客，他認這筆賬不認，都還未定。平白的他就反起，殺掉你麼？並且王爺手諭，只叫你賈論入湖，查看伯通是怎生光景，又沒叫你去捉拿於他，你只去一騎，據情回稟王爺，便完事一宗。只管怕他怎的？朱異道：話雖如此說，只是俺見了鄧伯通，就有些肚子顛頭的，並且他那生愣性兒，也說不定不要我的腦袋。如今咱們要死死在一處，那麼你合我去上一騎吧，不然，拋下你，我死後也不放心哩。許氏笑道：你真嚇昏了。俗語云：喀馬（俗謂牝馬）上不得陣，俺誰是處處給你撐腰子？作這官兒，也須看是甚麼事體。如今你既自己去胆怯，怎不尋兩個幫手呢？朱異愕然道：甚麼幫手？現在那裏？許氏道：你這糊塗蟲，你白想想，聽你指揮的，還有那個。我常說你死心瞎眼，平日價膜起臉子，不去聯絡人家，難道這會子你就忘了不成？朱異恍然道：不錯的，他兩個，倒是比我能幹的多，只是而今急來求他們，少時，他們若推辭時，少不得還須太太搭個手兒，哩說着，抓起那手諭，匆匆的費向前廳，便一迭連聲的分咐僕人，速去請邵老爺、湯老爺起來。原來這大湖廳地面，還設有兩員巡檢官兒，一個駐在角頭，一個駐在下楊灣地面，都距廳治不遠。角頭巡檢名叫邵光煦，久於其任，是個老世故，爲人能說善道，十分機警。下楊灣巡檢是個世家子弟出身，爲人甚有骨氣，雖爲小官，却不自菲薄。到任以來，狠與地面上辦了兩樁正事，詰捕奸盜，頗爲盡職。他姓湯，單名一個淵字，好馳馬試劍，也略通拳棒。

生得長身嶽嶽，狠有氣度。那巡檢官兒雖小，惟下有楊灣巡檢，却與他處不同。不但衙門氣象闊大，規制宏廠，乍望去，便如府道衙門一般。並且門列檠戟，左右的吹手樓兒，巡檢出門，照例的四人，大轎、鼓、吹、放炮，那烏穀兒（滿洲語謂氣勢也）簡直的就大咧若問，何以如此？原來這其中還有點故事，甚是有趣。這話還在明朝年間，也不知是那代帝皇駕前，有一位得寵的大臣，官居宰輔之職，既承聖眷優隆，未免心高氣傲。皇帝便想挫他驕矜之氣，以老其才，恰值一日，某大臣在經筵侍講，偶然引徵古書中一段鬼神典故，照例的先背誦原文，然後再講。那原文中有「神鬼兩字」，某大臣陽然大意，却顛倒價讀作「鬼神」。於是皇帝親洒宸翰，立降綸音，題詩一首，以賜某大臣道：

神鬼如何作鬼神，讀書還是欠功勤。此人不可爲臣大，罰爾江南作檢巡。

當時某大臣見詩，知自己業經貶官，於是謝恩而出，卽行蹇馭，襪被拱了個老奴，行抵江南，一逕的費了欽賜御詩，問那巡撫官兒，索要巡檢缺份。這一來，驚得那巡撫，屁滾尿流，明知皇帝是挫折某大臣，說不定，不久的依然起用。倘若怠慢了他，那還了得。於是一面將某大臣留在署中，以客禮相待，一面簡定了下楊灣巡檢的缺分。因某大臣雖是被皇帝罰作巡檢，並未將原官革職，那巡撫體面得此意，所以將那巡檢衙署修理得那麼氣勢，又爲保護某大臣，託言輯私需人，特添設巡兵二百人，一切整理都畢，然後準備輿馬，恭迎某大臣去。赴下楊灣巡檢之任。果然爲日不久，某大臣被皇帝召回，仍爲宰輔。從此那下楊灣巡檢體制闊綽，便相沿下來，直至清朝定鼎後，還是如此哩。當湯淵抵任時，那巡兵等人數雖然不少，但大半都老弱不堪，並雜以市井無賴，除了麻煩地面外，便是長日嬉遊，那裏曉得甚麼操練拳棒。於是湯淵極力整頓，一面汰老弱，募銳健，一面公餘之暇，按日價操練巡兵，並親教他們技擊等術，不消數月光景，早壁壘依然，精彩一變，以之輯私捕盜。

居然其效大著。所以太湖廳當地人提起下楊灣巡檢來無不稱讚。湯邵兩人既這樣精幹，自然瞧不起那位憲台朱異。光煦老練圓活，還與朱異周旋一二。湯淵却少年氣盛，甚鄙朱異之爲人。除因公偶相晤接外，平日價通沒款洽。偏搭着朱異也與湯邵氣味不相投。同寅間，連杯酒往還，都稀稀的。所以這時許氏說朱異死心瞎眼哩。慢表朱異，自在前廳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且自等候湯邵兩人商量同赴太湖之事。且說許氏見朱異跑向前廳去請湯邵，雖是心下少安，但又未免怙愎着湯邵兩人，或不肯去憑朱異自己入湖。他曉得查着伯通甚麼，回頭向豫王跟前稟覆情形時，倘有舛錯，那還了得。一會兒又想鄧伯通萬一真個殺了，第一時間人意造反起來，捉住朱異，動起粗魯，真也不是要處想的。怔怔的，不由面紅耳熱，便只管商量着擺列的許多壽禮，通沒作理會處。正這寫兒，忽覺足下冰冷，低頭瞧瞧，不覺失笑。連忙取過朱異拋的新鞋兒，坐向榻頭，方拾起那支光脚兒，正要從新穿試，只聽前廳裏一陣喧譁，並拍案吆喝之聲。許氏聽了，正握着脚兒，悚然傾耳，便聞院中奔馬似的脚步響動。這一來，許氏大詫，以爲定是朱異合湯邵兩人說翻了腔。那伺候的僕人們，前來報信來咧，只慌得不顧穿鞋，隨手兒揣入懷中。方纔站起，但見門簾開處，却搶進個大脚僕。一見自己，但失驚打怪的道：「太太快瞧瞧去罷，可了不得咧！」刻下老爺合姓湯的說岔咧，兩個人一對兒烏眼雞似的，都在那裏勒大眼，膊虧得姓邵的一張嘴畫眉似的好說歹說，方將他兩個勸開。如今正都大眼瞪小眼哩。許氏聽了，更不待那僕婦問畢，便三脚兩步跑向前廳，正要從牕隙向內張時，便聞邵光煦哈哈的笑道：「俗語說的好，事緩則圓，還有過不去的事麼？」老憲台也不必說甚麼湯兄抗委的話。湯老兄也不可鑽牛角，鑿四方眼兒，說甚麼王爺札諭中，只命老憲台去的話。咱們既是同寅官兒，遇了事頂好是大家捧着辦。如今閒話揭過，這風火事兒是耽擱不得，咱就商量正事吧。」便又聞朱異啐的一聲，似乎是生氣一般。許氏忙向裏

張時只見主位上坐着朱異直挺挺的氣得面孔煞白。粘着兩撇短鬚兒直喘粗氣。湯淵却挺然按膝坐在客位上微微冷笑。那邵光煦却擺着長袍兒就室中來回大躡兩旁有兩個伺候的僕人都嚇得逼定鬼一般。一個只管發怔那一個却端了一杯茶。蹭向湯淵身旁彷彿欲進不敢的光景。許氏平日雖聞得湯邵兩人的大名。却不會見過。這時仔細一瞧只見光煦年可五十餘。面目和靄時作笑容。望而知是個久經世故的圓活脚色。再瞧湯淵不由心頭怦然一動。又望望朱異那猥瑣模樣不由暗想道。人家姓湯的也是他媽養的人。家是怎麼長的呢。原來那湯淵正在壯年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朱。兩道劍眉。趁着點漆瞳子。端坐那裏端的似玉山一般哩。許氏望得正在心下模糊。便見湯淵慨然道。非是俺遇事退縮。巨耐老憲台只管拿出上司面孔來分咐於俺。那裏令人耐得。今邵兄既如此說。俺敬聽指揮。就是光煦聽了。還未答語。那朱異却哼了一聽。許氏惟恐湯淵見狀不悅。便連忙自掀簾兒。翩然逕入。這一來。室內三人光景。登時立變。朱異是惶然跼起。湯淵是愕然離座。惟有光煦。忽的撲哧一笑。雖登時止步。却只管低下頭去。瞧着那光光的磚地。彷彿不敢仰視一般。原來許氏雖沒見過湯邵。湯邵兩人却因許氏時時的出衙遊覽。都會見過的。這時那發怔的僕人忽見許氏來。未便以爲定向裏間落坐。便一抖機伶。趕忙去打起軟簾。那知許氏睽都不睽。却笑吟吟向湯邵兩人道罷。萬福。便俏擺春風的。覓到湯淵跟前。注定了湯淵面孔。便笑道。你湯老爺不要合他一般見識。他（指朱異）是個不會說話的人。凡事都看我吧。可是邵老爺說的好來。事兒大家捧着辦。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二位捧他就合捧我一般。你瞧瞧。真就氣得湯老爺鬚角掛汗咧。且吃杯茶。消消氣吧。說着。又是一個萬福。方一扭纖腰。要從那端茶的僕人手內接過茶來。去敬湯淵。慌得湯淵一面躬身。連道不消的當兒。忽見光煦輕趨碎步。蹭向朱異跟前。綳着面孔道。老憲台如今事體就緒。不必掛心了。倒是這冰凉挺硬的磚地。您可以費費心。

尋條地毯鋪鋪不然。冰壞俺們這又大又粗的脚，倒不在乎，就怕冰壞人家。（句）說着，哈哈大笑這一來，許氏猛悟，只慌得噴了一聲，頃刻嫩臉飛紅，偏偏那支光脚兒，噌的一滑，許氏一歪身，說也湊巧，竟將一個香漬漬的一點朱唇，直僂到湯淵臉上，慌得湯淵一面唔呀着，直向後退，那知後面不但是榻沿，並且脚下有個滋痰桶，湯淵脚下一絆，一個後坐兒，向榻沿仰面便倒，恰巧許氏脚下的滑勢，也自收煞不住，便軟哈哈的一逕的直壓上身去。這時湯淵大駭之下，自然手舞足蹈，一陣推撐，那許氏衫襟一颺，早又將湯淵一支手，罩入懷中，氣得朱異，更顧不得再哼，趕忙跳起，奔過去，便拖許氏，只手還未到之間，只見湯淵唔呀一聲，一個鯉魚打挺勢，直跳起來，不但立將許氏掀翻在地，並且有一支尖翹翹的新鞋兒，隨着湯淵手舞之勢，颺一聲，飛將起來，偏偏那端茶的僕人，瞧得怔怔的，只管發呆，說時遲，那時快，地下許氏，方老着臉兒，如飛爬起，閃入裏間的當兒，那鞋兒拍的一聲，却不偏不倚，正落在茶盤內，兩支粉綻茶杯之間，一時間紅白相映，好不鮮豔，但是那僕人，却捧定茶盤，越法呆的如塑像一般，張得朱異，正在連連躁脚，那光臉，却拖了湯淵，拔步便走，並大笑道：老爺台儘管放心，赴太湖之事，俺老翁指揮就是，不提這裏朱異，送客回頭，見了許氏，又受了一番鬧教，然後酌帶人役，會同了湯邵雨，匆匆便領進太湖，如今且說那六公子等，大家從躍鯉酒店，上得小船，由躍鯉鼓棹，直赴鄧莊，這時船上大家，形儀各異，六公子合騰蛟，是目注湖水，若有所思，陸香是呆呆的，瞧着躍鯉鼓棹，惟有曼華魏耕，更來得別致，兩人對坐船頭，乾貼了一會子，魏耕是手摸肚皮，不時的哞的一聲，並且以拳拄膝，將膝蓋支出老遠，曼華是蹙眉咬唇，不時的回望來路，宥得兩支耳環，閃閃燦燦，一面抱膝，用一手儘力的捻那脚尖，見少時，口內喃喃的，也不知唧唸的是甚麼，那躍鯉，一面鼓棹，一面瞞着大家，正覺好笑，忽聞六公子長歎一聲，那騰蛟，剛道得一聲公子不必如此，只見曼華，忽的儘力子咬咬牙，見機伶伶一抖身，見便如小

孩們打尿冷戰一般。接着便恨道：真是兇王命不該死。俺當時那一脚，若像這樣的，少爲加點勁兒，咱大家也不負此行了。說着，猛的一蹬脚兒道：你大家瞧着，早早晚晚，俺叫韃兒們曉得我，終須拚個你死我活才罷。（略逗下文。）一言方盡，只見魏耕抱了自己膝頭，殺猪也似叫將起來，並大笑道：痛快！痛快！只曼姑這句話，俺就少爲出些啞叭氣了。（迴映有致。）俺這膝蓋，被你踹穿，也是值得哩。原來曼華那一脚，却正踹中魏耕膝頭。當時大家見狀，彼此都笑。那躍鯉鼓掉如飛，須臾，惹過幾處水村，只見村中出入的人們，往往胸前掛個小木牌兒，上書齋戒二字。六公子以爲是甚麼齋期之類，也沒在意。不多時，船經黃蘆港，只見蘆葦青蔥，波光淡沱，風景依稀。那一夜裏，大家在此停船醉月，妙舞高歌，風光甚佳。依然如在。六公子心有所觸，不由歎道：咱等先時的那夜裏，在此遊讌，意謂兇王不日授首，一時意氣頗稱極感，不想所謀無成。今日就這般頹氣，大家聽了都爲慨然之間。那曼華却一梗頸兒，用脚尖連蹴船板道：公子不要說了。聽了，倒令人長氣。但是事機之來，也難預料。不定何日，俺不拘抓住那個大頭子，總要扎實實給他一下子哩。說着，一放捋膝的手，又要踹去。慌得魏耕一驚，一閃身兒道：慢着，慢着。俺這膝蓋，委實的不堪承教了。大家見了一陣大笑。這才破開了鬱悶之氣，須臾，船抵鄧莊，就岸樹燈籠，大家紛紛下船。魏耕大踏步走在前面，方望着伯通宅前一番高樓，又自啐了一聲，只聽宅左邊，驢聲大鳴，林影閃風，便有人大笑道：諸位這次端的辛苦。雖一擊不中，也足禱兇王之魄了。魏耕望見先自如飛迎上，正是：

志士平生心，太湖一片水，心與水俱長，風雨乃如晦。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鄧伯通複壁藏寶 普陀山觀音顯異

且說當時大家見林影開處轉出一人。正是伯通。長袍跣履。態度條然。騎了魏耕那匹驢子。驢屁股上還掛着一個酒葫蘆。見了大家。連忙跳下驢來。正一手拉了。望着大家笑吟吟。暫進數步。不想那驢子望見魏耕。便雙耳一聳。儘力子放聲大叫。接着便就地大滾。俯仰作態。恰好魏耕一步搶到。更不去理會。伯通便從地下抱了驢頭兒。只顧了哈哈狂笑。就這聲中。六公子等一齊覷近。那曼華不容分說。便去撮了伯通的白鬚兒。一面頓足道。都是你老人家弄個媽媽子氣的甚麼。劉先生未從舉事。先望他那甚麼天象。說甚麼滿洲氣旺。恐舉事無成的許多喪氣話。如今果然被他一片喪氣話。害的俺們白跑一蹣。你老人家還沒事人似的。逍遙自在。跑驢子頑哩。如今俺們肚皮都要氣穿。你老人家到底是怎么辦吧。難道白不拉搭的。這就罷了不成。咳。真氣煞我咧。說着手勢一一頓痛得伯通正在一皺眉頭。那知這時魏耕已從驢腓上取下酒葫蘆。打開來狂吸兩口。便將餘酒向驢嘴一灌。順手兒一拋。葫蘆却連驢帶人的跳將起來。恰值伯通脫却曼華撮鬚之手。向後略閃。碰一聲。正合魏耕碰個正着。這一來。招得大家哈哈都笑。陸香忙去拾起酒葫蘆。拉了驢子。於是六公子搶近一步。面帶愧色。方要向伯通講話。那伯通却一面向六公子搖手。一面向曼華笑道。這又是俺的不是了。曼娘不要着急。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那兇王且容他多活些日。也不打緊。你等在南京一番情形。俺聞羅鯉報說業已盡知。此間非講話之所。且到宅內細談吧。（此等節目處頗難著筆。最易入枯燥無味。須看作者匠心經營。生趣盎然處。方是善關老書。）正說着。恰好宅內僕人等聞得宅前喧笑。也自覷來。忙接牽了那驢子。頭前引路。一時間大家覷入宅內。就前廳隨意落坐。伯通向大家略問過舉事失敗的光景。因笑道。事之成敗。原無

一定只有劉先生飄然隱去。却非俺意料所及。但是他急於隱去。亦自有見。你想南京。經你們大鬧之後。自然是偵騎四出。張論緝捕刺客。他恐遭羅弋。所以隱去爲妙。如今俺因劉先生。想到諸位身上。雖不必如劉先生遠遁他處。但是這刻下一兩月中。總宜韜晦。爲是怕的是（句）大家聽了。正在相視而笑。曼華却一挑眉兒。睹氣子道。怕甚麼。你老人家。真是老沒能爲咧。俺們雖是火雜雜鬧了南京。恐怕那兇王。連俺們的踪影兒都不曉得哩。你老若不甘心。只好快打幾支鐵櫃。把他們連胳膊帶腿的都盛起來。俺是早有話在先。南京到北京。只是一路通。如今俺一網。沒打着小魚。且索性到北京。打個大魚頑頑。你老人家。把他們收藏的發了白毛。緣毛。俺都不管。韜晦。韜晦。等到了七老八十。像你老人家。那白毛。蹀躞的樣兒。就勢兒。換個木櫃。葬起來。大事完畢。也就不再用再韜晦。只好任人家。韜兒們鬧塌天吧。說着小嘴一撇。綳得臉兒。笛末一般。恰好坐近躍鯉。猛可的一跳。腳見。方要蹙去。可巧躍鯉。偶一移足。却正踏在曼華腳尖上。鬧得曼華。只顧皺眉。沒好的瞪了躍鯉一眼。招得大家。正在含笑。伯通便道。話不是這講等。俺說的韜晦。並非是叫你們藏形匿跡。不過是當此時光。只宜優遊閒處。徐看機。不可趁此熱火勁兒。再有所圖謀。可是劉先生留書的話說的好來。只留得報國種子。何爭早晚。俺如今又想起未舉事時。躍鯉會說。在南京曾望見郎湛。那廝詭毒多端。又善偵察。專以的遇事生風。他果在南京。倒也不可不慮。並且疲張那廝。足智多謀。他居然事先能識破劉先生的作用。便是此人。也須防備一二。好在俺這裏。足可潛居。咱且慢慢的探聽兇王動靜。再作道理。便了。躍鯉道。正是。正是。俺隔數日。便當向南京走上一趟。凡事不可大意。才是說話間。由僕人端上茶來。那陸香愣愣的。只顧聽話。忘其所以。手內還。着個酒葫蘆。怕通一眼。張見。便命僕人。接過葫蘆。却笑道。你們不曉得。當你們未到時。悶得我。也是甚麼似的。恰值各村中朝山的香客們。邀我去商量今年朝山之事。大家談話吃酒之下。俺覺得酒味頗

佳。便從他們要了一葫蘆。我想你們這當見，都心頭悶個大疙疸。過個把月後，何妨也跟我去朝山，散散悶兒。那所在山水風景，端的能豁人懷抱哩。於是一說那朝山之事。原來那甯波地面，靠海下，有座普陀山，龍飛鳳舞，直臨海濱，上面峯洞名勝，不計其數。單是廟宇宮觀，尼菴等，就有一百多處。其中有處大雄寶刹，俗呼爲觀音娘娘廟，不但地勢奇特，並且靈異昭著。那地基，便是閃出的一片山崖，高可百丈，下臨大海。從崖上面修起那大雄寶刹，遠望去，玲瓏縹渺，上浮天半，便如唇氣吹成一般。刹內是殿閣連延，足容數千衆。每年兩季，開其大香火，甚是熱鬧。那遠近的朝山男女，簡直的盈千上萬，或從水，或從陸，往往不遠數百里，接踵而來。更有那誠心發愿的人，或着赭衣，扮作囚犯，或滿臉上塗畫青紅，扮作隨娘娘駕的鬼卒，又有破出痛苦的，或項戴大枷，或臂掛盤香，或赤起脊梁，去抵擋那風吹雨打，並驕陽曬炙，那越發誠心的，竟從發脚之地，一步一磕頭，直磕到娘娘座下方才爲止。更豈有此理的，便是那些女香客，人又呼作佛婆，不怕在家下，只管打公罵婆，外掛着偷摸養漢，一去朝山時，你瞧吧，先弄一本子高王觀世音經，念得滾瓜爛熟，然後作茶色經衣，黃色經袋，每人一條杏黃色經帕，箍在頭上，都打扮得土地奶奶一般。然後各拿了朝山進香的小黃旗，見大家成羣結隊，一路念佛，直然的聲聞數里。一時間，也說不盡許多的形形色色。因此每當朝山進香之期，那水旱兩路的香客，大有滿山滿谷之勢。至於那普陀山上，廟觀甚多，爲何燭這娘娘廟，傾動一時呢？因爲當初這觀音大士，曾示過一番靈感，說起這古話見，還在明朝洪武年間。太祖定鼎南京之時，那太祖以梟雄崛起，以馬上得天下，登極以後，猜忌日甚，初則殺戮功臣，繼則遷南省的豪家大戶，以實北邊。怕的是他們冷不防的圖謀不軌，未後更尋思到富人身上，因爲富人財力，足以聚衆發難。其時江南有三個大富翁，真是富堪敵國，一是無錫顧子成，一是蘇州沈萬三，那一個却是甯波王佩恩。當時有句口號，是黃金用斗量，還屬顧沈王。顧是

個文墨名士。性情瀟灑。頗有時名。沈是個樸實長者。以得窟藏起家。多藏異寶。那王佩恩。却以走海船發富。佩恩性子耿直倔強。平日慷慨好施。甚能得人。是個服軟不服硬。富而俠的脚色。那時佩恩堂上。只有一個老母。佩恩經營船業之餘。家居侍母。備極奉養。到也十分自在。及至太祖猜忌富人的意旨。傳將出來。不消說。凡是富人都各惴惴。那老母雖是婦人。頗有見識。便將佩恩喚到跟前道。兒呀。你不見皇帝猜忌富人的心。就要發作麼。咱預爲之計。快獻上一大半兒家財。去充軍餉。或可免禍。不然。等他尋到頭上。後悔就遲了。佩恩聽了。殊不爲意。便道。娘莫聽外間的風言風語。豈有堂堂帝王。找尋富人之理。咱一不爲非犯法。二不欠糧欠稅。怕他怎的。那老母見佩恩不聽。只得且罷。那知沒過得數日。便聞皇帝下詔。徵取名士。顧子成。欲待以太常少卿之職。子成推辭不就。皇帝便賜子成一詩道。寄語江南一老牛。草肥土暖足優遊。主人有甚虧負汝。鞭打繩牽不轉頭。那子成得詩。大驚。情知皇帝不懷好意。便一夕散盡家財。與族中並鄉里貧衆。只少留餘貲。弄了一支小船兒。載了妻奴。並琴書詩畫。竟自變姓名。飄然遠遁。從此便浮家泛宅。往來江湖間。只以賣畫自給。皇帝聞得。大悅之下。思量起沈萬三來。便又題詩寓意道。百官未起朕先起。百官已睡朕未睡。不及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擁被。那萬三聞得此詩。自然也是慌了手脚。便一面輸家財之半。以助邊餉。又獻上一個家藏的聚寶盆。至今南京有聚寶門。太祖埋聚寶盆於城基下。以鎮旺氣云。還恐皇帝未能忘懷。從此便以酒自晦。往往蓬頭垢脚。佯狂市上。遇着乞丐輩。便拉與飲。醜態醜態。通没人樣。鬧得一時有窮乾淨富。盪盪的口語。幸而這時皇帝。只顧了命官派將。搜求元裔。便丟開沈萬三。不去理會。那王佩恩的老母。聞得這兩件事。便又懇切切。開導佩恩。命他以財輸官。那知佩恩反倔性發作。還是一百個不爾乎。老母料禍事將作。日夜流涕。因索奉觀音大士甚虔。這時便長齋念佛。每日禱告於大士之前。莫免禍事。佩恩見了。反倒好笑。正這當兒。果然

皇帝一視同仁。那赫然宸翰，業已到門。原來這時，浙中海下，倭寇作亂，朝廷方需戰艦海船，以供軍用。皇御賜工佩恩那首詩，上面寫得明白：道：海濱一夕起風雷，戰艦艨艟一例開。借爾海船五百艘，順風快快送將來。當時佩恩得詩，不由且驚且怒，因為五百支海船，搜括家貲，雖拿的出，但是佩恩偏性非常，却不肯服這口鳥氣。於是一挺鎗兒，任憑緹騎一索牽去，便入刑部大獄。你想當時太祖是何等威嚴，只要震怒起來，休說佩恩被誅，便是王姓家族，也勢難幸免。於得佩恩的老母，驚懼之下，一痛幾絕，便日夜哭禱大士，願顯靈威，以紓家禍。果然是心誠則靈，一日老母悲憫之下，偶向門首望望，只見一個慈眉善眼的貧苦道婆，身穿白衣，前來化齋。手持一個漁籃兒，却沒底兒。老母便歎道：俺家最好施齋濟貧，往日時，都有人專管此事，只是師父你來得却不巧，皆因俺家現有重禍，一家人便是喫飯，都沒心腸。那裏還有暇施齋，只有今早俺的早飯，還未用，便把來與師父吧。說着，命僕婦取到飯，僕婦一望那魚籃兒，便笑道：你這師父，敢是憨子，籃兒沒底，怎的盛飯呢？那道婆笑道：沒底才好，有底便不好了。你們家不就吃了有底的虧麼？（俗謂富足曰有底）說着用籃接飯，說也奇怪，那飯竟一粒不漏。老母覺得奇怪，又見道婆說話有因，正在心中一動。那道婆却望望自己面色，便笑道：女菩薩，你敢是心中有事麼？為何面色如此悲苦？老母歎道：告訴你不得，俺孩兒王佩恩，現被皇帝收繫在獄，俺一家人也都命在旦夕，便是這般苦楚。於是將佩恩所遭之禍述出，不由淚下。那道婆却笑道：原來如此，但是這不打緊的，那作皇帝的人，都有一種猶龍性兒，拘着他，不成功，只好設法兒感動他，他怒氣一消，禍便解了。如今貧道說與你個方法，你只弄一道代子乞恩的章疏，以外再烙上一個狠粗糲的蕎麥麵餅，須要如此這般的形式，大小薄厚，一些不可錯樣兒。用婦人的舊兜肚，裹了這餅，連同章疏，呈獻上去，管保你孩兒立時出獄，就是老母聽了，正在似信不信。道婆又笑道：你孩兒出獄後，你却不可忘了我，我便住在普陀山上，某

廟中你有空兒。到那裏瞧瞧我。便算你的好意。俺便叫白道婆。你隨便問人都曉得的。說罷。提了魚籃。竟自去了。當時那老母。回到室內。好不怙愾。想要從道婆之言。又怕觸怒皇帝。爲禍愈亟。欲待不從。又沒得別法。思忖良久。究竟痛子心切。便一狠心。拚着老命。去碰一下子。於是一面請門館先生。代作了章疏。疏中大意。便是代子乞恩。並上蕎麥麵餅。以爲芹曝之獻。一面親自製成那餅。用婦人舊兜肚裹了。一切停當。就要親詣午門。伏闕上書。這一來。早嚇壞了王姓族衆。因爲那太祖皇帝。猜忌成性。喜怒難測。果於殺戮。代子乞恩。這還罷了。無端的弄個蕎麥粗餅。又裹以婦人熟物。這不是合皇帝開玩笑麼。倘太祖赫然一怒。不消說是全族遭殃。於是全族人。都哭號着。攔阻老母。無奈老母主意已定。便硬着頭皮。前去上疏進餅。王族中人。以爲老母這一去。怕不先就午門問斬。正都嚇的雞飛狗跳之間。說也不信。那老母竟自領了佩恩。娘兒兩個。欣然而回。原來太祖一見那章疏。本就惻然動念。及至一見麵餅合兜肚。不由泫然淚下。便立釋佩恩。准其無罪看官。你道這是爲何。原來太祖當年。仗着兩個拳頭。打天下時。本是個窮苦漢子。多虧了那位馬氏皇后。內助之功。不要說後來在軍中。同甘共苦。多虧馬后。追隨調護。便是太祖入贅馬家。爲人放牛時。飢一頓。飽一頓的。也都虧馬后。暗地維持。那太祖肚皮。方纔能飽。因爲太祖食量甚大。馬家也是小莊戶家。又且人多嘴多。那裏能容太祖儘量的搗。於是馬后。往往的偷懷食物。以待太祖。一日馬后。剛從熱鍋中。偷得一張蕎麥餅。方攏入袖。恰好有人。覘來。馬后恐人張見。便趕忙將熱餅。揣入貼身兜肚內。偏那來人。只管合馬后。瞎三話四。窺想一個熱麵餅。俱在肚皮上。那滋味。好不難受。當時馬后。只得咬牙忍着。及至那人去後。馬后如飛的去尋太祖。由貼身取出那餅。一瞧肚皮。業已湯腫。饒是太祖那等人物。也止不住落下兩點英雄淚來。由此深感馬后。牢記心頭。所以後來。從在軍至。登大室。敬愛馬后。言聽計從。馬后見太祖。太煞的威猛。過於殺戮。便隨事進諫。請太祖以寬大爲懷。嘗

時也不知保全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但是自馬后沒後，太祖因無人進諫，所以又漸漸的威嚴日甚，以致此時遂有督過富人之事。及至猛見佩恩之母所獻的餅合兜肚，儼然便似當年馬后由兜肚中取出麵餅的光景。不由頓憶馬后請自己以寬大爲懷的話來，所以頓然感動，立教佩恩哩。當時佩恩母子歡喜之下，由老母一說那位白道婆設此妙計之事，佩恩便道：「既是如此，待孩兒多帶些金貲前去，瞻望於他。」老母道：「人家說的明白，叫我去看望他，我却不可失信。於是即日準備了金貲謝禮，只帶一個僕婦登舟進發。不消兩日，已到普陀山下，泊了船。老母合僕婦登岸，漸次入山，直向某廟而來。一路上老母逢人便問白道婆，却都不曉得。老母因有廟可尋，也不在意。不多時，到得那廟跟前，抬頭一看，不由怔住，正是：

寂寂山門下，松楸歷亂開。
不聞鐘磬響，只有野雲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作福緣重修大雄剎 鬧渡口氣折宜興幫

且說那老母抬頭看時，只見那廟委實的頹敗不堪，不但牆垣圯斷，連兩扇破山門都東倒西歪，遙望裏面荒草多深，大殿檐頭都塌了一角，傾耳裏面惟有野鴿鳴嚕，竟似乎沒得居人一般。細瞧那烏黑的廟匾額，却隱隱辨得大雄寶剎四字。老母暗想道：「怪不得白道婆出去那麼遠化齋，原來他竟住這窮廟，想罷，便駐足喚道：『白道婆在麼？』」喊了半晌，通沒人答應。正要覓人去尋時，只見由廟旁草徑間，來個破衣拉撒負薪的老和尚，那老母因問道：「你這師父可知這廟內有個白道婆麼？」便煩引進，則個老和尚一怔道：「甚麼白道婆？」只老僧便是此廟的住持，方才到山上採薪而回，女施主莫非前來拈香，且請入內隨喜，就是老母聽了，甚是詫異，但是

既到廟前，只得且入內拜佛。於是主僕們跟老僧進得山門，只見大殿兩廊，圯壞雖甚，但是那廟的基址規模，却甚闊大。想當年，定是個繁盛叢林。老母一面走，一面向老僧一說白道婆如何容貌，自言現居此廟。老僧笑道：此廟向來都是男僧住持，那那來的道婆？或者他在別處尼庵中住，也未可知。說話間，趲進大殿。那老母一望龕中神像，險些兒驚叫起來，忙趨進細瞧，不由合掌念佛。登時拜倒在地，便立發誠愿，重修廟宇。這才向老僧一說觀音大士顯靈之故。原來那龕內的觀音塑像，活脫便是白道婆的面目。淨瓶魚籃儼然在望，並且魚籃兒，真是個沒底兒的哩。當時那老母回到家下，向佩恩一說此異，便立命佩恩，費金捧香，再赴普陀山，就那大雄寶刹的舊基，大興土木，重修起來，並拓大規模，廣招僧衆，請有德高僧，住持其間。從此廟運大興，那觀音的靈迹也就不一而足。最靈異的，是聖燈神鴉，甚麼是聖燈呢？便是每當風清月朗之夜，忽的火毯錯落，布滿了山麓海漢，飛騰閃爍，千變萬化，或漂浮海面，便如荷燈一般。忽然海風一起，便爾無迹。至於神鴉，更爲奇特。那廟後林木中，却有一種白項烏鴉，身兒小巧，形如鶉鴉一般。這種烏鴉，時隱時現，並且林木中，也沒得鴉巒來。如風趨去，如雲散，凡是海船上的人，望見這神鴉，便登時焚香叩拜，拋食空中，神鴉接食，然後鼓翼而散。每船行遇險，或值大風暴，只要望見桅竿上集有神鴉，舟人便歡呼相慶。任有多大的風浪，不致失事。或夜中遇險，不怕暝黑的浪頭，掀起多高，船身顛簸，堪堪待沉，如那聖燈，忽爾飛集，舟人便相慶更生。那普陀山的觀音娘娘廟，既有如此的靈異，所以歷年價朝山香客，日盛一日。又兼山中名勝，足資遊覽。每當廟香期，那四外的遊人販客，也都來湊熱鬧。那太湖中各村衆，每年價都有一幫朝山的男女香客，約有數百人之多。因爲人數既多，須有香頭，甚麼叫作香頭呢？便是由各村中，選一人爲首領，一路上進行，並約束等事。悉聽此人指揮。雖是香頭，儼如統帥，如過關津口隘，或與別隊香客，發生爭端，皆歸香頭料理。如本幫人們，不聽約束，或犯

齋戒等事。那香頭就可以高坐責打。犯齋戒太甚的人。並可以立時拔出幫去。因為香客們。人數既多。那裏都是誠心進香。有的想去遊玩。有的胡湊熱鬧。還有些沒行止的。趁男女着人衆雜踏。男女都集。暗地裏幹些偷摸摸的勾當。至於那吵嘴打架。更是時有所聞。所以須有香頭管理一切。起初時。大家朝山。也沒有香頭。皆因有一次。有兩幫香客。住在一處大旅店中。待船下海。明日便是進香之期。大家在店中。閒得沒幹。無非是互相過從。說說笑笑。既是香友。男女都不迴避。大家談起齋戒分房等事來。都笑得抹蜜似的。其中臉子厚好談諧的。未免就縱談褻事。越是有少婦長女。聽得臉上訕訕的。那縱談的。越法得意。便有人道。你老兄。莫要只管胡說八道。須知佛爺靈應。要給你個見過哩。當時大家一笑而散。也沒在意。不想女客中。有個二十多歲的媳婦子。聽得心頭熱刺刺的。出得店門。想要風涼風涼。敗敗火氣。竟過數步。忽覺內急起來。四外望望。却見距店旁不遠。有個很大的茅廁。這種茅前。是村人們爲拾糞起見。專給香客們預備的。泥牆茅蓋。裏面是淨沙鋪地。頗爲乾淨。當時那少婦。見天色將晚。四外沒人。料那廁中。沒得男客。便逡巡走去。一面價手解褲帶。不想方一脚踏近牆外。却聞得裏面嘩嘩溺響。便如激筒一般。這種溺響。分明是男子。那少婦。如趕忙避去。也就沒事。一大堆咧。那知少婦。因那會子聽了些風月話兒。這時却有意無意的。偏要張張。一個廁牆。不過及肩的高。當時少婦。就牆頭上生的叢草。隱住面孔。向內張時。不好了。只見廁院中。正有個精壯少年。低着頭兒。就牆角下。裸褲而溺。用兩手把握了。熱騰騰尿氣。沖起多高。那少婦這時。也不知瞧見甚麼。兩支腳兒。只顧懶移。正這當兒。恰好那少年一抬頭。只喜得少婦心頭。勃的一跳。便忙移蓮步。竟向牆的左近。略爲徘徊。偷眼兒見那少年。出得廁門。便笑喚道。某哥麼。你會說是今年不來進香。如何也來到這裏呢。那少年聽得人喚。從暮色朦朧中。望去。不由也噴了一聲。忙跑向少婦跟前。握了手兒。笑道。便是哩。俺這次真想不到。皆因陋念着你。想在路

上尋你說說話兒。不想總是尋不着。如今却好了。少婦笑道：你就是屬擰性騾子的。牽着不走。打着走。俺那麼約你進香。你不來。如今談不赤的。你又跟入脚踪兒。蝎螫了來。但是你可得規規矩矩的。犯了齋戒。不是耍處。少年笑道：就是吧。俺原沒有甚麼不規矩。於是兩人笑語之間。互詢住所。可巧。兩人便在那兩幫香客中。就住在一店裏。原來兩人是兩姨表兄妹。素日價便暗含着有一肚子哩。當時兩人攜手笑語。一面慢步。復覓經茅廁跟前。那少年附了少婦耳朵。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少婦便格格一笑。用指兒一戳少年頭額道：你可是想作死。店中人多眼多。你就給我老實些。好多着的哩。不要說別的不方便。是解個小手兒。都須像作賊似的哩。你且在此給我瞧着人。等我到廁內。倒是正經說着。一撿少年手兒。竟自含笑入廁。那少年一笑會意。那裏還顧甚麼齋戒。於是也就跟蹤而入。那店裏的兩幫香客們。那裏理會到他兩人。及至次日起身。將要下船。兩幫中查點人數。不見了少年少婦。詫異之下。大索各處。只是不見。後來有一香客。去赴茅廁。不由叫起潑天怪來。原來那少年少婦。正在裏面。作一搭兒。皆大歡喜。奇怪的是兩具根性。結連不開。大體成雙。只好就地婉轉。兩人神色。已自迷惘欲絕。這一鬧傳。登時萬人空巷。都擠向茅廁內。大家光着眼怔望。却沒作道理處。幫客中有愣性的。便上去生生分拆。那知剛一著手。已痛得男女兩人亂叫起來。招得衆香客。亂唾亂罵。那逞性兒的。便主張着抗去活埋。或投海中。正鬧得一團糟。虧得趕來個老香客。便大驚道：他兩人如此犯齋戒。這是娘娘顯靈。咱大家快替他禱告才是。如何倒要蠻作起來。於是登時焚香。大家望香叩祝。說也不信。那香炷未燼。男女兩人竟自豁然而分。從此不但那娘娘靈應。越法大著。那各幫香客之有香頭。也便從此而起。爲的是在路上照料約束。以免有犯齋戒之人。凡作香頭的。必須公正有聲望的人。都由各村衆輪流公舉。這太湖中的香幫。香頭起初也是輪舉。只因有一次。合他縣的香幫。打了一回吵子。虧得一位香客出頭。不動聲色的從中解紛。

從此這香頭便永推此人。原來各香幫中有一種可笑的習慣，是搶進頭香。每過關津隘口，便拚命似的爭往前進。陸路上便車馬奔馳，水路上便舟楫爭擁。三晃兩晃，一句話說翻腔。此幫合彼幫，便始而相罵，繼而相打。往往彼此的破頭爛額，攔下香，不去進，且成羣搭夥的齊赴公庭，便是香頭也約束不得。因為幫客心中都揣着個娘娘保護，就彷彿打死人，可以不償命一般。其可笑如此。一日太湖中香幫的船支，行到某渡口，正要揚帆而過，忽見當路水面上橫擱着一條大棕纜。大家正在略駐篙勢，望着詫異，忽聞纜的一頭蘆葦叢中有人大喝道：「瞎眼的人們，還不住船。」老子們這橫纜是等俺們香幫船的對不住，你們只好等俺們船過，再走你娘的清秋大路吧。聲盡處，呀啞一聲，由蘆葦中搖出一支雙槽八楫的蜈蚣刻船。船頭上虎也似踞坐着七八個彪形大漢，雖是香客打扮，却都雄赳赳的，十分兇橫。每人挾着一根鐵葉包尖的長篙，船桅上飄起一面小黃旗。上書宜興香社四字。原來宜興香社，豪橫有名，每逢進香，都携帶打手，就爲的是搶進頭香。當時太湖幫船上衆人見那船如飛，刻到纜邊，便索性的收掉棕纜，擋向路口。大漢中有一個黃布紮頭，額門上簇起一條布紮的小飛蛇。這小子生得豹頭環眼，面如鐵血，兩道疙疸眉，趁着一嘴紅黃色鬚毛鬍子，赤起兩條青筋暴露的健膊，只穿一件竹葉青油布背心兒，手提一根渾鐵短篙，足有茶杯口粗細，便見他霍的跳起一拄鐵篙，大喝道：「你若識進退的，就不須自尋晦氣，便是皇帝老子的船，也須退後些哩。」這裏船上衆香客識得此人，綽號兒飛天蛇黃阿四。在宜興地面，憑一支鐵篙，獨霸某渡口，曾合一幫鹽梟們打降二十多個人，都被他打落水中。端的是十分兇實。他既出頭，不消說是宜興香社中請他來欺壓各幫，專搶進頭香的。當時大家雖然吃驚，却不肯服這口氣，正沒作道理處，後面的各幫香客船業已陸續大至，登時屯集水面，釀成一片。其中女香客們見黃阿四豪橫樣兒，只嚇得加勁念佛。正在鬧得鍋滾豆爛，只見太湖幫船上，一位老頭兒笑吟吟站

向船頭向阿四抱拳道。朋友。這便不是皇家路。大家走。你們香船未到。豈有叫大家在此等候之理。路途上方便第一。咱大家結個好相識。不比嘔這無謂的閉氣。強的多麼。衆香客附和道。正是。正是。你老兄快些閃路。咱們同是靈山一會的人。還有過不去的事麼。這時兩支船業已接近。衆香客一面說。一面向阿四。便是一揖。其中一人。腰才直起。不提防。劈面挨了一口臭唾。黃阿四一跳丈把高。便罵道。你娘格口。老子說出話。便如板上釘釘。那個不服氣的。只管來試着。一擺鐵篙。向那老頭兒道。喂。老小子。快些閃開。老子沒空理你哩。那老頭兒聽了。正在微微一笑。各幫船上衆香客。也便齊聲大鬧道。反了反了。難道青天白日之下。你這廝就攔路劫船不成。正這當兒。便見阿四背後的衆大漢。各挺長篙。霍的搶向船頭。大喝道。老子們便是攔路劫船。也是尋常哩。說着。哈一聲。六七根長篙。麻林一般。向那老頭兒直搯刺將來。慌得衆香客。正在越法亂嚷。但見那老頭兒。並不躲閃。霍的兩膊一振。來了個大鵬展翅的式子。隨手抓住兩根篙。猛然一頓。早有兩個大漢。線牽的一般。連人帶篙。顛入水中。接着一個旋風脚。又踢落兩根篙。老頭兒這裏。手脚雖快。但是那攔刺之勢。也自如飛。當時老頭兒。脚剛落地。早又有兩根篙。二龍出水一般。刷一聲。刺到當胸。好老者。真是慣家。你看他並不慌忙。只猛提一口氣。運向當胸。但聽咯噔的一聲響。那明晃晃的鐵篙尖。便如扎到石頭上一般。登時反撞回數尺遠。將兩個使篙的。烏大漢。一齊閃了個後坐兒。這一來。瞠得衆香客。正在喝彩如雷。只見黃阿四。吼一聲。一個箭步直躡過船。方兩手舉篙。作出個太山壓頂式子。還未打下。那老者。忽的一躍三丈多高。便從上面抓住篙頭。連下落之勢。趁勢兒。向外一掠。但聞數十步外。撲通一聲。水花四濺。接着衆香客。拍掌喝彩。便如天崩地塌一般。原來阿四被這一掠。早已跌入水中。正頑得好體面的寒鴨浮水哩。正這當兒。那宜興香社船。也自趕到。船客們有識得那老者的。大驚之下。連忙過船來。一齊服禮。然後衆幫船。才按到的先後次序。銜尾價順流而下。

你道那老頭兒是那個。原來便是鄧伯通。從此這太湖香客的香頭。每逢進香的年頭兒。大家便永推伯通。伯通雖不耐煩鎖因難却大家情面。也只得應允下來。這時過得個把月之後。又當朝山進香之期。所以各村香客們約齊了。請得伯通去。又商量香頭之事。伯通一來因六公子等。將次到莊。不使出門。二來因六公子等。舉事無成。心下不高興。所以還在含糊未允哩。當時伯通述罷向普陀山進香之事。大家聽了。都各高興。臉皎便向六公子道。公子趁這暇時去朝山。給夫人（商夫人）祈祈福祚。倒也甚好。不知夫人這時怎的惦念公子。俺自到此。見着公子。雖會將公子近狀寄書去稟報夫人。料想夫人還免不了日夜懸念哩。公子聽了。正在面。色悽然。陸香却忽的紅紅的眼圈兒。慨然道。是的。便是俺別却俺娘。也好些日咧。俺此去。也定給俺娘祈福哩。魏耕聽了。摸摸肚皮。方又哐的一聲。曼華便道。魏先生。你只管長出悶氣怎的。人家都有個香鉢。鉢似的老娘。搨出來賣弄。咱兩個都是沒娘的孩。只好到那裏。多給觀音娘娘磕些頭。求也老人家。顯顯神通。叫那班當時當道的鞋兒們。都格躡聲死掉了。才好哩。大家聽了。正在都笑。伯通忽拍掌道。悠瞧。我也糊塗咧。你們快些更換衣裳。然後款談吧。大家聽了。這才恍然。還都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彼此相看。想起一路上倉皇奔走。未免又歎一口寡氣。於是各自回室。且更裝束。這裏躍鯉陪伯通。又談了回。將赴南京偵探官中消息的勾當。須臾六公子等。暫來。業已天色將晚。躍鯉先自辭去。這裏伯通便分咐左右。掌上燈燭。擺上晚飯。大家依次落座。只好且將酒排悶。酬酢之鬧。又談起朝山之事。伯通忽笑道。這次朝山。俺本不打算去咧。既是公子等高興往遊。俺只好陪走一踎。到那裏。不但風景可觀。並且有位異人。正是我輩一流人。待我介紹於公子等。大家結識。識。且是好哩。六公子等。正在欣然傾耳。只見曼華忽的一撇嘴兒。蹀得脚兒。答答亂響。却搖手道。罷罷。你老人家。快算了吧。俺們可不打您這悶葫蘆咧。大家見了。方在略怔。那曼華却笑嘻嘻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報國方多阻。參佛又起緣。普陀山上路。古德早名傳。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皈空門英雄銷壯志 禦倭寇法善起僧兵

且說當時曼華搖着頭兒向伯通笑道。你老人家又吵甚異人。那位劉先生（劉靜）被悠異人異人的吵塌天。一個悶葫蘆。叫俺們打了好些時。如今劉先生見風頭不順。先就溜之大吉。看來也沒有甚麼異人處。如今你又吵異人。這位異人。又不知是個甚麼瞎爺爺。禿奶奶樣兒哩。（絕倒。作者處處著力寫曼華雋爽之致。愈出愈妙。好看煞人。總由其筆墨超脫也。）大家聽了。正都忍不住。嘆味一笑。伯通却大笑道。曼姑。這次不叫你打悶葫蘆。咱馬上揭葫蘆蓋如何。這位異人的年紀兒。與我彷彿。便是刻下普陀山大雄寶刹的住持。人稱慧通長老。他本是浙江金華延福寺的僧人。幼習武功。頗得內家派的真傳。雲遊的時節。也曾走遍南北。無論到那裏。只是一瓶一鉢。飄然行脚。不避蛇虎。遊迹所至。救濟的人甚多。江湖上人都稱爲慧和尚。但是慧通却絕不欲以武功自顯。會慨然對人道。僧家習武。本爲自衛。若有炫人爭勝之意。便是妄生嗔忿。老衲託迹方外。本爲的是與世無爭。自了自家大事。若好勝爭名。何如不出家呢。但是慧通話雖如此說。其實他却因武功上有一番感慨。所以如此持論。因爲他在延福寺的當兒。定海廳地面廣濟寺的僧兵。技擊絕倫。方馳名浙中。僧以兵名。這是甚麼緣故。因爲當初廣濟寺有位法善長老。本是某邊鎮上一位軍官出身。精通戰略。勇冠一軍。積功至副將職分。一日奉主將之令。合某軍官向某隘口分頭埋伏。約定至某處會師。截擊敵衆。法善如命埋伏。好便馳登高阜。以望某軍官到來。那知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法善正在焦燥。忽的敵人來路上塵頭大起。

一彪軍馬飛也似擁將來。不容分說，便搶隘口。法善情知某軍官遷延失期，只得自領所部奮鳴激擊。雖也有所殺傷，究因兵力薄，竟被敵軍闖出隘口。當時法善同見主將具言激擊敵衆，並某軍官失期的情形。主將聽了，也沒言語。在法善自揣這次出發，雖沒得功，總還可告無罪。那知過得數日，主將忽究問激擊之事，竟坐法善延誤會期失機當斬。經衆將跪求，那主將方少息威怒，竟將法善一頓亂棒，打出轅門。原來那個某軍官係主將的嬖倖弄童，主將聽了他一面之辭，反將延誤會期的罪名，坐了法善。當時法善既得其情，起初也是憤憤不平。一日悶坐之際，忽聞遠寺鐘聲，不由心地清涼，煩燥都釋。於是慨然披剃，自號法善。從此便雲遊各處。末後却經人延請，來住持這定海的廣濟寺。這寺在浙中，本是有名的廣大叢林，僧衆數百人，各有職事。自法善到來，無不悅服。但是法善却絕口不提武功等事，只以勤樸耐勞，率領僧衆，寺田本多，法善不許招佃，便命僧衆躬耕，既免逸居，生是非，又可以體力堅強，廟產所入，比先時招佃時增加十倍。因此那寺日益富足。法善都積蓄經營起來，以待正用。鎔銖也不肯妄費。有時農忙，法善一般的荷鋤戴笠，雜入羣僧中操作。他使的那把鋤頭，又粗又長，足有好幾十斤。每率僧衆赴田，各按部伍，便如行軍一般。勤有賞，惰有罰。立時處分。也如軍中課定功罪，並且號令嚴明。操作時，不許喧譁。設有農正農巡等名目，分段視查，以嚴規律。這一來，數百人在田耕作，除步履鍤耨之聲外，一些聲息也沒得。那左近的善信們，見法善以軍法部勒僧衆種田，又是歎服。又是詫異。因從容叩其緣故。法善只笑道：老衲從先在軍中日久，習慣了軍中法度，所以把來胡亂部勒他們。大家聽了，以爲老和尚是老馬嘶風，雄心未退，也便一笑置之。其時定海地面，常有一種飛來禍患，便是倭寇們。冷不防駕船闖將來，上得岸，便大殺大搶，火光直達數十里。所過之處，地土爲赭，劫掠滿意，方網載登舟，揚帆而去。因爲定海地臨海口，正當其衝，沿海各縣，雖都遭其禍，惟定海尤烈。因此定海設有總兵官，見海口要地，

佈設訊卡專爲防倭。無奈倭人剽悍。又多嫻技擊。每千數百人一齊登岸。每人一把潑風快的折鐵倭刀。雪光似照得人眼睛都花。他們更不按甚麼陣式接戰。只百數十人爲一隊。長刀一奮。跳躍如飛。數十條擗龍似的。就軍官陣中。只一攪。那官軍便登時退如山倒。因此每當倭寇之來。只苦了當地百姓。倭寇來時。常在春二三月。東南風起。那定海人們。每當東風春潮時。無不惴惴。幸得倭寇不常至。便是至時。也許從他縣登岸。一般的大肆劫殺。朝廷雖屢罪當地的文武官吏。但是無濟於事。當時秉政宰輔。至有防倭無善策之歎。這也不在話下。有一年。定海鄰縣。又告倭警。幸得某總兵。防備得法。倭人未至。大肆而去。一日。法善就廣濟寺中。鳴鐘伐鼓。大集僧衆。道老衲如今有件事體。要合大眾商量。譬如有班大盜。要來危害咱們。咱們是束手待斃呢。是設法自保呢。僧衆聽了。都不曉法善之意。姑且應道。那自然以設法自保爲是。法善道。如此請聽老衲指揮。俺料倭寇不久必至。他在鄰縣未得大逞。必要肆毒於此。大眾且隨老衲殺賊如何。僧衆聽了。正在都驚。法善已窺知衆意。便笑道。老衲所說的殺賊。自有術在。倭人雖剽悍。吾術足以制之。大眾但隨老衲學習數月武功。習會俺一種鎗法。便足自保有餘了。俺蓄此意。非止一日。因爲咱廟產豐富。非自保斷難長久。所以俺督課耕作。都以兵法部勒。使你們習於聽號令。識進退。今只加習技擊。便成勁旅。不但防禍於一時。並可世傳於本寺。便如嵩山少林一般哩。衆僧聽了。都各欣然。又知法善是軍官出身。驍勇著名。定有驚人之技。於是齊聲道。俺等願從長老習學武功。但不知教與俺甚麼鎗法。法善笑道。鎗法此時且不須理會。且築起基址再講。說着。便簡選僧衆。除老弱不計外。共得五百人。法善一一試其體力。然後分作數隊。從此按日價先教拳術。聳躍次及刀劍短兵。更注意的是脚步馳走。僧衆們既精心學習。法善又教授得法。不消兩月。僧衆們早已騰踔如飛。法善喜道。如今却可以教授你們鎗法了。須知這套鎗法。不同尋常。是俺混合諸家鎗法。加以心裁變法。其制勝處。專在

步下縱橫決盪一桿鎗。足禦百人。有一十四番小鉤撒。三十六路大變化。這鎗舞開來。遍身光影。直及數丈。外端的有神出鬼沒之觀。那倭人所恃是短刀齊奮。惟有這路鎗法。足以制其死命。且待老衲畫出圖樣。命工匠造出鎗來。再爲教授。僧衆聽了。都各欣然。果然不多日。五百桿鎗業已造齊。僧衆瞧那鎗時。長可丈餘。略如尋常花鎗。鎗頭却有尺把長。細而且銳。三稜起脊。近鎗纏處。鑿着雷鼓花紋。並有兩支倒鬚兒。略如鉤鑷鎗一般。當時法善抄起一桿。抖手一顫。却笑道。此名爲霹靂鎗。取其駭疾之意。欲用此鎗。須先明手法。指法。手法。便是把握鎗桿。指法。便是運掉鎗鋒。這其間。都有尺寸轉變。練習到精熟處。真有手動及寸。鎗動及尺。手動及尺。鎗動及丈之妙。至於拖刺冲盪。須連身勢聳躍爲用。然後能縱橫莫當。且待老衲略示路數。你等慢慢習學。就是說着。持鎗步向廣場。托的丟開解數。颼颼舞起。你看他疾徐進退。風動鎗鳴。未後。那鎗的光影潑開來。直然的滿場飛滾。於是僧衆大悅。從此便跟法善日習鎗法。不過半年之間。早已盡通其技。法善見僧衆們武功已成。恐防農業。便命他們。只按月操演一次。每在寺外廣場中。排起隊伍。真如軍旅一般。由此廣濟寺僧兵之名。聞傳遠近。也是合當法善叫個響兒。這年正月間。沿海一帶。海嘯爲災。繼以大雪。海岸沙噴上。雪凍交加。凝結得如琉璃一般。許多的災民男女。沒法兒。只得就海口沙噴上。暫且搭棚棲止。一時間啼飢號寒之狀。真是慘不忍聞。雖有當地官紳。捐募些銀米。略施賑濟。濟得甚事。於是法善慨然盡出寺中。歷年所積的米糧。運至海口沙噴上。按棚施賑。特選一處極大的廣場。一來積聚糧米。二來。就此發給災民。每日價男女災民。扶老携幼。蜂屯蟻聚。領米之下。佛號如雷。那法善短衣草笠。往來其間。真個是不辭勞瘁。定海廳官。合那總兵官兒。恐人多生事。也時常來帶隊彈壓。方過得三五日。恰值某縣海寇竊發。那總兵官兒。奉了上憲之命。帶領兵馬。前去協勦去了。定海人們。以爲春月間。雖是防倭之期。但是今春雪凍交加。每日颼颼的都是西北槓子風兒。是不

會有東南風的。既沒東南風，那倭人便不會乘潮遽至。那知天有不測風雲，過得一兩日後，忽的天氣暴暖，不但雪凍都融，並且東南風飄飄拂拂，連日夜價刮將起來。這一來，大家心頭正自怙愒，那沿海的警聞業已如飛傳到。原來倭人又已大舉入掠，駕船百餘艘，順風連舸的直抵某處海岸，爲首倭寇名叫木田西秀，生得身長丈餘，銅筋鐵骨，善用雙刀，騰蹕生風，身穿一種藤漆軟甲，刀鎗不入，乍望去，便如山精一般。所率之衆也都

是倭國兇盜，登岸後不但焚掠，並且淫劫子女，恣意殘殺。一時人民被他們剝腹屠腸，死掉的不計其數。更可恨的是捉住婦女，隨地價公然羣媾，以故那某處海岸一帶，裸尸累累。林中自縊的婦女們，相望不絕。這時木田正駐船那裏，一面恣掠，一面派手下漢奸等人，窺探沿海富庶之區，說不定。三兩日間，就到定海哩。這警聞一來，不但定海人民登時大震，便連那位廳官兒也自慌了手脚。因知法善的僧兵了得，便一面馳騎去請那總兵官率領部下火速回防，一面請得法善來，懇以禦倭之事。法善笑道：「尊官不必驚惶，老衲早料定倭人爲禍，所以預爲之備。尊官但多選民壯，各帶鈺鼓，就海口草樹隱僻處分頭埋伏，聽老僧海螺爲號，一齊吶喊，縱擊鈺鼓，且看老衲殺賊如何。」廳官聽了大悅之下，當卽忙忙準備一切。法善也便回寺部署僧兵。這當兒却嚇壞了海口沙磧上的災民，因爲留既不敢去，又無地。其中婦女們聞得倭寇淫殺之狀，更是嚇得哭號不止。正像蛆虫似的亂攪成一堆，恰好法善率衆至，便傳下令去，命各棚人衆一個也不許妄動，更就那放賑的廣場四外，多搭窩棚，一如各民棚樣兒，只留由海口來的一條直兒廣場中，不但所積的米糧一概不動，並且特選災民中有姿色的婦女二百餘人，在其中篩簸米糧，往來操作，却許分班輪替着，就四外窩棚中歇息。但是每窩棚中都分藏着長大和尚（絕倒）這一來，鬧得被選的婦女們又是晚脰，又是害怕，但是因信的及法善料他必有作用，只得一一如命。話雖如此說，究竟因許多和尚光眉禿撒眼的，覷出覷入，有時或擠在窩棚

中那婦女胆小，或仔細點的，未免就有些怯憊。大家暗地裏商量了，正要都給他個獠頭撒脚，誰也不許打扮得光頭淨臉。那知法善更會湊趣，反購辦了胭脂花粉，分給操作的婦女，並命加意修飾，準備助陣殺賊。大家見法善如此，越法不解（真也奇怪），但因料他必有作用，那被選的俊俏婦女，真個便簪花傅粉，爭妍鬥麗的打扮起來。一時鬧鬧的廣場中，粉黛雲從，花枝招展，一片容光，直照海濱，不像災民，倒像趕香火廟的許多女客。那法善一面佈置，一面散步其間，見了衆婦女，倒哈哈大笑，便道：「你們休得害怕，沒事時，只如常操作，但望見倭人殺來，約摸着百十來步外，便一齊各奔棚內，說着，又分咐僧衆，分藏棚內，聽俺海螺爲號，方許殺出。法善佈置已畢，只挑選了十餘僧衆，各藏短刀，自家却穿起袈裟，帶了一柄當年在軍中所用的短劍，手捧高香，竟自從容價迎向海口。原來這時倭寇業已大至，正在海口邊，一面駐船，一面遣人分探道路。那木田西秀，只留少許人守船，已自率領千餘悍倭，火雜雜直殺將來，一片刀光，直射多遠，正在狂馳之間，只見對面林影閃閃，閃出十餘僧衆，爲首僧人，顧盼間精神四射，手捧一炷焰騰騰的高香，擺着大袖，直迎上來。木田覺得詫異，暗想僧人等不避殺戮，反到來迎自己，或者是來想作漢奸鄉導的，亦未可知。想罷，揚刀向後一揮，令衆且都駐步之間，伯通說到這裏，忽的一陣痰嗽，曼華便笑道：「你老人家不說，俺也曉得咧，這準是法善，一劍刺殺木田哩。」伯通聽了，不由一笑，正是：

淋漓杯酒，談笑風生，且傳軼事，暫遏豪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霹靂鎗濺血冰雪地 廣濟僧搶豔金華城

且說伯通笑道：「曼姑你這一猜，雖也沾譜兒，但是那木田西秀，也是倭國勇士，豈易刺殺你這句話，不過給作書的先生們，斷個回頭，鬧個下面分解罷了。」大家聽了，都各一笑。伯通道：「當時木田向後揮刀，止住倭衆之間。那來迎舉香的僧人，已到面前。木田大喝道：『你這班禿廝們，好生大胆，難道不曉得俺的兵到，特來送死，說着兇睛一瞪，鬚鬚亂炸，因身體高大，正在俯視那僧人的當兒，那僧人却不慌不忙，舉香過頂，一面向前躡，一面笑道：』俺佛門弟子，本當捨身濟衆，所以俺特來爲一方百姓請命。你若識好歹，火速退去，不然，叫你這班倭奴，一個個都是死數，說着舉香一躍，好笑。木田不會提防，唵的一聲，一嘴鬚鬚，頃刻都燼。這一來，木田大怒，一刀斫去，那僧人托地一閃，回頭便跳。你想倭人們，狂於每次入寇，都如入無人之境，便有官軍抵擋，也是見仗就跑。他們心目中，久已沒得敵人，如何還理會到，忽遇勁敵，當時木田吼一聲，直追將來，兩人一時間，便如弩箭離絃，流星趕月，望得後面倭衆，正在發怔，只見來迎的其餘僧衆，一個個拔出短刀，向着自己跳躍大罵。大家眼未及瞬，却見兩個僧人，便如鷲鳥翻空一般，竟飛向自己隊中，將兩個隊長，一刀一個，就勢挑起頭顱，一拋數丈高，向自己直撲過來。於是倭衆亦怒，更顧不得木田甚麼號令，便一聲胡哨，望着那十餘個僧衆，沒命價也趕將來。這時那廣場中，操作的衆婦女，見法善領人去後，其餘數百僧衆，也都像閨女似的，藏向四外的窩棚中，只賸一片空蕩蕩的沙磧，並高如陵阜的許多米塚。大家雖說是恃有法善，不至驚惶，但是心頭未免都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却又不敢違了法善吩咐，息了操作，偏那廣場中，雪凍雖融，這時經海風一吹，却又結了一層鏡面似的薄冰，脚下偶一不慎，便噲的一滑。大家正在一面扎掙操作，一面張望那海口，的來路時，不好了，只見那來路上，里把地外，有兩個人影兒，前後廝趁，如飛跑來，接着便聞後面喊聲大振，一片刀光，耀如閃電，便有許多人，遮天蓋地，價直擁過來，嚇得衆婦女，手中箕帚，一陣亂丟之間，那兩個人影，已

到場外。衆婦仔細一瞅，只嚇得臊子亂抖。原來那兩個人影，正是法善合木田西秀。法善是略爲扎拽袈裟，手執短劍。木田是身穿藤甲，舞起兩把潑風長刀，雪片似的，向法善直斫下來。當時衆婦女一陣嚇慌，急於各奔窩棚。但是人急步亂，反倒一陣價打成疙疸。於是吱吱喳喳，亂擠亂探，也辨不出東西南北。有的互相揪扭，有的跌倒爬起，有的剛要鑽入窩棚，却被人拉着臊子，拖狗似的拖出。有的腿抖顫走不動，被人撮着屁股，推屎蛋似的推去。正在鬧的花兒朵兒，鞋兒腳兒，丟得一世界之間，虧得法善一擺短劍，向廣場左邊岔道上便跑。說也湊巧，那岔道上百餘步外，正有個媳婦子，沒命的亂撞。忽見法善，颯一聲，由身旁刷過，急忙回頭，只驚得嘆味一交，正跌入道旁深草地裏，忙向外瞅時，早見數十步外，法善木田業已刀來劍往，殺作一團。那媳婦子沒奈何，只得戰抖抖縮在草內，且自觀陣。那知這時廣場內，早已殺了個天翻地覆。原來當衆婦女亂躡之時，其中有兩個婦女，因嚇極，便就勢爬上米塚。其所以嚇極之故，便因那十餘僧衆，引得倭衆將近廣場，却忽的紛然一散，伏向四外草際。後面倭衆正在跳躍尋望，恰值場中衆婦女紛紅駭綠，如一羣驚蝴蝶一般，向場四外亂躡。當時米塚上兩個婦女，脚下一閃，恰跌入一個空席圍內。這空圍本是蓋米塚的，這時却救了他兩個的急兒。當時兩婦女，却由圍縫裏，望見倭衆，忽的橫躡亂進，喧笑連天。一個個都穿着大木屐子，竟自捨掉那十餘僧人，來追婦女。頃刻間，廣場都滿白刃如林，嚇得衆婦女神號鬼叫，都沒命的鑽入各窩棚的當兒。忽聞砰砰磕撞，一陣亂響。急望時，只見倭衆們業已在廣場中跌倒大半，其餘的也在摔倒爬起，亂跳亂叫，蛆虫似擾作一團。你道這是怎的。原來倭衆們，既着木屐，又踏滑凍，又搭着心，在婦女爭先恐後，所以只管在廣場中亂滾起來。張得圍內兩婦女正在又驚又笑，便聞岔道上，海螺大鳴，接着便四面八方的鈺鼓齊作，夾着喊殺連天，便如天崩地塌一般。兩婦女瞧着倭衆正在越法亂滾，忽聞各窩棚中，一齊大呼，接着便數百僧衆，跳躍

殺出頃刻間。四面合圍直包廣場。只那數百條霹靂鎗。一時齊奮之間。可憐倭衆們連跳起都來不及。一個個便如鐵籤穿蛤蟆。都死在凍地之上。其餘之衆。雖是拚命對敵。無奈脚下。既不得力。又搭着僧衆們捷如猿獠。一條鎗神出鬼沒。這時。五外的鈺鼓吶喊。便如有千軍萬馬。一齊殺來。倭衆們心下一慌。那裏還顧得甚麼對敵。正在紛紛亂躡。拚命價要奪歸路。只聽場外一聲喊。儼似晴天霹靂。急望時。正是那舉香的僧人。虎也似仗劍殺入。一支手提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正是那木田西秀背後。跟定十餘個手執短刀的僧人。只霍的就地一旋。早已撞入自己隊中。刀光起處。十餘個進顧。早又落地。於是倭衆大呼。虧得其中有十餘個驍悍兇盜。一陣價拚命殿後。才保得數十人。躡回本船。呼嘯揚帆而去。原來法善深知窮寇勿追的道理。特放了一條生路。綜計倭人這次入寇。竟死掉八九百人。又搭上首領木田。也可謂晦氣之至。但是這時。還有個媳婦子。嚇癱在深草地裏。原來那媳婦當時。維望着法善木田交手。在數十步外。不想兩人往來馳逐。轉瞬間。已到草邊。那明晃晃刀光劍影。就在眼前。本就可怕得狠。少時。兩人殺到酣暢處。劍刀相撞。便如打鐵一般。偏搭着木田殺的性起。目眦都裂。赤嚼得一嘴鋼牙。格巴山響。雙刀滾舞。便如奇鬼搏人。那媳婦越盼法善刺殺他。越見法善稀鬆懈散的。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偶然一劍。刺到木田的藤甲上。只噌的聲。劃道白迹。那木田雙刀却越逼越緊。眼睜睜法善後退的腳步。就要踏入深草。嚇得那媳婦。正待要死。只見法善忽的脚下一蹶。往後便倒。那木田狂笑一聲。刀光閃處。正要劈下。只見法善單臂挺劍。喝聲著一個鯉魚打挺的式子跳起。撲的一劍。正中木田咽喉。痛得木田。猛一個風旋磨的樣兒。颯一聲。反跳向法善背後。一堵牆似撲地便倒。那巴斗似的頭顱。竟幾乎觸着自己蹠伏的腿兒。於是那媳婦。雙眼一閉。登時暈去。及至被女伴們尋到草地裏。拍啞醒來。那媳婦一述所見。大家方曉得法善劍術之妙。非同尋常。因木田藤甲護身。刀劍不入。所以才假敗取勢。搵

其因俟理。當時事定後，那定海廳官便領了紳商士衆，都到廣濟寺拜謝法善。大家沒得盡情，只得公送了一方慈悲護法的匾額。大家茶話之下，便問法善米糧不收，又用婦女裝操作之故。法善笑道：「此不過是投其所好，誘而盡殲之之意。倭人貪而且淫，既想掠米糧，又思劫婦女。我們因其所慕，所以能聚而殲之哩。」大家聽了，無不歎服。從此廣濟寺僧衆，技擊之精，並僧兵之名，感傳江浙。法善沒後，代傳其法，並世世由僧衆中之武功高絕者，以爲住持，也不曉得傳到那一代上。廣濟寺住持，名叫海月。此人本是捷盜出身，因不得已之故，才皈依佛法。在閩寺僧衆中，武功第一，內功外功，無不通曉。但是其爲人性好暴矜，勝總掛些兇盜的氣質。那上代的住持，將授位時，本也十分躊躇，但因歷代定例，是由武功高超的繼位。那上代的住持，沒奈何，只得依例傳授。却諄諄囑咐海月，不可自恃武功，與人矜勝。那海月，本是個心高氣傲的人，那裏將上代囑咐，放在心裏。自爲住持之後，便改盡前規，自爲新法。先不許僧衆兼務農事，只習打熬氣力，却一面合各處交接，上至官紳，下至丐役豪猾等人，無不終日價酒肉往來。有時在寺中，羣聚鬪飲，歌呼達旦，歇個冷子。那閩巷少年等人，還有携妓到寺中，合海月吃個花酒的。海月如此胡來，既已鬧得清淨道場，如狗打蓮花落一般，不消說是費用甚廣。僧衆們既不躬耕，那廟田租佃所入，自然無多。一來二去，海月頗苦費用不繼。於是先著手淘汰僧衆，憑武功高下爲去留。由數百僧衆，減至百餘人。但是酒肉道場的局面，既開許多的奢侈花費，是有增無減。海月雖裁去許多僧衆，還是感着拮据。於是又稍稍的斥賣寺田，並許僧衆們出去募化。此端一開，廣濟寺僧衆，散得各處都是。久而久之，也就漫無規法。便有各處的豪猾人等，每有爭端，或打降等事，便出重金延聘廣濟寺僧人，去耍大胳膊。每次得勝回頭，僧衆在海月跟前，都有所貢獻。因此海月，只圖銀錢湊手，也就不加禁止。住持如此沒分曉，僧衆可知。這時廣濟寺僧人，有時掉臂市廛中，大家未免就側目而視。號之曰禿匪。因爲他們

登門募化，都講瞪眼搶錢，搏的硬要，又幫人打降耍橫，攪亂街坊。以此大家都厭惡得臭狗屎一般。那廣濟寺的聲譽，也就毀敗無餘。正這當兒，那金華延福寺中，却有個大善知識，便是慧通。因為慧通的武功聲聞，不在海月之下，自住持延福以來，只是精研內典，苦行參修，芒鞋布衲，道貌可親。衛大廟宇，只有十餘僧眾，沒事時，連山門都不輕出。有時應人的誦經齋醮之請，無論多遠，慧通都是徒步而至。慧通雖不談武功，但是聲聞所至，賊盜斂迹。那延福寺四外左近，真有夜不閉戶之勢。因此延福寺聲譽日隆，這也不在話下。也是合當有事，一日慧通在金華城中一個施主家，作了點佛事，事畢回頭，方覓至東門大街，只聽一條短巷中鼓樂僮儂，人語喧譁，接着便有三五健僕，擁定一乘披紅掛綠的小轎兒，由巷口直撞出來。慧通抬頭望去，不由詫異。原來轎的左右，扶轎桿兒的，却是兩個雄赳赳的和尙，一色的短衣洒鞋，結束勁健，用茶色布包着禿頭，上面結作了茨菇葉樣英雄釘，便如打手一般方覓出巷口。那轎內，却一陣嚶嚶細泣。這時大街上，各肆檐下觀者如堵，中有一人，方微歎一聲左邊那和尙，却猛的一瞪眼睛，道：「你們這班鳥人，就躲的遠遠的，須知咱家拳頭上沒眼睛，却認不得甚麼烏街坊哩。」嚇得那人，並觀眾等，正在惚的一閃，只聽巷口內，有人放聲大哭，接着便搶出一個貧士模樣的人，兩眼都直，勢如癩癩，連顛帶撞的搶上前去。剛伸手去拖那轎，那右邊僧人，大喝一聲，飛起一脚，正踢中貧士心窩，那貧士喊一聲，撲地便倒之間，那兩個和尙，已挾了綵轎如飛，便走。瞧得慧通正在十分詫異，那許多觀眾們，早已望見，便不約而同的都闕向慧通跟前，七嘴八舌，一說那兩和尙挾走綵轎，並貧士追趕之故，慧通聽了，任是久定的禪心，也是忍耐不得，不由一股火氣，烘的撞上面孔，連氣帶羞，鬧了個粗頸子紅臉。因為自己也是和尙，不想同道中竟有如此敗類，原來那貧士，名叫汪必顯，因貧之故，借了東門外興元街上豪紳張裕卿的一宗款項，歷年價滾利盤剝，算計起來，已有二百多銀兩。那張紳因看中必顯的妻

子趙氏頗有姿色，便故意的老不去索債。這時料必顯窮的要掉脫，一定是無力歸款，便煩門客去風示，必顯請以趙氏抵債。以外再由張紳酌給些身價銀兩，那必顯雖窮，也是一名武秀才，並且稍通拳棒，在金華城內武社中當着教師，頗有交遊，也是個有頭有臉的脚色。你想他如何輸這口氣，當時那門客話才說完，劈劈拍拍，兩記耳光，已被必顯敬臉到上，接着必顯便罵道：「借你這狗嘴，傳語姓張的，你問他老婆，可肯把與人麼？姓汪的欠債還錢，你等如何奚落窮爺呢？於是不客氣的，竟將那門客標諸大門之外。那門客白挨了肥耳光，雖是長氣，却怕必顯拳脚，只得忍氣回頭，向張紳一說，必顯的光景，張紳冷笑道：「且待個把月，俺自有道理。」俺就不信有人來借與他銀兩，果然財主們的話是金口玉言，一下子竟被他說着咧。那必顯白標出門客之後，情知這宗緊飢荒，是拖延不得，便連日價奔尋交遊，多方假貸，那知人情紙薄，世態炎涼，大家見必顯那副窮相，誰肯去雪中送炭，不是這個說有心無力，便是那個說自顧不暇。末後見必顯糾纏討厭，大家便索性的一縮王八頭，連面都不見，鬧得必顯腿子都跑細，却依然是名不虛傳，一錢轉眼間，月餘已過，其間經張紳坐索幾次，必顯沒法兒，只好咬牙硬挺，却不道張紳暗中業已延請了兩個廣濟寺的僧人，一名長源，一名長明，都是拳頭大，脰膊粗的脚色，便這等領了綵轎僕人，火雜雜撞向汪家，去抬趙氏。當時必顯攔阻叫罵之下，却被長源一拳放翻，那長明早領了僕人等，撮得趙氏上轎便走，必顯因為挨的那一拳，狠有斤兩，掙了良久，方才爬起，所以隨後趕來哩。當時慧通火氣上撞之下，却暗想道：「同道中人，如此行爲，真給僧家打嘴巴子。」廣濟寺海月和尚，雖戒律清規上差些兒，想還不至縱容寺僧，如此胡鬧，這定是這兩個僧人，背了海月，在外橫行。既是同道，理當勸止他們，方不失僧家名譽。想罷，向前望時，只見那綵轎人衆，業已覓到東城門口，恰值迎面來了一大幫獨輪推車兒，大家一擁，登時攔住街道。慧通這理，不由微微一笑，伯通說至此，正在眉飛色舞，只見曼華又

吵道熱鬧得緊。你老人快說吧。不要給作書的先生們留回頭。看他怎的。大家聽了。不由都笑。正是。

銜杯纔雅集。抵掌說名僧。劍氣終難悶。遙遙海上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角武功雙坐蒲團 動嗔相橫飛白刃

且說伯通笑道。曼姑。你好發呆。你這一吵。便是給作書的先生們留了回頭了。大家聽了。又笑過一陣。伯通便道。當時慧通向前望去。只見綵轎停住。那長源長明。正兩支虎似的。向着衆車夫。跳跟大叫。偏那個車幫頭是個山東大漢。他那車兒又大又笨。上面裝了滿滿的現錢。足有七八百斤重。正累的他兩手搭把。一車把也彎着腰子。蹬着腿子。一張屁股。左扭右晃。將一條黑紫頸子。伸得老長。上面是青筋暴露。咬着牙。瞪着眼睛。狠命的向前一推。剛罵得一聲口你娘的。却被長源過去。向他長頸上。拍的一掌。那大漢沒法抵擋。只略一怔。後面吱吱啞啞羣車大至。最先的車頭。業已頂了大漢的屁股。氣得那大漢。一陣價住車卸絆。正要去抓長源的當兒。恰好慧通一步趕到。那長源不知就裏。百忙中。以爲慧通也是廣濟寺的僧人。前來幫亂的。便氣吼吼的道。師兄來得正好。且幫我打這羣伶哥兒們。一言方盡。却被長明一拖道。你瞧來的是甚麼野行子。你就合人靠近。原來慧通貌既樸質。衣又布素。所以長明只認是那裏來的野和尚。當時長明說罷。便向慧通大喝道。難道你沒長眼睛。這裏已搵成人粥。你還來湊份子。說着手抄推去。方拳回手。啐了一聲。那慧通却合掌道。阿彌陀佛。不當人子的。只貧僧便是延福寺的住持。長明聽了。還未答語。那長源見不是本寺的僧人。因大喝道。沒的拉淡。那個來問你住處。快躲開這裏。莫誤我事。這當兒向慧通訴說不平的許多人。又都已都趕到。大家

噫的聲向前一擠。不但將綵轎人衆登時隔作兩處。便連迎面來的許多小車兒也都擁向後路。反鬧得面前閃出一片大空場。只有那車頭大漢。擲性上來。一面護住車兒。一面將衆人推得跌跌滾滾。那長源長明見街衆們隔斷綵轎。正提着拳頭。虎也似的想尋人廝鬪。慧通便笑道：「你兩個且慢逞性。咱們同是佛門弟子。豈可干預閒事。你兩個今天幫人搶人的事由兒。俺已盡知。你自問世界上可有這道理。如今閒話少說。你兩個快轉去。」向張紳說：「汪某所應還的價項。都由貧僧歸還。現有街衆爲證。容俺明日送到張府。至於這綵轎。你就交與貧僧。待俺煩街衆們抬回汪家。就是長源等聽了。正都氣穿兩腮。一時怔住。街衆們却聽得痛快。便不期的一聲佛號。聲震如雷。就這聲中。跳出兩個少年。便大呼道：「像慧師父。才稱得慈悲和尙哩。豈有僧家幫人搶媳婦之理。既如此。俺們就去抬轎。說着。方要去奔綵轎。那長源雙拳一分。早一拳一個。將兩少年打倒在地。長明這裏惡狠狠一擺拳頭。正要去奔慧通。慧通却大笑道：「你倆便是講廝打也須放個場兒。難道便這等擠熱羊不成。說着。向那扶車大漢道：「你這傍大哥。也沒眼色。弄個車子橫在這裏。豈不碍事。說着。平伸兩手。攔近車前。只輕輕一舉。早將那千八百斤重的傍車兒平端起來。却向大漢笑道：「你老哥想放這車子在那裏。待俺與你端了去。不省得你只管推廝這一來。不打緊。登時驚得滿場人鴉雀無聲。再瞧長源長明時。早已面無人色。抹轉頭。就要跑掉。慧通這裏一聲斷喝。渾如焦雷一般。長源等四支腦子。頃刻抖起兩對。那裏敢移動分寸。於是慧通從容放下車兒。便正色道：「你這兩個佛們。敗類。俺不看你住持海月之面。便當殺却。但是海月一任你等如此胡爲。也不得辭失察之責。俺今日煩你等賣封書去。請你住持。以後在寺。應當加意戒律。才是。咱們既是同道。應當有過則諫。哩。說着。便從街上店肆中。借了筆札。匆匆的揮就一簡。把與長源等。便一面煩街衆等。押了綵轎。送回汪宅。一面幫同延福寺。寫了一函。略言自己代償汪某之債。並取三百金。伴了書函。立命行童。

送交張紳在慧通作了這件天理人情的事兒。又寄簡去規諫同道，自以爲是，很是理得心安咧。那知凡事難逆料，却再沒想到，就從此惹起爭端。原來那海月是個心高氣傲，自恃本領，目空一切的人。當時長源等回到寺中，呈上慧通的字柬，柬中規諫的話兒，自然是直切異常。海月見慧通干涉自己，本就掛了八分氣。又搭着長源等添枝加葉，一陣搗鬼，說是慧通怎的譏笑，怎的藐視，簡直的把廣濟寺瞧得如狗窩一般。於是海月登時蠻性發作，暗想道：慧通這廝，好生欺人。他借着規諫爲由，暴俺過失，顯他好處，分明是與人難堪，存心欺侮。這次若不叫他曉得俺的本領，俺在廣濟寺，也就存身不得了。思忖間，略一躊躇，早已得計，便一面飛柬招請左近善信，一面派人送回書於慧通，謝過不遑，却另附了一張小柬兒，上寫某日某時請來坐陰陽蒲團。彼此的參證道力，原來這坐陰陽蒲團，是武功家內功中一種運用罡氣的工夫。講的是寒暑不侵，身如金石。那海月頗善此工，料慧通無能爲役，所以特把出看家本領，要與慧通鬪氣爭勝。當時使人既去，海月這裏便興匆匆，就寺內別院中準備一切。一面又暗忖慧通如果畏怯不來，那一定是本領不濟，趁這當兒，便可以把他攆掉。將那延福寺也硬霸過來，還愁誰敢來道個不字不成。想至此，越法高興，不想次日，使人覓回，呈上原柬。那慧通居然在柬後面批了八個大字，是謹遵台命，屆期領教。海月見了，越法氣怔。這時那廣濟寺左近的善信人，便得了海月的請柬，又探聽得海月要合慧通鬥氣，特極屢屢那坐陰陽蒲團的工夫，這種奇特工夫，大家雖也耳聞，却不會眼見過。有這機會，誰不想來開開眼界。一陣鬧傳之下，早已招了許多人，便是不在請數的，也都鬧將來。及至屆期，那廣濟寺裏裏外外，好不熱鬧。當時衆善信步入別院，一眼瞧見那設備的兩處廠廳，早口囉舌不止。只見那兩處廠廳相距頗遠，一處廠廳前插一面小紅旗兒，廳內鋪設一概皆是紅色，踏到裏面，儼似置身火礮案上，置有火酒多瓶，壁上掛着十餘襲老羊皮襖，一面地下兩具蒲團間，有火爐兒，裏面紅炭

已燒得烙騰騰的，相去數步，毛髮爲灼。廳外還有七八個沒燃的火爐，置在炭的一旁。那一處廠廳前，却插一面小黑旗兒，裏面鋪設一色全黑，踏到裏面，有如走進冰窖。案上置有雪梨、冰桃，壁上安着十餘具有機括的風扇，更有個大冰桶，置在蒲團之間，寒氣沖起，使人起粟。望到廳外，還有數具冰桶，大家見此光景，駭詫之下，略悟坐陰陽蒲團之意。一面就別室落坐吃茶。一面見海月、雄赳赳的，帶了十餘個驍健僧衆，由正院中大踏步覓來，方到室內，合衆善信客氣，數語，却聞院中有人笑道：「海師兄，你真是越老越少相咧！咱這少年狡獪的把戲，你怎的忽然高興，要施展出來，說不得俺只得前來奉陪。大家望時，却是慧通飄然而至，滿臉上笑容可掬，和氣迎人，方向海月合掌當胸，打個問訊。那海月却一瞪眼睛，道：「慢着，你合我少要客氣，咱且料理過正事再講。但是話須說明，少時你若輸在俺手，却怎的說法？」慧通聽了，不由也氣往上撞，因將手中所携的禪杖，倒豎着，置向壁角。海月喝道：「好好，便是如此。俺若輸在你手，俺立時出寺行脚，你看大家見了，不由吃驚，便料他兩人這場鬥氣，不在小處。原來那倒豎禪杖，便是住持退位，辭却本寺之意。當時大家闐然跼起，因慧通平日不矜武功，大家都不曉得他工夫深淺，頗恐敵不住海月時，未免失却一個絕好的住持。正要上前解勸之間，那海月已哈哈大笑，竟同慧通先奔那紅旗廳內，大家隨後，趕向廳外，遙望時，只見他兩人已各就蒲團，相對價跌坐下來。慧通是和顏笑，海月是怒眉橫目，中間那火爐兒，早燒得透體通紅。廳外那數具火爐，又已經執事僧人添炭燒起，大家被熱氣所逼，正在逡巡後退，只見海月從得意揚揚的面色中，忽微露寒慄之色，便跼起，先取過火酒多瓶，置向蒲團跟前，然後取裘一襲，自披了，又取一襲披向慧通，即便仍坐下來，取酒勸客。須臾，兩人各盡一瓶，大家瞧慧通時，忽的渾身冷戰起來，於是海月微微冷笑，便合慧通逡巡跼起，各取那壁上羊裘，隨意加披，每披一件，那執事僧人昇進一具火爐。少時，海月加至五件，瞧慧通遲遲疑疑的，才加至四

件海月見了正在十分得意。不想慧通機伶伶一個寒戰。一氣兒又加了兩件。海月沒奈何。惡狠狠望了慧通一眼。也只得又加一件。便相與仍坐蒲團。兩人這時毛毳毳的臃腫無度。怪物似的。坐向七個熱火爐之旁。一時間赤焰飛騰。大有火煉金身之勢。那爐廳內熱氣噴出。饒是衆善信立得老遠。還都覺得面目炙灼。再瞧海月慧通。都如沒事人一般。每人兩瓶老白乾火酒。又已落肚。但是慧通却舒眉展眼。海月雖極力矜持。但是一張臉子。賽如霜柿。禿頭上汗下如雨。正在逡巡欲却。慧通却大呼道。再來一個火爐兒。說着跣起。方要去取壁上的羊裘。那海月向廳外執事僧一使眼色。他便跣起。於是那執事僧忙報道。那廳中準備已齊。衆善信聽了。情知海月工夫。遜人一籌。正在都暗驚。慧通武功了得。那海月合慧通已脫却六重羊裘。都入那廳中。當有執事僧就廳外拉動一具風扇。先抬進一具冰桶。衆善信聞向那廳外遙望時。只覺那廳中寒氣。砭人肌骨。海慧兩人。早又就蒲團。彼此的披襟當風。消受那清涼滋味。玉山似兩支冰桶。正在蒲團之間。不多時。風扇冰桶。迭拉迭進。偏偏那慧通禿頭上熱氣蒸騰。汗出不已。並且一面價大嚼冰塊。爽膈有聲。海月是主人。雖也陪客吃些兒。但是那冷森森的臉子上。未免陣陣起粟。慧通都不管他。少時。更解衣磅礴。一面拉冰桶近身。一面連呼拉扇。須臾。滿廳扇動。呼呼風鳴。廳外冰桶。進至七具。衆善信望遠去。層冰峨峨。照得滿廳中寒光。暈起。真賽如寒水地獄一般。正這當兒。忽見海月。面色慘變。從鐵背的臉子中。透出一股殺氣。猛的跳起來。向慧通當胸。便是一拳。但聽格喳一聲。一個冰桶立碎。瞧得衆善信。止在駭然。只見慧通的人影一閃。早立在院門口。大笑道。海月師兄。不必介意。咱偶然遊戲。不算甚麼。俺但望你從此後。住持此寺。恪守戒律。便了。說罷。身影一閃。便似飛鳥騰空。那寺外僧人。忙入報道。方纔慧通師出寺時。却掉下一個字柬。說着呈上海月一瞧。只氣得渾身抖戰。便立時向善信辭却本寺住持之位。就要捲單。蕝去。原來那慧通的字柬。並無惡意。只勸海月。不必認真爭

勝僧家不可妄動嗔念。此後在寺當嚴以馭下。不可任僧衆出外胡爲等語。在慧通一團好意。那知海月在工夫比輪之下。只認慧通是有意奚落於他。所以那把無明火。反倒高了一倍。當時衆善信既挽留海月不得。只好由他。那本寺百餘僧衆中。本也有狠守規律的。於是由善信公舉一人。以承海月之後。當時海月慨然出寺。那股火頭兒簡直的就大咧。慧通聽得海月真個出寺的消息。到十分過意不去。忙趕來挽留時。海月業已走掉。慧通回得寺來。深悔自己不該合他一般見識。無端的比甚武功。致起這番無謂的競爭。從此便益務韜晦。過得月餘。留意價探聽海月消息。却又沒得。慧通以爲他是行脚遠方。也沒在意。一日。行經一片樹林中。忽聞腦後風鳴。那精通武功的人。腦後便似有眼睛一般。當時慧通略一閃身。早有個拳大的石塊。颯一聲。由耳根擦過。拍的一聲。正打在前面一株青蔥蔥杉樹上。慧通這裏方在一怔。張目四望的當兒。說也奇怪。只見那杉樹蕭蕭葉落。登時成了經冬乾樹。這一來。慧通大詫。方知海月老羞成怒。竟自畜意尋仇。原來慧通見杉樹被擊立槁。便知那石塊是有內工的人發出來的。因爲罡氣所至。並可假器爲用。像方才那一石塊。但一沾體。便是個不治的內傷。那會內工的。只有海月。所以慧通心下了然。（愈出愈奇。文情並茂。閱此等書。惟恐其盡。）當時慧通既知是海月失位懷恨。不由心下越法的感慨不安。因爲慧通是個恬淡慈祥的人。徒因一時鬥氣。遂致海月失位。雖是海月矜勝之過。究竟也是自己道氣未深。才彼此的有此比較之舉。想到這裏。狠想尋着海月。再復其位。於是除自己隨地尋覓外。更分咐本寺僧人。到處留神。但是過得多日。殊無海月的影兒。鬧得慧通甚是悶悶。一日。慧通又到遠村一個施主人家去吊喪事。畢回頭行至一處山脚下。正望着一片山景。心目豁然。忽聞後面履聲。擡望時。却是個藍縷乞丐。用破巾包頭。灰垢滿面。更望不清面目。只露着兩支黝碌碌的眼睛。手抱兩肩。奔馬似的直撞過來。慧通因方才那喪家門前。乞丐成羣。所以這時。並不在意。仍然的

掉頭行去不想行未數步忽聞後面刷的一聲便如飛鳥振羽一般慧通方一轉身霍的刀光一閃已到面前慧通顧不得看是誰人忙將大袖一抖格開那刀趁勢一絞用一個烏龍取水的式子縱身一躍颯一聲早將那刀絞脫落數丈之外六公子等聽至此正在凝神傾耳只見曼華格格的笑道俺猜這乞丐一定是那海月禿廝哩伯通聽了不由嘆味一笑正是

良夜銜杯深堂說劍所謂伊人會當相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因感觸高衲徒經壇 因齋戒老饕思肉食

且說伯通笑道曼姑倒好去給作書的先生們當個助手你這句話又省了人家特爲點明了當時慧迪略一定神望得分明只見那乞丐飛風似的過去搶起那刀大叫道慧通你要曉得今日之事不是你便是我可惜俺那日一石塊沒了却你俺跟踪你非止一日如今交與你這條性命就是慧通聽得乞丐語音竟是海月又見他那狼狽形狀不由十分感慨因太息道海師兄你放我不過那知俺也放你不過哩俺因有話講尋覓你已非一日你隨我到寺中容我細細述說便知我對於你都是好意了海月冷笑道好好我倒聽你說些甚麼如今俺棲止之處便在這山坳裏你有話講便奉屈尊駕如何說着拔步引路竟自轉上山徑慧迪跟在後面一面瞧海月藍樓之狀心下惻然一面留神山徑不多時暫過一重嶺頭却見從一條低澗旁林木叢中現出一處破廟門牆都頹圮殆盡只牆破落大殿兀峙於榛莽之中及至入去却見大殿西壁下便是海月的行窩敗草鋪地殘磚作枕壁上掛着瓢盞等乞食之具那殘缺神像脚下還度爨作灶薰得神像兩腿都烏趣煤

黑看光景。海月行乞，已非一日。當時慧通乍見此狀，心下益發不忍，暗想道：海月畢竟是個正道和尚，不然以他的本領，取入金資，怕不似探囊取物。何至於自甘行乞，便是他尋仇之興，皆因出於不識俺的好意。所以如此，只須把話說明，他自當心下釋然了。想罷，便將自己累次規諫之意，並尋覓他欲復其位之意，一說。海月聽了，直羞得無地可容，忽的慨然道：慧師兄，不須說咧。俺不想久在你大度包涵之中，至於叫俺復位之說，大可不必。俺亦無顏再瀾此間。師兄且請轉去，容俺改日到寺請罪吧。說着，握了慧通手兒，面現感慨之色。那慧通不曉就裏，一面隨他出廟，一面揮手道：海師兄，既不願復位，也不必遠去行脚，只須且在敝寺暫住，因為甯波地面，普陀山大雄寶剎內，缺個住持。前些日，那一方善信們，曾有書來煩我與他物色一位大善知識，你如願就此席，且是妙哩。海月聽了，那面色越法感慨，待至慧通行出數步，却大叫道：原來慧師兄，你是這樣好人，如今別無他話，俺且送你直到本寺吧。慧通剛道一聲不消，忽聞背後撲通一聲，急忙回望時，不由大驚，只見海月竟自項橫短刀，自刎死呢。原來海月是個矜尚意氣的劇盜出身，雖是多年皈依空門，他那股獷烈性兒，總化不盡，所以這時羞感之下，竟自輕生。那知這一來，激刺的慧通也登時穩不住蒲團。當時慧通見海月因武功爭勝之故，竟至輕生，止不住淚下如雨。於是一面價走報廣濟寺僧衆，收得海月尸去，仍葬以本寺住持之禮。一面回得延福寺，普告大眾，自己因海月之死，須避地他處，方足以慰死者。報告以畢，即時挈了瓶鉢，竟赴普陀。從此這慧通長老，纔住持那大雄寶剎。他自到普陀，越法的諱言武功，只以參修爲爲。至今已四十餘年。道德日深，聲聞日遠，便是當流寇變亂時，他曾顯法力，阻絕航路，也不知保全赴普陀山逃難的多少性命。流寇們會屢次駕船去劫，都中途遇風折回。他更精通易數，所言奇中，類似前知。剎左近有馴猿馴鶴之異，俟咱們到那裏時，一見自知。你們說不是一位異人麼？俺所以合他結成方外老友，就因他累次勸我，當此亂世，切

宜隱晦哩。伯通說至此，不覺舉杯一飲而盡。六公子便歎道：「有此異人，這普陀之遊，倒不可不去。他既精易數，便是咱們的未來行藏，大可以請他指示一二。」魏耕道：「妙妙如此，明日咱就去。好在俺也略通易數，他有馴猿馴鶴巧咧，俺也有個馴驢，到那裏合他盤盤道，倒也有趣。」大家聽了，正在都笑。曼華却一揚眉，說道：「俺的行藏，不須人指示，沒的那和尚，倘合劉先生似的，說出些甚清運正盛的話來，倒令人聽了長氣。」伯通笑道：「你等且莫亂，俟稍遲數日，由我約齊了朝山香客，咱早行數日，倒也甚好，因為早到那裏，並可以縱觀名勝，省得香會上人衆雜沓，却有一件，你等既發朝山的愿心，從明日，便須齋戒起手，不如葷酒，直下山纔罷。」大家都笑道：「那是自然。」一瞧魏耕時，早攢起老大眉頭，便接二連三的吃過幾杯，然後道：「你們說自然，就自然，俺也只好跟你們自然，然而從明日，既須齋戒，今朝且須預支個大醉理，於是大家哈哈都笑，直飲至夜深方才各散安歇，轉眼間，過幾得月，伯通聞得躍鯉赴南京，蕘回的報告，說是官中除出示緝捕俠客之外，並沒甚動靜，伯通放下心來，正要去約會香客，定期朝山，不想六公子忽的一頭病倒，寒熱時作，加以模糊囈語，除了昏沉沉的困睡，便是夢譫中，猶奮拳切齒，大呼殺賊，真是好漢，只怕病來磨，竟將個全剛似的漢子，虎臥龍顛的困倒在床。原來六公子舉事不成，一腔忠憤之氣，既已鬱抑難宣，又搭着了太湖，因商量朝山爲商夫人祈福的話，想起祁公殉難一場，尚未歸元先壠，再者顧瞻國事，前路茫茫，此後行藏，畢竟是怎樣才好？（爲下文問卜於慧通伏脈。）綜合了許多感慨，未免傷心灼骨，人非金石，所以一旦暴病起來，並且凡是深於武功的人，不病便罷，一病便不輕，因其火氣太盛，又脈理堅實，不易發洩邪鬱。（至理名言，近情近理，作者筆墨擅長處，便在凡敘一事，凡發一論，都從情理中，落想著筆，而自能於平易中，馳聘變化，妙趣環生，此方是小說正宗，大方家數，所以作者得北方武俠小說家之威名，有鎔武俠社會於一爐而冶之之高譽也。）所以六公子的病勢，竟

至於夢纔大呼哩。這一來，驚壞伯通等，便連日夜的忙亂醫藥，輪流服事。陸香騰蛟，自不消說，是夜不解帶，目不交睫的晝夜殷勤，便連曼華也不拘男女之嫌。每至夜間，便合六公子同榻歇臥，以便服事。偏偏公子所染，有似重瘧之疾，熱起來，便身如火炙，冷起來，便體賽寒冰。曼華目觸心焦，便想了個奇妙法兒。俟公子熱起，他便脫得光溜溜的，就外間廳上，凍得渾身冰冷，然後偎入公子懷中，冷起時，他又就設置的火爐旁，烤得炮皮燎肉，如前的偎慰公子。便是這般光景，屈指六公子等到太湖，已是二十餘日。幸得醫藥得法，六公子病體漸愈。這本是火鬱寒邪之症，寒火一退，登時復元。大家欣慰之下，這其間，却悶壞了魏耕，因為他從南京回頭，便悶了一肚子鳥氣。這時既替公子着急，偏又守了齋戒，每日價素菜淡飯，連酒氣都聞不着，真是口中淡出涎來。偏偏離鄧宅不遠，街坊上有處掛住牌的小酒肆，煮得好般肉，猪蹄雞碎之類，一概都有，更有噴香稀爛的黃牛肉，用大盤價擺在肆案上。那店婆兒每在肆中吱吱喳喳，兜攬酒客，望得魏耕好不饑涎欲滴。但是鄧宅左近，僕人們出出入入的耳目多，自己又不便去偷吃，沒奈何，這得警了個過屠門而大嚼的主意。雖於嘴上沒干涉，到底可以快樂快樂眼睛。於是不時的覓向酒肆閉坐，一面瞧人家大吃大喝，一面合店婆聒三話四。偏那店婆，也是個好說好笑的偷饑貨，一面合魏耕滴滴啾啾，一面操刀而割，却只管將那夾精帶肥的肉，向嘴內塞嚼得嘴唇上，油漬漬的，起一層膩皮兒，望得魏耕恨不得攆過他來，鬧個乖乖倒底沾沾油氣。如此的非止一日，真是那肆中，每天酒客多少，賣錢若干，魏耕記的，比店婆還要清爽。但是這等酒肉肆，本是賣缺兒的，因為各村中人家，有時來不速之客，盤餐市遠無兼味時，便來肆中購用。再不然各賭坊中，不時不暇的，吃喝起來，只圖應急，也便來沽酒市脯。因此之故，這肆中酒肉銷滯無常，有存貨堆積，有時便空空如也。這也不在話下。一日魏耕又去閒坐，恰值酒客將散，都吃得紅撲撲的臉兒，一面紛紛起座，一面亂喊記賬，忙得個店

婆扎手舞脚亂應不迭。魏耕從旁冷眼兒瞅到西壁角下，不由心下好笑。須臾客散都盡，那店婆便笑道：魏先生，你瞧這羣饑貓兒，王八吵灣似的，鬧了這麼一陣，若不是俺記性好，還被他們吵昏了，說不定就有抄白食的哩。如今我說你寫咱快些記起賬來，說着讓魏耕就賬桌旁坐了。遞過一支開花破筆，打開那油晃晃的賬本子，攤在魏耕面前。魏耕一瞧那賬本，不由蹙味一笑，只見上面一條條從斤兩數目中間夾畫着諸般物事，也有畫個牛頭的，也有畫個豬脚的，甚至於畫條腸子，畫個肝肺，原來店婆西瓜大的字，只認得一巨羅每邁着撇路虎兒（俗謂生字也），只好象形代之。當時魏耕瞧到一條內畫着個大絲瓜似的物事，因笑道：原來大嫂這裏還掛着賣蔬菜哩。這絲瓜用爛肉煨好，到也可口。這時店婆一面坐在魏耕對面，一面兜理鞋子，聽得魏耕如此說，不由笑得前仰後合，便一丟眼兒道：難為你魏先生成日價頑驢子，連驢子身上長的物兒，都不理會不瞞你說，俺這裏穀肉鍋裏甚麼牲口肉都有，那饑嘴人們就有專好吃這東西的。您細瞧瞧，那是畫的絲瓜麼？魏耕聽了，好笑之下，這才恍然，知是滴煮驢腎，不禁啞的聲，嚥口唾，原來魏耕飲酒最嗜兩樣佳餚，一是驢腎，那一樣便是狗肉哩。當時店婆笑過一陣，便支隕理鬚的一面，瞧魏耕秉筆一面，報說賬目，無非是李大爹欠爛肉幾斤，王二叔欠雜碎一副，須臾都畢。店婆却笑道：今天却有累先生了，虧得俺記的還清爽，沒叫那羣人們抄了白食去。魏耕笑道：你大嫂真個記的清爽麼？那會子西壁角下有個細高條子黃鬍子的客人，他是咱村中人麼？店婆道：不是的，他是西村的哈老六，是個在回回教的，因他不吃猪肉，所以俺將他讓在西壁下。因壁上掛着十來支薰豬蹄兒，他既不吃，俺覺得放心些似的，你問他怎的？魏耕道：也不怎的，只是那會子俺見他起座時，彷彿是伸了個長大的懶腰，接着便向懷中揣捻了一陣，登時趁鬧中閃出去咧。說着向壁角上睨，瞧這店婆隨魏耕眼光望去，不由跳起來叫道：你先生真罷了的，有話何不早說，你瞧十來支豬

蹄。只贖了三兩支咧。於是從壁角取下三支豬蹄兒。只氣得亂罵哈賊。便賒氣子向魏耕道。與其讓人家偷去。還是咱自己吃的好。咱這麼辦。這豬蹄兒你一支。我一支。留一支。給他孩子爸爸。（謂其夫也）索性的咱都裝入肚。倒省得人來偷摸哩。說着。撿了支又肥又大的。直遞過來。這裏魏耕。瞧瞧。四外沒人來。正要趁勢接過。恰好鄧宅僕人。來尋用飯。魏耕沒法兒。只得捨掉豬蹄。且去吃那齋戒素飯。越是盼六公子病愈。朝山回頭。好開齋戒。偏偏六公子病勢。只是延纏。悶得個魏耕。像似瘦了好些。近兩日來。更不敢去。恣肆看人大嚼。沒事時。只合那驢子廝混。因為伯通等。只顧了調理公子。沒暇理他。又因公子病體。將愈。須稍用肉食。滋補。便命公子。暫開齋戒。俟定期朝山時。再為補齋。於是鷄湯鴨躍之類。不時的。進向病榻。但是魏耕。却不曉得。依然吃他那苦巴巴的素齋飯。好容易。待至公子病體大愈。精神如舊。這日伯通。就前廳中。端正飯食。大家在座。與公子起病。魏耕一望。案上滿堆了素菜素飯。方伸伸。擲子。嚥下一口飯。只見僕人。提進一個小食。盂。只盂蓋一啓。魏耕這裏。不由眼兒都直。原來理面是一碗魚羹。一盤鴨臠。又有一碟夾精帶肥的千層片兒肉。一碟香菇炒鷄丁。再望到盂正中。偏又有一盂鴨汁清煮。餛飩。這幾佳樣。般般。耀入魏耕兩支。餓眼中。那僕人一樣。樣擺向六公子跟前之間。魏耕却再也。忍不得。咧。便唏溜聲。一拖口涎。道。慢着。慢着。這些葷菜飯。不是端差了麼。咱大家方在齋戒。如何能用這菜飯呢。大家聽了。方覺好笑。伯通便道。魏兄。你不曉得。皆因公子病體才好。勢須肉須滋補。以助元氣。所以他特開了齋戒。俟定期朝山時。再為補齋。一言方盡。只見魏耕笑嘻嘻。滿臉生痛的。直站起來。正是。

久困太常齋。忽覩郇廚味。漫言肉食鄙。直須急理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不諱夙懷公言牀第 欲動食指先觀朵頤

且說魏耕聽伯通道罷，不由跳起來笑道：「晦氣晦氣，俺若早知齋是可以補的，俺爲甚只管守齋，合自己肚皮過意不去呢？哈哈，不消說，你大家都暗含着唱過劉氏開齋咧（劇名）却只苦了俺饑子老魏。老實說，俺這份齋也等着補吧，說着伸手就要去端那碟肉片，却被曼華一下子架住胳膊，正在噉的一笑，伯通忙正色道：「魏兄不要自尋晦氣，這補齋是本人有事故，方許暫開，若好端端的開齋，謂之犯戒，就怕娘，娘見過，舌頭上生老大疔瘡，都未可定。魏兄不信，只管去問公子，俺大家可會開齋麼？」幾句話，招得大家正在都笑。六公子便道：「鄧翁此話不虛，他大家端的不會開齋哩。」魏耕聽了，那支被架的胳膊，還不肯遽然縮回，却被曼華笑嘻嘻推就座位，順手兒用纖指，向自己嫩腮上抹了一抹，便笑道：「人家小孩們，有偷懶逃學的，便向天祝道：『老佛爺，你多少的給俺個浮皮癢的病，老師既不叫上學，媽媽又給治饑嘴，如今魏先生想治饑嘴，快禱告着生點小病，不就可以開齋了麼？』大家聽了，不由哈哈大笑。魏耕沒奈何，只好一面瞧六公子狼吞虎咽，一面心下盤算，須臾，大家又說起朝山之事，因今年香客特多，太湖各村衆，除請伯通作香頭外，又另推一位單姓父老，幫同照料。大家正談得高興，一瞧魏耕，却已離座，大家以爲他是出去方便，也沒在意。仍然的且飯且談。這時大家因公子病起，都心下暢快，分外的健飯，惟有曼華更高興，坐下跼起筋，下如兩搖得腕，上手鏢兒叮叮噹噹，連伯通面前所置的素菜，都搶過去，單是各樣素餛飩頭，就吃光兩大盤，然後用素茶拌飯，一陣價風捲殘雲，正吃得起勁，忽見公子飯畢之後，面現華色，微汗浸淫，烘得兩腮上紅紅白白，十分鮮妍，恰有兩點汗珠兒，如垂露一般，直從鬢角上掛將下來，大家見了，便道：「謝天地，公子氣色大佳，真個精神復元咧。」伯通也正在微

笑領首。只見曼華置下筋兒，由袖中掏出個汗巾兒，一面去給公子抹拭汗珠，一面笑道：「俺早知公子業已精神復元咧。頭兩日他抱着我，我還覺得他的皮肉兒乾燥燥的。昨天晚上就不然咧。俺一偎到他懷裏，就覺得又溫暖，又滑潤。渾身都是舒齊的，便是他那口鼻氣息兒，手足溫和的，摸觸到人身上，都叫人異常適意。並且他睡熟之後，從身上發出一股溫熱來，由上身直達下體，蒸得人腿股裏都汗漬漬的。你們這會子見他面色，纔知他精神復元。那知俺（句）公子忙赧然道：「曼姊不須說咧。反正俺病好就是大家聽了。正在相視而笑。曼華却一撇嘴兒道：「公子你這又晚牒的是甚麼。昨天晚上人家下榻方便方便的工夫，也不知是那個只管探着頭兒向人笑。又直嚷被窩風冷哩。（寫曼華天人身分，直不知世間有男女媾事，所以脫口直陳，旖旎如此。筆力至此，可謂橫絕。）幾句話，不打緊，招得大家鬨堂大笑。六公子赧然之下，沒得兜搭，便微振兩膊，骨節作響，旋即作個開弓勢，却笑道：「俺多日被病魔所困，筋骨弛懈，便連曼姊被俺累的也精神似減。如今俺且喜精神復元，且待俺舞回劍，被除病氣，並謝諸位雅意如何。大家聽了，正在喜動顏色，只聽院中奔馬似一陣大亂，接着魏耕大呼道：「殺殺殺。（接筆不測，如奇峯突起。）好你個兇王，竟敢尋到這裏來咧。大家聽了，方在都怔，只聽嘩啾啾一聲響亮，一扇門猛撞翻之間，早從廳外沒頭沒腦的滾進兩人。伯通眼快，猛瞧見魏耕拖定個氣急敗壞的郝毛兒，心中一動，噫了一聲，急忙站起之間，那魏耕兩道劍眉都已倒豎，一掄健膊，險些將毛兒攔跌，便指着毛兒道：「你說你說。（神態如畫。）那毛兒只顧氣喘，張大了嘴，方纔一把拖住伯通。魏耕却虎也似，踞在位子上，竟由左袖裏拈出一團紅郁郁的東西，入口大嚼，一面却儘力子啐啐出氣。這時大家不暇理他，忙都湊向伯通跟前，聽毛兒如此這般的述罷，所以伯通聽了，還在撚鬚沉吟。曼華騰蛟，早已雙眉軒動。兩人不期的，條的捏起拳頭，倒將毛兒嚇得顫兒一縮，方向後一閃，恰值陸香猛可的一蹶脚，却又將毛兒驚得

身兒一歪，說也湊巧，偏偏魏耕右手起處，一個大拳頭，又猛的拄將來。毛兒急閃時，碰的一拳，正砸在案角上，震得滿案上碟兒碗兒一齊亂跳，連那盛餛飩的空盂兒，都噹噹有聲。（空處著色，神彩百倍，此方是龍跳虎臥的文字。）嚇得毛兒眨眨，正要向伯通身旁躡去，不隄防被曼華一把揪牢，直將他一顆頭，揪到自己胸前，却一挫牙兒，猛的向外一擲，道：「你這話真個的麼？可氣煞我咧！」等他們來時，管叫他一個個都是死數。魏耕大叫道：「好（句）！」底下那個好字沒喊出，却舉起左手所握之物，啣了一口，這裏郝毛兒一個踉蹌，撞將去，却被躍鯉一把抄住，便頓足道：「這事好怪，怎的前些日，俺在南京時，還一些風聲沒得呢，一言未盡，只見六公子亂搖兩手道：『咱大家且莫紛亂，此事依我看來，不宜硬作古語云：投鼠忌器。』咱大家現託迹此間，便是鄧翁慨慷急難，沒的倒連累了太湖民衆，咱還是請教鄧翁爲是。倘至無可如何時，俺便挺身去見兇王，由他殺鬪就是。大家聽了，正在慷慨動色，那伯通忽的掀髯大笑道：『何至於此？公子且慢氣憤，老夫雖沒得良平之智，似此小事，還能擺佈得來。』諸位且請歸座，便連郝毛兒，也就勢用些飯食，速去瞧瞧老母，免得在此招人耳目。俟少時，咱再細商良策何如。」（倉猝聞警，各畫出諸俠態度，恰如其人，已爲難能，不意下文，又有趣事，必具此筆力。方許著書。）俺料公子等，還不知毛兒的來歷，且得俺略述一二，於是將毛兒因義魚誤殺老黑，多虧自己解救之事一說，大家聽了，正在目注毛兒，只見伯通一拖毛兒道：「多謝你前來報信，只是疲張是機，警人你快些飯罷，去望老母，速回南京才是。」這時毛兒業已神定，便道：「飯倒不消，只是（句）說着望望魏耕，便恭恭似的撲將去，道：『你先生且少吃些，多少也給俺娘留些，才是道理。』說着，竟從魏耕左手中，奪過一物，大家瞧時，却是一大塊肥狗肉，業已被魏耕咬得七零八亂。（逸趣妙筆，得未曾有，讀者至此，欲不絕倒，不可得矣。）大家正在詫笑，那毛兒已揣肉入懷，拔腳便走，於是魏耕哈哈大笑，便一說得遇毛兒之故，原來魏耕那會子，既聞

可以補齋之說。又見六公子飲酒御肉，吃了個噴鼻兒香，只饒的他喉內饒虫，差不多要鑽出來，暗想道：「幹甚麼齋，既可補，俺爲甚只裝憨子？」如今那店婆酒肆中，料想殺肉正熟，俺若早知可以補齋，這些日來，怕不吃掉他兩口豬。想至此，更耐不得，便趁大家談笑，正酣時，悄悄溜出，三脚兩步跑到那酒肆張時，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見店中清鍋冷灶，一個酒客也沒得，只有店婆兒坐在灶邊座兒上，面前擺着白米飯、鹽蘿蔔，並一個鹽碟子。正要用飯，魏耕急望壁上掛的炙鷄薰肉等物，說也作怪，偏偏連個鷄骨肉渣兒也沒得，再望壁角邊的酒甕，却依然如故，魏耕懊喪之下，一問店婆，所以店婆笑道：「今天您來吃酒，却是不巧，你不曉得，昨天晚上俺本煮出一大鍋稀爛噴香的好殺肉，單是那肥汁兒就濃淳得如膠條一般，就別提多麼可口咧。這本預備的賣一集（集者，里人定期市賣交易之名，大概五日一集，南方謂之趁墟，北方謂之趕集，其義一也）的，那知當夜裏東村王地保三不知的，娶了個小後婚兒，他怕的是街坊人們曉得了，要借端吃嚼他，當夜弄輛牛車，連燈籠鞭炮，都不敢用，悄悄的將那媳婦子拉得來，自以爲這麼一來，省了煩費，不想次早，王地保兩口兒還沒起床，那許多賓客們早已捶門打戶的闖將來，原來王地保最是慳吝不過，那趕牛車的替他忙了一陣，滿想着大大得注喜錢，偏偏王地保不開眼，只把給趕車的二百文老錢，連頓酒飯都捨不出，於是那趕車的大恨之下，便給王地保一路張揚，所以鬧的闖村都知，當時王地保見賓客都來，只得攛眉款待，因一時間沒得殺菜，所以今早晨他遣人來，將俺這裏所有的殺物都包了原兒去咧，你先生要吃酒時，俺只還有個鷄架裝（俗謂剔去肉之全副鷄骨，曰鷄架裝）並一支鹽豬蹄兒，要酒便有，不怕你喝上一甕，都足用的哩。魏耕聽了，好不長氣，欲要回去，無非是眼饒肚不飽，在此將就了，又只是寡酒兒，仔細思量回去時，連酒都不許吃，這裏究竟還有鷄架裝鹽豬蹄，總算是慰情聊勝於無了，於是一屁股便就店婆對面，坐將下來，先要過兩角酒潤潤。

馮喉須臾店婆取過那兩樣佳餚。魏耕先望見白磁盤兒上蓋油紙，以爲這鷄合蹄兒，雖不能大嚼快意，但是那上面筋頭膜腦，就洒醃醃，則也別有風味。於是一手按杯作勢而待。那知揭去油紙，把來嘗時，只贖了乾聒大眼。原來那鷄，不但是架裝，並且是煮過幾次肥湯的，不消說上面的皮髓筋膜，經店婆幾次撕草，一概都淨。便連點油葷氣兒，都沒得咧。咬到口內，便如木頭一般。氣得魏耕丟了鷄架裝，便罵豬蹄格嘯一聲。險些將門牙墊落。原來那鹽豬蹄，是臘肉腿，上操下來的，只是鐵皮包骨頭，簡直的比石頭還硬十倍。當時魏耕氣得手按酒杯，通沒理作會處。那店婆已吃罷飯，一面收拾，一面笑道：「你先生真沒口福，一高興來吃酒，就遇着人家娶後婚，沒奈何，且將就些吧。」正說着，忽聞肆外伸吟有聲，便有人道：「主人家，快取角酒來，接接氣。」魏耕向鄧宅有緊事哩，聲盡處，一瘸一拐，趑進個行塵撲撲的漢子，似乎是走得氣急敗壞，一進門來，也不顧去檢座，一屁股便坐向魏耕對面，翻起兩支眼，一面端相魏耕，一面呻吟着，直喚酒來，慌得店婆連忙唯唯去取酒。這裏魏耕却暗笑道：「你這小子，不用來合我耽賢古少時，也是照樣的淡出你去。」正這當兒，店婆取酒到來，便笑道：「你這客人，既是向鄧宅去的，爲甚麼只贖這兩步，還在此歇息呢？」那漢子道：「你不曉得，皆因俺向鄧宅中報告一件要緊之事，沒命似跑到這裏，正在氣都接不上，又他媽的蹶了腿腳，所以俺到此吃些酒，接接氣力。」閉話少說，你這裏有甚麼下酒之物，快些把來。」店婆聽了，方在嘆味一笑。魏耕暗道：「好的，你若叫他把出來，只好把他那塊鬆丟丟的肉兒，給你吃了。」俺老魏，還在這裏空嚙口唾，你倒一千頭的小火鞭響（想同音）了個到哩。」正在怙愒，店婆却拍手道：「客人莫怪，今天來的客人們，活該都吃些素去。」今天小店裏一些葷腥也沒得，你不信，只管問這位，他也在這裏吃白酒哩。」說着，向魏耕一指，那漢子略瞞一眼，便道：「如此說不得，你只隨意取些過酒物來，俺且吃酒說着。」拊了脚，只管呻吟，又呻吟道：「真是越忙越躑躅，俺若不是蹶了脚，這當兒。」

早見了鄧伯通，爺交代明白，還愁沒得大酒大肉吃。如今却在這裏吃白酒，這是那裏說起。說着，吃過一杯，却向魏耕寒氣道：「彼此彼此，你老再鬧一盅吧。若在平時，魏耕聽那漢子囉唸鄧伯通，一定是兜搭兜搭。但是他這時鬧了一肚皮鳥氣，便也無心理會，只沒精打彩的道：『不讓不讓。』正在耽了那盤鷄合蹄出大氣的當兒，只見那漢子又吃過一杯，忽的低頭自笑道：『事兒風火真也把人鬧昏咧。沒別的，俺老娘你且少吃些吧。』說着，竟從懷內掏出個油晃晃的布包兒，只抖手打開，向案上一擺，這裏魏耕登時眼睛一亮，正是：

空具虎頭相，全無食肉資。
酒懷方寂寞，異味恰來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搶狗肉一味無賴 穿鐵甲八面威風

且說魏耕一眼張去，只見布包內竟是大塊小塊不等的許多炙肉。本已饞得口涎欲滴，再仔細一瞧，不好了，但是炙肉，並且是自己生平最嗜的肥狗肉。單是那股香氣，已使人當不得。偏那漢子大把價抓來過酒，直嚼得口角流油。這一來，鬧得魏耕竟如雪獅子向火一般，軟化在座。但是還妄想人家既讓酒，一定也要讓肉的。不想空陪了許多饞唾，却沒相干。但見人家從炙肉內，撿出一塊又肥又大的，置向一旁，意思是捨不得吃這塊，却論些小塊的，只顧大嚼。頃刻間，已去了一小半兒。魏耕這時一面暗慌，一面忍不得，忙伸手抓過一塊，却陪笑道：「你老兄吃的是甚麼肉味，怎這樣怪俊的呢？」那漢子道：「狗肉罷了，有甚麼俊樣？」魏耕搖頭道：「俺不信，那裏狗肉是這般顏色呢？」漢子道：「你不信，就嘗嘗。」於是魏耕「嚙」一聲，一塊下咽，便拍手道：「你老兄說話，真實在，果然是狗肉，只可惜煮的硬些兒。」這一來，招得店婆在一旁直抿嘴兒，却不敢笑。便見那漢子道：「這稀爛的肉，你

再嫌硬，真是薄福。你再嘗嘗，俺就不信這肉還硬。魏耕巴不得這聲，忙取一塊入口，嚙嚙嘴道：硬倒不硬，只是還淡些。（無賴如畫，絕倒。）那漢子不服氣，方梗着頸子，又取一塊，要與魏耕，魏耕得意之下，未免向店婆一飛眼兒，以示伶俐。那知店婆見魏耕誑食之狀，正在忍笑不得，當時啾咪一笑恰好。那漢子一抬頭，望見他兩人神色，似乎是心下恍然，忙縮回遞肉之手，索性的要包包兒道：你老兄既說是淡，不要淡壞了您的脾胃，快留着與俺娘吃去吧。這時魏耕饑興大作，欲罷不能，便冷不防抓起那大塊肉來道：你老兄無論怎的賣與我，這塊肉吧，俺就在鄧宅中住，你且少待，待我與你取錢來，說着，跔起方要拔步，却被那漢子一把抓牢道：豈有此理，這塊肉是與俺娘留的，任是少錢，都不賣，你便在鄧宅住，又該怎樣？魏耕一面舉肉，一面道：俺在鄧宅住，無非是與你取錢快當些，難道俺魏耕先生還騙你的白食不成？那漢子聽了，大駭道：原來你就是魏耕先生，俺此來尋鄧伯通爺，這其間，便有魏耕先生血海的干係哩，於是拖了魏耕附耳良久，魏耕大叫一聲，更不暇放下那肉，便合那漢子連跌帶滾，直入鄧宅，原來那漢子非別個，正是郝毛兒，因聞得郎湛告密，並疲張告豫王料理太湖的一番計畫，他想起往年伯通救他之恩，所以連夜價便趕來報告哩。當時魏耕道罷，大家也顧不得打趣，他擅自開齋，正在爭望伯通，又要亂吵的當兒，躍鯉便道：此信來得，究竟突兀，前幾日俺還在南京，還一些風聲也沒得，如今俺急速去再探一回，何如？伯通道：不必再探，郝毛兒雖是粗人，却也精細，事如不確，他是不能混來報告的，俺想疲張這番料理太湖的計畫，是注重從湖外各要路上查拿你等，以取以逸待勞之勢，至於派太湖廳官來，向我索取你等，不過借此規規我的情形，不是老夫跨口的話，這太湖雖彈丸之地，那兇王還不敢輕易來撥撩於我，所以太湖中事體儘可無慮，俺自有應付來人之策，因為廳官朱異雖庸懦不足慮，却恐他挈帶了邵湯兩個巡檢同來，邵光煦頗為精明，那湯淵略通武功，能使手下疲弱巡兵變成

精銳。倘他兩人同來，咱大家也須仔細一二。所以俺須用計策，賺他們退去。維今之計，要緊的就是商量你們的出路。湖外的險僻要路，共有三處：一是龍母譚，一是芳蘅坂，再就是石鐘口。這三處因其險僻，敵人必更格外注意。特埋伏能將精兵，依我之意，是給他個出其不意，竟不從這三處走。簡直的明明白白，從潛虬港大路上公然出去。此間既是平坦大路，那敵人料你等必不敢由此走。他一定是弛於防範的，你等瞧這出其不意的計畫如何？但是這一來，俺却不能陪公子等去遊普陀，只好在此一水之濱，雖不能臨風刎首，敬送公子，還能靜聽公子的報國好音，爲諸君釀酒致賀哩。（寫得淋漓感慨的是伯通神理，侯贏一類人也。）大家聽了，一面相視慷慨，一面又各自沉吟。因爲那龍母譚等處都是錯山穿洞的險僻之處，大家既有飛行工夫，又有躍鯉，足爲嚮導。若從這三處走，神不知鬼不覺的出去，何等的又捷便又妥當。那潛虬港是出太湖的一條通衢水路，下得船，又必須從白沙洲大路經過。那所在平沙浩漫，左近價連草樹都稀稀的，倘被卡路伏兵，識破行藏，却是大大不領。大家正在怙悒躍鯉，却向伯通搖手道：你老人家說走潛虬港的話，却不妥當。那裏一來是水路，二來這時又當朝山進香之期，人衆雜亂，那敵人豈有不特加防備之理？並且公子魏先生的容貌，料官中人都識得。從大路上走，似不相宜哩。大家聽了，正都望伯通，曼華却吵道：他們識得怕他怎的？休要惹我性起，殺他個翻江擄海。再走咱的清秋大路，他們也只好瞧着咱哩。公子聽了，正向曼華微微一笑。伯通却道：諸位莫亂，俺叫諸位從大路上走，正是趁這朝山進香的機會，爭不成便叫諸位就這樣出去，依俺之意，請諸位如此這般，混過敵人的耳目。此局收煞，徐圖再舉。此後報國日月正長，何必與敵人爭甚麼勝負呢？曼華聽了，這才小眼皮兒一撻搭，却一肘魏耕道：魏先生聽見了沒有？這麼一來，你那匹驢子，借給我騎吧，省得你騎着怪模樣，叫人家瞧出馬脚來，不是要處魏耕聽了，正在雙翻白眼，躍鯉略一沉吟，忽拍手道：好了好了，曼

姊合魏先生並公子若恐人萬一識破面目區區這裏還有個絕妙方法。雖不比穩形奇術也抵得駕起遁光。料那班肉眼凡胎的敵人們萬識出來只是余命合陸爺却不需此法。因為他兩人不甚爲官中認識說着向大家一說其法大家聽了方各稱善。曼華却指着躍鯉笑道難爲你真生心兒。留着混賬人的藥居然也有用處咧。你就連那藥包兒都交給我吧。說不定俺將來還許有用處哩。（直映下文）伯通也笑道既有此法真不慮敵人等認識了。那麼公子合曼姑明日且屈尊一霎看老夫應付這朱廳官倒也有趣。俺料這時太湖四外各路口兇王所遣的人馬都到便是。那朱廳官想也不久就來。俺却不可不略擺威風。叫那兇王也曉得俺鄧伯通不是個易與的脚色。說着略述應付朱廳官之策。大家聽了都各稱善。不提當時大家散後各自準備一切。並那伯通暗暗的傳語太湖漁戶們。命他們屆時如此這般。如今且說那太湖廳官朱異。既選得邵湯兩巡檢協同入湖。不由登時壯起氣來。又知得太湖四外各要路口。豫王所派的將弁兵馬都已埋伏停當。藹母譚芳蘅坂石鐘口三處都係調用得當地得力兵弁。白沙洲大路上又特派了一位滿洲勳貴。世襲雲騎尉。名喚阿璋布的。領了王府銳健數百人。在那裏提兵把守。朱異見如此的風火事兒。那敢怠慢。既選得邵湯兩人去後。便一面分派了隨行的吏役。一面合許氏斟酌起衣冠穿戴來。靴帽袍套的鬧過一陣。朱異對鏡自照。總覺不甚威風。依着許氏便叫他全副戎裝。朱異又怕失了文官體統。兩口兒正在分說。便聞衙外馬蹄如雷。海螺大鳴。接着響亮亮一聲驚號。似乎是邵湯兩人都已到齊。許氏便唾道。你瞧你這股子沒緊沒慢的浪潑兒。無論幹甚麼事都是這樣。人家都已到齊。你却還似新媳婦上轎以的哩。如今這麼辦吧。官庫裏還存着許多盜匪所獲的鐵盜鐵甲。你穿上一份兒。外面再罩上你那混飽吃有補釘（官補也）的公服。鬧個半文半武。不就兩全其美了麼。朱異聽了拊掌稱善。便一迭聲的命僕人去現開庫門。取那盜甲。庫門輕易不啓。鎖都鑰牢。

及至費了半天工夫，錘開鎖，入內尋時，偏偏那盜甲，又壓在許多废物下，及至僕人等吆喝，搬開废物，從塵土狼藉中，取到盜甲，那邵湯兩人，立馬衙前，業已命人催請朱異數次，但是朱異都不管他，忙抖開鐵甲，掛停當，不由一個身兒，彎蝦似，僂了起來，原來那副甲，是榆葉式兒，砌就，又厚又重，連那牛皮甲襯，並獅鬚帶，獸面掩心鏡之類，斤兩兒，委實不輕，你想朱異本是個，偶穿粗布都怕磨肉皮的颜色，忽然馱了一身鐵片片子，那裏當得，但是他欲擺威風，也說不得，當時他紮括停當，罩上簇新的補服，果然是狗熊一般，臃腫腰圓，十分威武，樂得許氏在一旁拍掌道：「真是人是衣冠，馬是鞍韉，你這麼打扮成大巴子元帥樣兒，怕不將鄧伯通先吓個跟頭麼？」朱異聽了，越法得意，便挺起腰板，試走兩步，倒也不覺怎的，於是興匆匆舉起鐵盜向頭，便戴這一來，不好了，登時覺眼花頭暈，一條細而且長的瘦額子，只管亂裊起來，氣得許氏一把給他揪下，便唾道：「人家都說如今作官的，就是強盜，你裝個強盜身，還不足意，還務必裝個強盜頭麼？」（我聞此語，心骨悲，今之強盜頭，愈出愈多，國事之所以越鬧越糟也，又因僅裝強盜身，不足意，野心所驅，遂致爭裝強盜頭耳。）正亂着，恰好僕人如飛的又來催請，接着便聞衙前警號，又是一陣大鳴，於是朱異顧不得再為紮括，忙從帽架上，抓起一頂帽子，按在頭上，匆匆便走，後面許氏急喚時，恰值衙前一陣價人喊馬嘶，這時朱異一肚皮威威武武，只顧了腆起腰板，大步踏去，那裏還聞得許氏呼喚，及至到衙前一瞧，不由心下大悅，正是：

殺氣三分，官威十足，由來官場，亦虎亦鼠。

欲知後回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邵巡檢演述青龍黨 衆官船迷路石闕口

且說朱異雄赳赳氣昂昂踏到衙外百忙中還恐人瞧不見他穿的鐵甲正在略提袍襟甲光一亮的當兒只聽兩旁巡兵雷也似的一聲暴喏接着便聞邵湯兩人一齊高呼道如今本廳等就要起馬快擺隊伺候就這聲響猛可的海螺大鳴頭門外一聲號炮這一來鬧得朱異一哆嗦忙抬頭瞧時只見左有邵光照右有湯淵各領一隊人役巡兵分兩翼價列立衙前從鎗刀簇簇中最前路飄起兩面巡檢官銜的大旗端的是十分威武光照是公服委蛇湯淵是戎裝佩劍越顯得威風凜凜見了朱異都一齊躬身道如今俺等伺候靈台就要起馬便請靈台驍諭巡兵們一番即時出城也就不容耽擱了朱異道驍諭甚麼你二位替我代勞叫他們開腿跑路就是邵湯兩人正在暗笑早有各人手下從人帶過馬匹偏偏朱異那匹馬是個花斑豹的猶性馬又高又大又劣躁又搭着朱異本不善騎又是衷甲當時扶了馬背便往上爬便如蛤蟆上竹竿一般那馬咳一聲一擺頭一個後脚撩起險些將朱異閃跌於地虧得光照手快抄住便就勢兒撮他上馬朱異也自覺得不俊模樣便一面向光照容氣一面儘力爬上馬背只腿兒一騙之間忽的眼前現出個馬屁股原來他倉猝之間倒騎了馬招得大家正在竭力忍笑那朱異噙了一聲已自跳落馬下張得湯淵緊行兩步一伸手帶穩那馬方要去扶他那知朱異頭也不回急急匆匆向衙內便跑並一面自語道該死該死你瞧才一出門便扭他媽的人家是木匠出門帶大鋸廚子走路背灼勺幹甚麼不離甚麼丟了猴兒還要甚把戲呢大家見了正在都怪恰好從衙內飛也似跑出不個僕人手舉一紙據與朱異朱異接過揣入懷內這才匆匆轉步邵湯兩人望得分明不由相視而笑原來朱異那會子只須挈括却將豫王手諭伯通的論文忘帶臨出時許氏喊喚也就因此不提當時紛亂一陣畢竟由邵湯兩人將朱異搬置在馬背上大家擁了鬧鬧開鳴鑼喝道即便出城且說朱異端坐在馬上只見前呼後擁人騎羣趨偏那湯淵所帶的二百名巡兵又十分壯健一个个虎也似

的雁翎排開。刀斧光銑直射多遠。當時左顧右盼，不由高興異常。暗想鄧伯通雖是了得，說不定也懼豫王威勢。那時節他獻出五刺客，由俺老朱押解將來。這個天字第一號的響兒，叫的可就大咧。那時節豫王見喜，俺加官進秩，自不消說。果然此一去如此順適，倒不該帶了卻湯兩人來。平白的叫他們分了功去。一路上想的得意，只顧在馬上顛頭播腦，不多時，一行人騎抹過前林，早望見白茫茫空明巨浸，拍天浮岸，一處處螺峯結落，便如置在鏡面上一一般，便是那太湖的北岸。遙望岸邊，正有許多準備的船支，軍吏役等人都在那裏候棹而待。於是前面卻湯兩人鞭稍揮動，潑刺刺放馬跑去。前面巡兵一聲喝號，也便滔滔走發。這一來，鬧得朱英饒是提緊轡頭，一張屁股，還顛得尺把高。須臾到岸，卻湯兩個先跳下馬來，一面指揮巡兵紛紛登舟，一面命數十騎兵牽了馬匹，就在此等候。一時聞船支擺列，安置都畢，這才來由馬上撮下朱英，可笑朱英一張屁股，既在馬上劇的生痛，又被鐵甲所累，行步蹣跚，真累的些牙裂嘴，及至被卻湯兩人連攜帶架，安置在頭號官船上，業已鬧的氣喘吁吁。這時船頭上三把交椅，一字擺開，左有光煦，右有湯淵，請朱英居中坐定。背後是健役巡兵，帶刀侍立。那朱英雖說是太湖廳官，抵任以來，只顧了逢迎上憲，搜括民財，那有閒心想到遊覽山水。所以便是太湖這樣名勝之區，他一向竟不會到過。今午到此地，雖是鄙陋胸懷，也覺豁然一暢。正在那裏舉目四矚，點點嘖嘖的當兒，只見前面巡兵船上鐘聲響動，正要開船，却聞得稍前面一處蘆港邊，呼嚶嚶一陣叫風，便有十來支蜈蚣划船，飛也似銜尾沖出，船桅上都掛一方小紅旗兒，上畫兩條小青龍，作二龍戲珠的式子。但是那顆珠，是畫的白地兒，上面大書一個鄧字。（盧寫伯通聲勢精彩百倍。）每船上約有五六人，都是彪形大漢，一色的青布包頭，結束勁健，各提魚叉網罟之類，就船頭上箕踞而坐。望見這邊官船，就如沒事人一般，其中還有四五人，頭戴草笠，赤起兩條健膊，只穿件油布背心兒，手拄長篙，卓立船頭，或用一手搭起

遮陽兒向着官船嘻嘻而笑。就這樣一字價橫截湖面。直由前面巡兵船前亂流而渡。張得朱異登時大怒道：「這是甚麼船支怎的連官船都不知躲避。正要喝令左右立命他們讓路之間。便見那幫船一聲胡嘯去如箭激。轉瞬間已沒入一條彎環曲屈的深港中。這裏朱異正望着那月深港。剛道得一聲可恨。前面巡兵們都不理會。便容他們截路而過。便聞深港中一聲號炮。聲震半天。說時遲那時快。就見四外各港中。並山麓水曲之間紛紛的飄動小紅旗。一處處船桅爭出。便如麻林一般。登時間佈滿全湖。遙望去。逐隊帆飛。都一徑的趨向那片深港。張得朱異正在悚然。便遙聞那深港中歡呼如雷。接着便有人拍手齊唱道：

老爺生長太湖邊。嚼山吃水不論錢。尺半銀鱗能換酒。醉來白眼望青天。

朱異聽了。不由越法怙恨。因見小紅旗上。有個鄧字。又疑惑是伯通。聞知甚麼消息。來弄甚麼手脚。正在慌得目視邵湯的當兒。只聽深港中。遠近價歡呼喧鬧。又夾着搦戰之聲。似有無數人衆。飲酒作樂一般。接着又鞭炮聲動。碎筍劈拍。趁着一片水音兒。聲聞數里。須臾稍靜。却又聞有婦女們一陣喧笑。接着便嬌滴滴唱出一片歌聲道：

花顏烏尾畢逋。阿儂生長在江湖。長狎風波不畏苦。提魚入市換青蚨。公無袴。婆無襦。赫然官吏來催租。青龍青龍莫躊躇。神汝變化風雲殊。霹靂一聲淨天宇。餘勢掉尾擊強胡。(咄咄逼人) 歸潛此水儂與俱。百千萬歲歌鳴。烏尾烏尾莫畢逋。中原士氣無時無。(兩歌妙絕。各極其致。)

一片嬌脆歌聲。趁着那深港中蘆葦戰風。蕭蕭瑟瑟。偏偏這時。由水面上吹起一陣長風。唳喇喇由東而西。吹得波紋亂動。一徑的捲入那片港中。遙望港中。高下遠近。許多的小紅旗。一時間颼颼飄動。張得朱異越法悚然。只疑是伯通來作手脚。忙左顧右盼。想問緣古的當兒。只聽深港中。號炮一響。登時由小紅旗聚攏最多處。

又拉起一面大紅旗。上面所畫青龍兒。一如小旗。那大旗下面。似乎有人牽動。旗之所指。衆小旗的劃船兒。悉聽指揮。頃刻許多小紅旗。東奔西鶩。便如操演水軍一般。於是各劃船上。金鼓大作。直鬧得那深港中。波濤亂湧。水勢簸盪。直及這裏官船。那朱異坐在船頭。竟覺得船身只管低昂不已。於是朱異大駭。忙變色向光煦道。邵兄。你瞧這光景。不妙。莫非是鄧伯通曉得甚麼風聲。人急造反。來弄手脚麼。好在咱這裏船還未開。快些轉去。急稟王爺。再作道理。不然。你合湯兄。簡直的替我去一。吾是一個不去的了。說着。耗。就要站起。慌得光煦。忙一把按下他。却笑道。老憲台。快莫失了觀瞻。這些紅旗小船兒。不過便是本湖的衆魚戶。他們照例的。隔個十天半月。便大家有一次聚會。一來講究些漁業的勾當。二來便由頭目等人。指揮大家操練劃船。爲的是使船如飛。狎習風波。以便捕魚得法。既是聚會。便各船上。都攜酒食。大家湊在一處。吃喝一回。也無非是聯歡自勞的意思。所以連衆魚戶的眷屬婦女們。也都跟着歡呼歌唱。說着。向那面大紅旗一指道。老憲台。你瞧。那大旗所在。便是他們頭目的劃船。全太湖中。既是衆魚戶的頭目。就有百數十人。像那片深港中。不過是一路頭目手下的人。衆罷了。他們如此聚會。不是這一路。便是那一。路。差不多。日日都有。這本是尋常事兒。那裏是鄧伯通弄甚麼手脚哇。一席話。不打緊。朱異聽了。又登時氣壯起來。便一挺頭兒道。這還了得。人民們無端聚會。本干禁例的。這班魚戶。公然歌呼。又直然的橫截官船。不知迴避。看起來。就該捉下他。那甚麼鳥頭目。責打一頓。先辦他个目無官長的罪名。湯淵見狀。忍不住咳嗽一笑。光煦却吐舌道。老憲台。快悄沒聲的。若被他們聽去。許多不便。你別小覷。這般魚戶們。須知他們勢力潛伏。根基牢固。三江兩浙。以及閩粵之區。他們的黨徒密布。到處皆是。最是江湖間一種潛結的勢力。那歷任的封疆大吏。都不敢去撥撩他們。你不見那紅旗上。都畫條小青龍麼。那便是他們黨中的標記。江湖上都稱他們爲青龍黨。他們的黨規嚴明。組織完備。其中頗

有能人奇士在黨人們各守黨規各操各業無事時只如平人。有事時只要其中的所謂老大哥者一聲令下。數百萬之衆不難一呼而集。便如刻下的青幫紅幫人們一般。但是與青紅幫不同處。却因青龍黨人不許有犯法行爲。如殺人越貨等事。是不會有的。惟其如此。其黨愈衆。所以勢力甚大。不少官吏欺壓。不受黨外人的侮辱。今太湖魚戶們。都係青龍黨人。自不消說。老憲台明鑒不過。你瞧那旗上鄧字。便曉得鄧伯通在太湖中。是何等人物了。如何便輕講捉他們責打起來。朱巽駭然道。如此說。莫非那鄧伯通。便是青龍黨的老大哥麼。光煦笑道。鄧伯通雖然了得。却還沒老大哥的資格。青龍黨中的老大哥。行踪無定。隱現無常。混迹各處。令人難識。休說咱黨外人無從曉得。便是黨內人。除了位次老大哥之下的幾個頭目之外。其餘黨人也大半不知。如今鄧伯通不過是一路上的頭目罷了。正說着。官船啓行。順流而下。那朱巽聽得光煦一番話。又知伯通有這等勢力。未免心下又添怙愾。也無心縱觀風景。只攢起老大哥頭。瞧着那蕩蕩湖水。一會兒見前面巡兵的船支。去得遠些。又有些不放心。便一迭聲的喚止前船。令靠着自己的船。緩緩而行。招得邵湯兩人。暗笑不已。須臾經過幾處水村。轉過幾處灣港。極目望去。但見峯巒鉤帶。港汊紛歧。一處處蘆葦縱橫。一叢叢竹樹蔽。那彎環水道。似乎是四通八達。瞧瞧這裏的水村。是柳暗花明。望那裏的山墟。是烟深霧暗。偏偏那幾支官船。是從廳治城外河下。胡亂抓來的。都是過往的他處船支。一向不會到過太湖。船上的吏役人等。雖稍識路徑。無奈太湖水面特大。歧路特多。那裏都能記得。大家模模糊糊。就這樣撞去之間。忽的朱巽船上梢公們。發聲喊。趕忙穩住船。細張時。劈面價奇峯特起。正當水路。那峯脚直插下兩壁高崖。有如石闕。陰森得十分怕人。湖水如箭。直向闕口中駛去。闕口邊巉巖崖石。利侷劍戟。那水勢被束得聲瀾澎湃。滾雲飛花。其聲如雷。細望那闕口中。雖可容舟。却暗不可測。再向四外覓路時。却又茫茫浩浩。杳無邊際。除沙鳥雲烟而外。便縱橫港

汶，真是歧之中又有歧焉。竟辦不得何處是通鄧莊的道路。當時各官船，只得且停，便有隨行的健役們拿出官中威勢，一面向稍公等亂罵，一面喝令快快覓路。氣得朱異正在撻脚，只聽款乃一聲，從官船左邊一處彎港中，搖出個烏篷小船兒，船頭弄篙的，却是个十幾歲的頑童，短髮披肩，繫起个朝天刷子，穿一身短衣褲，赤着兩脚。那老壯（俗謂粗也）的鐵葉包頭篙，他使的且是伶俐，只略撐兩篙，已向官船邊直溜下來。這時烏篷外面，還坐定个三十來歲的俏體漁婆，穿一身簇新衣褲，髻插野花，身邊放一个花布包裹，並一支竹籃兒。內有菓餅等物，似乎是向那裏走動親戚似的。一面望着這邊衆官船微微而笑，一面却喝那頑童道：「你這夥子，怎又只管逞頑皮，這是甚麼所在，你還不快快的穩住篙勢，那頑童聽了，更不理會，反索性的一點長篙，刷的一聲，竟向那巉巖罅口直撞上去，嚇得官船上稍公們正在一齊驚呼，便見那漁婆也自嚇得黃了臉兒，便霍的跳起從篷上掣下一支青竹長篙，奔向船頭，一面點住那船，一面起一手，儘力子向那頑童背上一拍道：「你這孩子，真要作死，俗語說的好，陽溝內都會翻船，你別學那等不知好歹的人們，凡事不仔細，自找釘子碰，那頑童一面笑，讓官船一縮，鼠兒一面笑道：「怕甚麼的呀，咱生長太湖中，整年價恨不得翻過湖底兒，再有釘子碰，却是笑話哩。」正說着，船勢斜溜，已到官船之旁，那朱異這時，瞧那漁婆並頑童，使篙伶俐，不由暗忖：「太湖中人們，真个不同他處，便是婦人孺子，也都如此強壯，至於那會子所見的衆漁戶，更可想而知，至於鄧伯通之不易與，更是不消再說的了。」正在怙愾之下，只聽背後有人大喝道：「站住，正是。」

盈盈衣帶水，停機問迷津。形勢資天險，其中大有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穿石闕漁婆嘲朱異 竊寶劍公子戲湯淵

且說朱異正在怙愎，只見從自己背後，過兩個健役，用手中馬鞭，指着那烏蓬船，喝道：「站住！你這小廝，既是本湖中人，想識道路，如今本廳大老爺，想赴鄧莊，你快些領俺們去，不要慢騰騰的，只管討打。」那漁婆聽了，方在微笑，那頑童却儘力子一拄那篙，嘩的聲，一股水花，直濺官船，便瞪起眼睛，問健役道：「怎麼討打呀？俺太湖中，就是不認得甚麼大老爺，小老爺，你赴鄧莊，活該你尋不着道路，俺道路雖識得，就是不領你們去。如今問話少說，你們就請便，轉你的螺螄灣去吧。」說着，一揚手腕，去拔那篙之間，朱異望去，不由悚然，原來那頑童手腕上，也竟有個涅青的小青龍兒。當時朱異，也自機伶，料那頑童，也是青龍黨人，正要喝那健役，不得橫作氣勢，只見那漁婆，略駐篙勢，鼻得个俏身兒，且前且却，（寫景如畫）一面喝住頑童，一面向健役嘻嘻的笑着道：「俺這孩子，既糊塗，又慳性，便以茅廁中的石頭，又臭又硬，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當面罵人，絕倒）你們不要理他，你等要赴鄧莊，便跟我去，虧得你們遇着我，這所在，便叫作螺螄灣，若是不識得道路的，便是轉上一年，也休想得路。」朱異聽了，正在暗驚，太湖地勢之險，倘豫王真个兵勦太湖，委實不易，便見那健役道：「既然如此，好咧，那麼你這位大嫂，就快些引路，說不定俺們大老爺見喜，還有賞哩。」漁婆聽了，正在抿嘴而笑，那頑童却嘆道：「娘，不要理他們，這夥人，七亂八糟，神頭鬼臉，一个个攜帶鎗刀，便如強盜，沒的引他們由俺外婆村前經過，驚了外婆，不是要處漁婆笑道：「傻孩子，你胡說的是甚麼？方才人家沒說麼？船上還有大老爺哩。」照你說來，真成了官強盜咧，說着，略蹣朱異，只刷一聲撥轉船頭之間，官船上一班人衆，不由一齊驚呼道：「慢着，慢着，你這大嫂，可要仔細，你瞧瞧前面，便是山崖，船頭撞去，不頃刻粉碎，原來這當兒，水溜風順，漁婆的那支船，業已

正向石闕。但是漁婆却行若無事。一面合頑童左右用篙逼穩船勢。一面向大家道：「你等若從此赴鄧莊，便須由石闕中穿過。但是石闕中水緊石利，好生危險。俺們常走的人，倒沒甚要緊。凡是初走這路的，還有一件要緊事，切須敬謹遵行，方不致船到闕內，或出岔子。因為這石闕所在，是太湖中最險之處，也就是神靈所居之處。這所在俗稱爲我的媽（名妙）。當初起這名兒，不過是因其太險，一望使人驚呼之意。但是人嘴上是有靈氣的，你過來叫聲我的媽。我過去叫聲我的媽。一來二去，年深月久，說也不信，真個被大家叫出媽來咧。官船上人衆聽了，連朱異都嘩哧一笑。那漁婆却正色道：「你們若不信，發笑。這石闕便走不得咧。這個媽，非別個。據說着便是石闕中的神靈。凡初次走這裏的船支，必須船中主人恭敬敬面對石闕，大叫三聲我的媽，然後方可放船而下。不然，船到闕內，一定是出岔子的。如今話既說明，你們那個是船中主人，快些準備。這所在不能久停，你們既跟我來，若不信我的話，出了岔子，却莫後悔說着。輕軀略扭一點篙勢，那船兒已正向闕口。悠然而下，慌得官船上衆稍公，一面撥船緊跟，一面不由都眼望朱異。這時朱異雖說是沒奈何起身離座，跣向船頭，但是一時間要大叫我的媽，未免因觀瞻所係有些躊躇。正這當兒，便見漁婆那船刷的一聲，已抵闕口。恰好闕口邊水勢一激，一個浪頭直蹙起丈把高，竟從漁婆船尾上直漫過來。那浪頭嘩然一落，早拂及朱異船頭。那冰冷的水氣直蹙得朱異氣息倒噎。這一來，鬧得朱異魂魄皆喪。正在遙望前船，大嘴一張，恰好那漁婆略扭身兒，舉手相招。這一來，兩下聲容登時湊合。漁婆是含笑招手，朱異是裂嘴叫媽。這就一片風鳴聲湧中，一行船支業已都入闕口。朱異頓覺眼前一黑，耳邊但聞風聲水聲，噌啞鞦韆，如敲鐘鼓，偏偏那漁婆的船兒去得遠些，慌得朱異船上的稍公，一面亂喊，一面極力撐篙，不想官船上桅竿高些，噍噍一傢伙，却由闕頂懸石上磨擦而過，船身震宕，本已嚇得朱異腿子都軟。那知撲刺刺一聲響，登時有許多又腥又涼的軟翅兒。

只管在朱異頭面上亂撲亂撞。朱異從陰暗中望去，似乎有許多的通紅眼兒，都圍着自己閃閃爍爍。看官你道這石闕中，真個有神靈不成？若果如此，倒真應了那漁婆打趣朱異的話咧。原來凡陰森山窟石洞中，往往栖止些老蝙蝠兒，比尋常蝙蝠大可一倍，雙眼都紅，因被桅竿搽壞他的巢穴，所以一時間亂飛下來。作者寫到這裏，且趁勢點明些小節目，卽如這漁婆，也是奉了伯通的命令，特地來戲耍朱異，令他曉得太湖地勢之險，借以風示豫王，以免或有發兵勦湖之舉。便是朱異所見的漁戶聚會，並青龍黨旗，也是伯通吩咐他們如此，以顯自己勢力，令豫王不敢小覷太湖哩。話既說明，且敘正文，且說朱異猛可的又吃這一驚，只認是那小媽，因自己叫的不響亮，所以特來見過，於是大嘴一張，媽媽的便如老羊一般，一路價直叫將去。可巧那漁婆在前面，也略爲停船，一面答應，一面格格亂笑，須臾衆船穿過闕口，豁然開朗，官船上大家瞧朱異時，已自退坐座上，兀自面有驚色。當時衆梢公不敢怠慢，忙隨那漁婆一路趕去，但見他使船如飛，只顧向港汊警環中東遊西走。這時朱異驚魂既定，不由又左顧右盼，漸漸的挺起頸兒，一面瞧那山光水色，一面暗想道：鄧伯遠據此地勢，真賽如虎在深山，怪不得連豫王都不敢遽然發兵，只命俺去先覘他動靜。少時若到鄧莊，不知他又甚是等氣勢哩。虧得俺擋得邵湯兩人來，還算有個拄心骨兒。思忖間，一望邵湯兩人，却都談笑自若，不多時轉過一處山脚，却來至一片水村跟前，只見前面里把地外，依山靠林，現出一片好大山莊，臨水石壩，長可里餘，靠石壩大樹千章，藏風抱氣，端的是好個氣勢。那莊內屋舍連延，隨山勢爲高下，遠望去，足有千數百家。張得朱異正怙怙那片山莊，或就是鄧莊之間，只見漁婆遠指那山莊，笑道：到了到了，那所在，便是鄧莊。你備切記着，回頭時，還要叫媽，不然（句）一言未盡，只見由水村葦岸邊，飛也似蕩過一支小船，上面有兩個壯少年，一色的頭挽椎髻，赤起兩膊，右膊上都現出一條青鬱鬱的小飛鷲兒，每人手內提一把明晃晃的銅

又一面順風胡嘯。一面向漁婆大叫道：「阿姊，怎的這時纔到？難道路上有耽擱麼？」俺兩個正想迎望你去，如今却巧了。正說着，恰好距船數步外，水面下潑刺一聲。一少年投叉刺去。那一少年隨着一個蚱蜢扎下水。登時捉起一個大魚來，張得朱異正暗驚。太湖人們水性之精，那漁婆已笑撥船頭，竟合了來船。一盪的蕩向水村。這時村岸邊，正聚了許多頑童。一見漁婆船到，便拍手笑道：「阿姑許多時不見，却越法俊樣咧。那些船上亂糟糟的，都是些甚麼鳥人，你怎的合他們同走呀？」漁婆笑道：「快悄沒聲的，人家那船上還有會叫媽的大老爺哩。」（餘霞散綺，涉筆成趣。）不提漁婆等一行人衆，喧笑之下，竟入水村。且說朱異被漁婆兒嘲笑得臉兒通紅，且喜鄧莊在望。這時不暇他顧，百忙中只顧心頭亂跳，因為一路所見，越覺得伯通爲人端的難測。想合鄧湯商量主意時，偏偏的鄧湯兩人各自沉吟，若有所思。光煦還不過望着鄧莊，拈鬚含笑。那湯淵却挺然端坐，手按劍柄，大有準備廝殺的光景。這一來，鬧得朱異越法不知所爲。正這當兒，只見湯淵向巡兵船支一揮手。兒於是巡兵船上，海螺大鳴，衆巡兵一聲喝號，船去如飛。隨後官船也便繼進，里把地光景，頃刻已抵石壩岸前。於是光煦湯淵，霍的站起。那朱異身不由己的，早偃在湯淵腋下。大家一陣紛紛登岸之間，早有執事健役如飛的去傳官諭。這裏邵湯等一面命巡兵就岸列隊，不許妄動。一面將朱異架下船來，只帶了四五个健役，便赴鄧宅。只轉過一道街坊，早見座北朝南，現出一大片城式圍牆的莊院，遙望去氣象潭潭。宅舍深遽，從那宅前兩株龍爪槐枝葉扶疎中，早望見八字門牆，漆黑大門。一路上細石砌路，直抵宅前。但是靜悄悄的，不要說是人，便連支狗也沒得這一來到。出乎朱異意外，因爲自己這樣火雜雜的聲勢，親到鄧莊來傳豫王之諭。那伯通便是事先不曉得，一見那傳官諭的健役，也應該親來迎接才是。王在怙愾，恰已合鄧湯兩人行近宅前。這時朱異心頭更跳的加勁，以爲伯通如此的托大，說不定，便有甚麼準備。正在逡巡，偏那湯淵一手按劍，

却瞧着光煦一使眼色，光煦却微微含笑，搖搖頭兒，彷彿是令湯淵不可粗魯，須看事作事的意思。這一來鬧得朱異越法不知怎樣才好。正要命隨行健役再去傳諭，恰好先去的那健役從鄧宅內如飛跑出，後面却跟定個少年僕人，生得劍眉虎目，十分精壯，惟有一張面孔，却黃得如蠟渣一般。（彼何人斯，令讀者目光一閃。）在那健役背後，霍的一閃目光，早電也似射向自己。這裏朱異正在發怔，那僕人已緊行兩步，抄過健役之前，便向邵湯垂手聲喏道：「小人家主鄧伯通，現在抱病，不能出迎，特命小人來請大駕。」正說着，却又從宅門中，輩出十來個莊漢模樣的人，雖是村農打扮，却都長大精壯，各持箕帚，直從裏面掃除出來，就彷彿宅門前久無人至，特地掃除，來迎貴客一般。張得朱異正沒作理會處，便見邵湯一閃身兒，朱異料得是該自己出馬咧，只得硬着頭皮，方向前望得兩步，却見那僕人略一湯淵所佩的寶劍，忽的微微一笑，便一揮左袖，似乎是略拂衣塵，接着便輕趨脚步，竟由湯淵身旁過，却微微攏左袖，向自己一打千兒。這裏朱異因聞得伯通抱病，不至出甚麼意外的岔子，胆氣才壯，官感便來，於是張目喝道：「你這廝想是鄧宅的僕人了，怎的這般巧，本廳輕易不來，今日才來，你家主人便抱病呢？哦，是了，咱且攔着閒話不提，你可知本廳此來是爲着天大的事麼？哈哈，光煦聽了，正急得暗暗跌脚，朱異又晃着頭兒道：「你快去對他（指伯通）說，本廳至不濟，也是你們的父母官兒，再者，你這廝也要睜開眼睛瞧瞧，本廳若沒得風火事，就鬧鬧開的，帶這班人們來麼，便是帶這般人來，你且來看，本廳何至於已巴的穿這東西呢？說着一提袍襟，本爲的是亮亮瑣甲，不想提的慌忙，一下子裹住臍子，倒累得身兒向前一探，急得光煦正向他連連搖手，那朱異却又喝道：「你你就去對他說，他病也罷，不病也罷，千差萬差，豈容人不差，倘若不是奉了王爺的手諭，難道聞得沒鳥弄，特來這湖裏，合你們唱蕩湖船不成，一席話，沒頭沒腦，驢唇不對馬嘴，鬧得狠不夠個長官交代，那僕人聽了，殊不理會，便

微笑躬身，正欲開口，光煦忙側着身兒，一掩朱異道：「老憲台，且請前行，俟見了鄧伯通，再爲曉諭吧。」朱異道：「話不是這等講，俺至不濟，也是他們。」（句）湯淵聽至此，却耐不得，便喝那僕人道：「既如此，你便快快引路，你主人便在病中，亦不妨事，說着，向後略退，向跟隨的健役們，一使眼色，健役等會意，正在雄赳赳各整提索的當兒，這裏僕人却攏緊左袖，向湯淵微微一笑，即便拔步引路，不一時，大家入得宅門，朱異等一路留神，只見庭除新潔，置有許多的塵澤，糞除未淨，便是各室戶牖，也都似久未打掃，現出那主人抱病，閉關謝客的光景，轉入四扇屏門，便是前廳院落，大廳上，一扇虛掩，情無人擊，朱異等以爲是款客之所，方要奔去，却見那僕人沿着廳前叢花細路，轉向右行，須臾，抵一垂花角門，跟前恰好從裏面跑出個垂髮短童，手提一個很大的石鎖兒，且躍且舞，一見那僕人，便笑道：「客來了麼？」咱主人等得不耐煩，叫俺瞧瞧你去，如今裏面便廳上，都已準備停當，俺便先去擊報吧。」說着，神的聲，丟下石鎖，轉身跑入，可巧那石鎖，正當門路，這裏朱異聽得小童吵準備停當的話，又起狐疑，正在且行且却，只見那僕人略一腳尖，蹙開石鎖，恰好那石鎖滾至光煦脚前，光煦隨脚撥去，却紋絲不動，仔細一瞧，那裏是甚麼石鎖，却是潭鐵鑄就，上加白灰漆，類似石頭一般，粗估去就有百十來斤重，可怪那小童，竟舞得如彈丸脫手，那臂力也委實可驚了，於是光煦沉吟之下，不由目視湯淵，湯淵却微微冷笑，兩人彼此會意之間，已擁了朱異，逕入角門，只見裏面，翠圍花欄，卉本羅列，地既寬廠，又幽雅異常，似乎是主人習靜養病之地，靠北面，是畫舫式的五間便廳，迴廊繚曲，簾櫳映帶，從廳前花竹扶疎中，現出廳正中的一塊白地，綠字的匾額，上寫不繫舟三字，體兼分隸，寫得來樸茂飛動，那迴廊左邊，又有個小童兒，在那裏煽爇竹爐，似乎是烹茶待客，見那僕人拔步登階，却笑嘻嘻作個鬼臉兒，這時朱異不暇細瞧，方問：「邵湯想要說話，只見湯淵已分咐後面健役，列立階下，却忽的一整面容，向自己搖搖頭兒，朱異曉得是叫自

己不要畏怯之意。但是已到這裏，也只好硬着頭皮去幹。於是昂然大步，合邵湯兩人逕入廳內。方一抬頭，早見那僕人閃入屏後，及至細瞧廳內，却又是一番光景。只見廳正中坑榻交椅，位置井然。一色的青石板鋪地，淨無纖塵。其平如砥，滿廳中虛白生輝，十分爽朗。東壁上懸一幅長可丈餘的界畫地圖兒，壁下長案上堆叟索書數卷。又有古劍一柄，橫置案頭。西壁下置有兩具經櫛，櫛中間置有高几，上面供一小小佛龕。龕前金爐內，還在旗檀蔚然，似乎是焚誦才罷。几前蒲團，還在未收。再望到坑榻後，是六扇八尺高的素屏風，上面畫的是雲龍圖兒。一片烟雲中，時露鱗爪，畫得來生氣勃勃，真有雲垂海立，破壁騰空之勢。仔細瞧作者署款時，却是周潯兩字。湯淵見了，方在微笑。朱異却駭然道：「真了不得，怪不得鄧老兒這般氣勢。原來他還識得北京周潯。你們不曉得，這周潯在北京那聲名可就大咧。他是北五省第一富戶，綽號兒周散財。上至王公貝勒，下至當地豪俠，沒一個不合他交接的。便是豫王爺領兵南來時，軍餉偶缺，他還會慨助數十萬金。當時豫王爺因此收他銀兩，會給他一紙收條，上面說明按市利行息，定期歸還。他那時正在倡樓縱博，便拿過那收條來，向博局上一丟，大叫道：『你們那位高興，擲俺這個孤注法，作個豫王爺的債主兒。』且是有趣哩。衆博徒聽了，正在斂手變色。那周潯却哈哈大笑，隨手拈起收條兒，捻作紙吹，唵一聲，就火燃着，只吸得兩筒水烟，竟自掉臂去了。」

略爲下文伏脈妙在無迹。你說他這等標勁，多麼少有。所以北京的少年豪俠中，他要算第一了。如今鄧老兒居然得到他的筆墨，這倒要細細賞鑒哩。說着，彎着腰兒，正要走近屏風，光煦却向湯淵一笑，道：「湯兄，你瞧這畫室周潯，怕不是甚麼北京的周散財吧？俺聞刻下江西地面，有個劍客周潯，善能畫龍。此人出沒無常，時時往來於洞庭彭蠡之間，又好作道家裝束，尋常遊行，一劍而外，還背個絕大的酒葫蘆，往往醉後，行歌市上，聲聞里餘。一日偶經某渡口待渡，那渡船上梢公，輕他是個樸野老道，便只顧了招攬他客，不去理他。周潯大

笑便由背上解下葫蘆拋向水面。他飛身踏將上去。一彈指間。已達彼岸。當時大家都驚。以爲他有道術。其實他顯的是武功家輕身提氣的本領。因此江湖間人都叫他作葫蘆周。他每當畫龍。必先解衣磅礴。奮迅騰擲。作飛龍之勢。然後方淋漓潑墨。一揮而就。（又虛寫一大俠。以襯伯通。此畫家烘雲托月之法也。）所以畫得來精妙非常。鄧伯通壯歲時。遊踪所至。交接甚廣。合這周潯。又都是意氣一流人。不消說是彼此認識。才能得到他此畫哩。湯淵聽了。點點頭兒。朱異知道不然。俺却沒聽說江西有個甚麼周潯。你瞧這畫兒神氣。又富胎又大樣。若非北京周散財。別個怎會有此氣魄呢。邵湯兩人聽了。只好相視一笑。再向屏後北壁上瞧時。却橫懸一幅紙額。上書味虛簞三字。又有一副六尺長朱箋描龍的對聯。上聯是尸居以龍見。下聯是淵默而雷聲。字作狂草。寫得來鬱勃淋漓。龍蛇飛舞。下面署款。只有班孫二字。邵湯兩人一見那款兒。方相視噫了一聲。後面朱異早一個飛步搶將去。登時價擠眉弄眼。只顧了嘻開大嘴。正是。

既踐庭除。又窺堂奧。室邇人遠。莫名其妙。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步金蓮莽夫奪氣 鬧漁船大俠宣威

上回書交代到邵湯兩人一見那對聯署款兒。方相視噫了一聲。朱異却搶去。跌脚大樂。你道是怎的。原來那對聯署款。正是班孫二字。這不消說是祁六公子匿跡此間了。那朱異一路怙愾。就怕的是伯通不認藏匿祁六公子這筆賬。今既明明的有六公子手書筆迹在此。便是個老大證據。還怕伯通抵賴不認。所以他只樂的這種形兒哩。當時三人相視會意。先頃耳廳後院內。還沒動靜。朱異不管好歹。便悄悄的道。如今好了。今

既有祁六公子手書字聯在此。少時鄧伯通。他便是能言善辨。想也賴不到那裏去。既得祁六。那四個刺客。想必有下落哩。光煦聽了。正在拈鬚沉吟。湯淵道。我看此事。有些蹊蹺。咱等此來之意。諒那伯通也略曉一二。如今祁六筆迹。反倒公然張掛。不知其意安在。便是他稱病一節。亦頗可疑。俺料他少時出見。必有一番巧辨。依俺之意。無論他怎的巧辨。咱須令他去見王爺。一來他病的真假。可以立見。二來也顯得咱辦事周密。便是他真個倔強起來。說不得。這事都在俺身上。就是說着兩膊略振。雙眉軒動。正這當兒。却聞後院一陣傳呼。並有婦女脚步之聲。這裏朱巽。正慌得向湯淵亂搖兩手。以示不可動武之意。只聽便廳後。吱呀。屏門一響。便有人響亮亮。滾嗽一聲。接着却笑道。你這妮子。便這般懶惰。祇四五日。不會到院中散步。你瞧瞧。魚缸中水。既淺涸。便連這叢珍珠蘭。都要枯乾煞咧。卽又聞有女子笑道。你老人家。近些日。只管鬧病。誰還顧得花兒魚兒呢。今天若不是伺候您去見甚麼鳥客。俺連這新鞋子。還懶怠穿哩。這裏朱巽等。正江頭耳。恰好那少年僕人。飛步入報道。家主已到。朱巽等。忙望時。早見紫綃衣影一閃。由屏風後轉個俏俊小鬟。生得豔似芙蓉。神同秋水。行步之間。若往若還。從嬈娜中。又掛些剛健之態。只是一張俏臉上。白得稀奇。竟似有寶光騰躍。越襯出他那暈霞笑。靨好不媚媚異常。只眼波略轉。嫣然一笑。便一扭身兒。由屏後扶出一人。頭戴披風紅帽。身穿褐色長袍。一手扶定小鬟。肩頭一手拖了拐杖兒。却將腰板。攸得直挺挺的。這時朱巽。見那人正是伯通。雖是病中光景。却依然滿面紅光。精神炯炯。好笑那小鬟。笑嘻嘻的。一面攜扶他。一面用一手向他背上。虛作輕捶之勢。却暗暗的力按其背。那伯通。似乎覺得。於是咯咯的一陣痰嗽。登時僵僵起來。但是沒費得兩步。却拍的聲一拄拐杖。這一來。鬧得那小鬟。一面緊走兩步。接了拐杖。遮向前面。一面却抿嘴而笑。朱巽見狀。正在目視。卻湯心下恍然。却聞伯通大笑道。今天那陣好風。却吹得老父母等一齊到此。那會子。晝役前來傳諭時。業已向

偷略一老父母等的來意。但是因這等沒要緊的事，既勞老父母等一齊辱罵，又承賜王爺手諭，真令老夫萬分不安。且請落座細談。容老夫伸謝一二。說着，略略的一陣乾嗽，聲震廳壁。前面小鬟，略一閃身，慌的後面伯通忙一彎腰，然後才向着自己一躬到地。但是那電也似眼光，却已注向邵湯兩人。於是大家趨進，彼此爲禮。那湯淵却不容分說，猛的舉手向伯通肩頭一按道：「今日却是不巧，俺等特來領雅教，不想足下却在病中。這裏伯通肩頭略擺，正閃得湯淵身兒一晃之間，那光煦忙向朱異一使眼色，連忙趨進道：「鄧翁既在病中，俺們也不便只顧打擾，好在您既曉得俺等來意，此番事體料足下也曉得其中利害，且請足下瞧過王爺的手諭，自定主意。」就是伯通聽了，正在微笑，恰巧那小鬟合那少年僕人已就坑榻前將賓王座位拂拭停當，於是伯通拱手肅客。一時間賓王落坐，廊下烹茶的小童也便笑嘻嘻獻上茶來。這時湯淵是按膝高坐，霍霍眼光只注定的伯通面孔，偏那小鬟在伯通椅後一雙俊眼兒向着湯淵，也如打閃一般。有時却瞟着那少年僕人微擺的衣袖，抿嘴一笑，光煦是微飄北壁上的對聯，略作沉吟，惟有朱異猴在正座上，却通似沒嘴的葫蘆，反是伯通一笑道：「老父母既費到王爺的手諭，便請見示如何。」朱異聽了，這才啣了一聲，就懷中一陣價掏出手諭，及至伯通恭敬接過，略略一瞧，止在揚眉一笑，隨手兒遞與那小鬟的當兒，朱異却嘆道：「五個五個，其中還有個潑辣小娘兒，你是曉事的，快把他們連連串串，一繩兒縛了獻出來，若少了一支膀子，王爺也是不答應的。」不但王爺不答應，俺該管之下，藏了這一窩大蟲，可是小事，俺至不濟，也是你的本地長官，難道你就真個（句）說着一整官帽，意在示威，不想手纔摸去，却招得小鬟噗嗤一笑，隨手兒將那紙手諭舞弄得如蝴蝶飛也。原來朱異來的慌速，只顧就帽架上抓帽於戴，不想却戴了一頂困帽兒哩。（絕倒）當時光煦見朱異不成光景，忙向伯通道：「鄧翁，你是明人，不須細講。如今王爺隔人告密，既明明知五刺客藏在尊處，却不

肯發兵搜捕。反特下手論令你好好獻出。雖是王爺寬大爲懷。也因王爺愛你是條漢子。王爺此番好意。你却不可辜負。你年事已高。久經世故。有甚麼不審利害的。何須俺諄諄警諭。再者。王爺此番下諭於你。還有意外之意。足下聲望。想也自知。便是王爺更爲愛才如渴。倘因這件事體上。足下能仰體王爺之意。獻出祁六等人。以後足下際遇。當在河等。這真是天大機會。不可當面錯過。俺想足下。如此的老成練達。想一定預料至此。所以連那祁某的筆迹。都不復掩藏。既是足下能體王爺之意。真是識世務者爲俊傑。便請交出祁某等一千人犯。俺等自去覆王爺之命。足下但靜聽好音。就是說着。向湯淵一使眼色。湯淵登時向廳外健役等。大喝道。你們且自準備了。健役等鬨然響應。一陣提索亂響之間。這裏伯通却微笑道。邵父母。你方才見教的一番話。怕不有理。但是可惜見教的太遲了。俺鄧某生平不作誑語。不但祁六魏耕。合那大鬧嘉定城的女俠謝曼華。在兩月之前。會合俺月夜遊湖。杯酒盤桓。便是王爺遇刺之後。祁六等。還擄了兩個僕人。在俺這裏。小住一日纔去。但是當時。誰又曉得祁六等。便是刺客呢。說着。瞧瞧那對聯。又笑道。不敢相欺。卽如這副字兒。便是祁六臨去時見贈。那時老夫已在病中。不但祁六等的來踪去迹。沒暇理會。那是王爺遇刺。病大的一樁事體。俺還是前兩日才聽得這妮子向俺囑咐。說着一陣痰嗽。那小翼這時。依然將那紙手諭。要得飛舞。却低笑道。我看你老人家信人的話不信。如今却沒頭沒腦。叫人家尋上門來咧。正這當兒。伯通接說道。不意今天老父母等。就齊了王爺手諭到此。但是祁六等。都係過客。老夫刻下。臥病兼旬。又怎能尋得他們來獻於王爺呢。此係實情。便請老父母等。回覆王爺。倘王爺還有甚麼後命。老夫只好拚這具衰病之軀。由王爺利剛就是。好笑王爺。只聽人告密的話。說是祁六等會合老夫。在湖同遊。便以爲他們藏在此處。却不知太湖。並非禁地。每日價遊人來去。何止千百。老夫雖合祁六等遊蕩。亦是主客酬酢之常。據王爺手諭中詞意看來。或因老夫薄有虛名。便

以爲多所交結。不知老夫近來犬馬齒衰。意氣都盡。如今病狀。是老父母等所親見。想也能釋然於懷了。說着攢眉向那少年僕人道。俟少時你去傳語與衆香客。就說俺刻下抱病。不能領他們前赴普陀了。說着。端茶相讓。竟大有送客之勢。這一來。鬧得朱巽等一時都怔。朱巽自是張口結舌。沒得話講。光煦是望着伯通。眼睛亂轉。惟有湯淵竟拍的聲一蹙左脚。扞手腰際。頗有躍躍欲起之意。正這當兒。那小鬟又將那手論。疊作個連環。方勝形兒挑在大拇指上。只顧憨笑。却被伯通微蹙了一眼。那小鬟舌兒一吐之間。光煦忙道。鄧翁。你這番話亦自近理。俺等只來傳王爺之諭。既如此。俺們只好據你這番話去回覆王爺。但是你方才說領衆香客赴普陀等語。又是甚事呢。伯通失口道。這是歷年價太湖香客。赴普陀朝山。都由俺率領前去。如今俺在病中。只好令他們自去。刻下五六日間。也就是朝山之期了。光煦聽了。不由哈哈一笑。正在向伯通點點頭兒。只見湯淵條的站起。一拍兩掌。却狂笑道。今天俺等此來。倒是有勞鄧翁的病體了。小可不材。也略通醫道。且待俺診診你的脈息。試試你心氣虛實如何。說着。霍的一翻健腕。目視廳外健役。便要去把握伯通。嚇得朱巽大嘴一張。通沒下文。連光煦也變色。站起之間。只見伯通蒼眉一挑。恰好那小鬟一失手。將那疊折的方勝兒。飄落於地。於是伯通趁勢站起。便喝道。你這妮子。尊客在座。如何只顧頑皮。那小鬟嚶嚶一聲。倏的從伯通背後搶過來。不容分說。向那方勝上。便是一脚。却儘力子一扭身兒。作恨聲道。都是你這撈什子。在人手裏。不乖乖的。却叫人吃頓吆喝。如今我便踏壞你。說着。纖足起處。湯淵一望。不由大駭。原來那青石板上。竟已現出個尖尖脚印。足有寸餘來深。竟似鑿成一般。當時湯淵駭絕之下。只疑是伯通翻腔。變在頃刻。趕忙回手去摸劍柄。那知手才觸去。只驚得面色大變。正在張皇失措。便見那少年僕人趨進身旁。道。小人那會子去迎爺台們。却在路上拾得這柄劍。莫非便是湯爺的麼。說着一抖左袖。冷森森寒光曜處。早掣出一柄寶劍。驚得湯淵正在一個踉

到一個箭步躍登石壩，便向衆魚船大呼道：「你們不要誤會，驚了長官。如今長官們自爲別事來見鄧爺，並非是想辦魚稅。你等速速退去，不可有悞。」說着，舉旗一揮，衆漁人闐然雷應。這裏邵湯忙望時，不由相顧，價舌橋不下，只見划船上衆大漢，望着那小紅旗兒，一齊低首，只舉手向後一揮，衆魚船便如羣鷗戲浪一般，紛紛各散。那兩支划船，也便撥轉船頭，如飛而去。（虛寫伯通聲勢，如怒潮起，落小小太湖，隱然有敵國之勢。此疲張計捉羣伙，所以取湖外兜拏之策也。）這時朱異已嚇得轉動不得，當由衆健役護擁了，合邵湯一齊下船。大家一彈，價箭檣齊放，直貫出半里來遠，回望那少年僕人，還在石壩上卓然獨立。至於這少年僕人，合那小鬟是那一個，那一番顯弄身手，氣懾湯淵諸公，都是會鬧書的，自然曉得，便是祁六公子，合曼華了。但是何必有此舉動呢？便是伯通，素知湯淵也是個了得的漢子，恐他一時動起粗來，事體鬧僵，許多不便，所以命六公子合曼華，用易容丸，抹了面孔，改裝而出。果然湯淵氣餒，竟自狼狽而去。當時朱異猴在官船上，直至望不見鄧莊，方才慢慢的緩過這口驚氣來。大家白瞪了一會子，光燄便道：「這段事體，老憲台去見王爺時，據情回覆，自不消說。但是鄧伯通說的太湖人，們刻下五六日間，就要向普陀朝山之舉，雖是閒情，也不可忘掉稟報。因爲那時節，香客雜沓，難保祁六等，不混迹其中。咱只細察奉帶，便差事已畢。至於王爺怎的料理，便與咱無涉了。不提朱異唯唯之下一，徑的回朝廳治，便如飛的去見豫王，覆命銷差。且說伯通，賺得朱異等去後，合六公子等相見了，大家笑過一場。那曼華，先淨過面孔，又給六公子搽抹乾淨，因笑道：「這易容丸藥兒，倒好要子。將來掩着各處遊行時，帶些在身旁，倒也方便。」魏耕笑道：「這藥兒不妙處，就是俊的抹了，越法俊，醜的抹了，越法醜。將來掩着抹這藥時，曼姑却須小心些，踏穩腳根，不然怕把你嚇個跟頭哩。」大家聽了，都各大笑。伯通便道：「大家且莫笑談。如今這場把戲要過，趁那朱異去覆命兇王的當兒，事不宜遲，咱又當商量正事咧。昨者躍鯉報

說刻下湖外各要路都已經兇王駐兵把守。那潛虬港外白沙洲地面。又特命一個滿洲勳貴叫阿琿布的。領了銳健特駐那裏。如今雖是朝山的正日期未到。但是太湖的香客們。也有小小結隊。先期而發的。咱們便也從速的混出。以免那兇王聽了朱異的報告。或者別出枝節。說着向六公子歎道。公子此行也倒是個機會。老夫這裏雖可暫栖。但終是個拘于門面。公子此一去。一來可葬父省母。二來可以遨遊各處。多結賢豪。徐圖報國。如今老夫竟不客氣。只今皆便爲諸君祖錢。何如。大家聽了。都各點頭稱善。只是想起伯通這番義氣。這番周旋來。不由都感激異常。相視惘然。正這當兒。忽見曼華擡起眉兒。只管呵哨起來。正是。

同心方聚首。揮手又分襟。黯淡山河裏。相看愁煞人。

欲知後事如何。盡在續編中披露。

